

恋のチハナエム

恋爱的贡多拉

【日】
东野圭吾

魏洁彩 译



所有的甜言蜜语
都是为了掩藏那个不能说的秘密

这个恋情的终点，究竟是 **天国** 还是 **地狱**？
每一个阴谋不轨注定都要被发现。

恋情，总是需要超越“爱”的更高的觉悟。

东野圭吾 新作
与众不同的恋爱推理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1-2017-08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的贡多拉/（日）东野圭吾著；魏精彩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143-5984-8

I．①恋... II．①东... ②魏...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8486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KOI NO GONDOLA

© 2016 by Keigo HIGASHI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itsugyo no Nihon Sha, Ltd.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and Eric Yang Agency, Beijing Office

恋爱的贡多拉

作 者 [日] 东野圭吾

译 者 魏精彩

责任编辑 赵海燕

封面图片 LOST7

封面设计 八牛书装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厂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984-8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贡多拉](#)

[缆车](#)

[求婚大作战](#)

[滑雪联谊](#)

[双板滑雪之家](#)

[求婚大作战·雪耻篇](#)

[重播](#)

贡多拉

1

一口气滑回缆车乘车处，映入眼帘的却是超乎想象的长队。广太一边解固定器，一边咂嘴。

“怎么回事啊？人突然就多起来了。”

“现在正是团体游客抵达的时间段不是吗？”

刚刚蹲在雪地上解固定器的桃实，抱着滑雪板站了起来。她身穿白色和粉色格子相间的夹克上衣、绿色的裤子。远远看上去，还真有点像棵桃树。

“啊！可能真是这样。唉，真是太不巧了。好不容易兴致这么好……”

“别急！别急！无所谓了，不是正好吗？我们慢慢滑吧！”

“这倒也是。”广太接受了桃实的建议。对这次旅行并没有抱尽情享受粉雪或者在压实的雪面上用卡宾枪撕杀的奢望。总之，玩儿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没打算着急，但没想到桃实你这么厉害，不知不觉就紧张了起来。”

“哪有？没那么厉害啊！广太你才厉害呢。刚刚用了转换滑法了吧，还展示180度转体了。”

听完桃实的话，广太得意了起来，看来她好像很认真地看了自己的表演。

“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是吗？在我看来，那绝对是项绝技！”

“大惊小怪了！那种事谁都可以的。桃实稍微练习一下的话，也马上就会了。”

“真的吗？”

“真的。接下来试试吧！”

“啊？不行不行。”

“不许不行，有志者事竟成！学会之前不许休息。”

“啊？真是残暴！”即使这样说，桃实还是很开心。当然，广太也很开心。

两个人抱着滑雪板，站在队尾开始排队。不一会儿，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伙女游客站到了他们后面，她们真是又话多又喧闹的一帮人。不过周围的气氛活跃一点也不错。虽说来滑雪场的客人正在逐年减少，但今天却格外热闹。

虽然人很多，但队伍一直在一点一点地不断向前移动着。

“虽然人多，但氛围这么好，真是太幸运了！”桃实说。她嘴角的笑意从防风镜和厚厚的围巾之间流了出来。

“确实是这样，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雪。天气预报出现差错真是太好了，竟然说可能会下雨。”

“下雨就太糟糕了。”

“就是！千万不能下雨，这次我从上到下可都是全新的装备呢。”

“啊！真的呀，好险啊。”

“真是太幸运了……”

广太身穿藏青色的夹克上衣、灰色的裤子。特别说明一下，这些都是为了今天特意买的——与桃实的第一次滑雪约会。不，不只这些是新的，滑雪板、靴子甚至头上的黄色帽子，都是为了这一天而特意买的。

队伍继续前进，已经到阶梯处了。他们一边留意着脚下，一边小心翼翼地一阶一阶地向上走。

“哎，这里有家有名的担担面店，对吧？”桃实说。

“是的，里面放有野泽油菜，非常好吃，我每次来都去吃。”

“哎！好想吃啊！”

“好！那么，午饭就吃它吧！降落到向阳处的滑雪练习场那边的话，应该就很近了。”

“好厉害！广太你对这个滑雪场好熟悉啊！”

“嗯，因为我几乎每年都来。”

“好厉害！”桃实重复说道。

好开心啊！广太品味着心中的愉悦，可以和喜欢的女孩儿两个人单独来做冬天最喜欢的事——滑雪。从今天开始连续两天一直都待在一起，住处定在了滑雪场旁边的酒店。夜晚要怎么过呢？他的想象无限地膨胀着。然而，任由想象过度发展的话就没法滑雪了，所以要适可而止。

终于爬完了所有的台阶，一个盛有滑雪板罩的筐子映入眼帘，广太伸出一只手从里面取了两个出来并递给了桃实一个，又帮助吃力的桃实把它套在了滑雪板上。心想为什么不管在哪里乘坐缆车都会觉得滑雪板罩这么难用呢？就不能多下点功夫做得好用点吗？

离乘车处已经很近了。

“不好意思，请大家一起乘坐！”年轻的女工作人员用尖厉的声音大声地喊着。这对本想着和桃实两个人单独乘坐的广太来说，简直太不妙了。但是，这么多人也就无法抱怨了。这里的缆车是大型的，最多可以同时乘坐十二个人。

轮到广太他们了，空缆车转了过来。先让桃实坐进去以后，广太也进去了，选择与坐在里面的桃实面对面的位置坐了下来。

就像是理所当然的事一样，不认识的人们也从后面坐了进来。排在他们身后的一个女性四人组还没有坐到座位上，便开始哇啦哇啦地说着。她们就是从排队的时候开始就喋喋不休地一直说话的那伙人。虽然心想真是太倒霉了，好在乘车的十几分钟也只能忍耐了。

门关上了，缆车开始加速。向外看去，周围一片雪白的景色映入眼帘，身穿五颜六色衣服的双板滑雪者和单板滑雪者散布在各处，尽情地滑着。

“哇，好激动，好久没有这样出来玩儿了。”四人组中的一个人欢快地说，是紧挨着广太坐在他左边的那个女人，“学生时代结束以后就再也没有滑过雪了，嗯……七年了啊！”

“绘里香，你会滑吗？我是完全没有信心。”坐在广太左边斜对面穿着绿色夹克的女人说。绘里香貌似是指坐在广太旁边的那个女人。

“多少会一点吧！话说，七年前都不确定是不是能顺利地滑，所以现在即使比那时候更笨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哟。”说完她哈哈地笑了。

广太在脑子里计算着。学生时代结束以后七年？最后上的几年级，这个很重要。一年级的话，现在是二十五岁左右。不，从她们的说话用词和氛围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一次滑雪是毕业前的时候，当时她二十二岁的话，现在是二十九岁。嗯，这个数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说起来，我们四个人一起旅行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另一个女人用稍微有点深沉的口吻说，从声音传来的方向看，那个人与广太之间隔着一个人，“让大家特地赶来，真是对不起。”

“哎？为什么要道歉呢？说清楚，我可是玩儿得非常开心哟。”广太旁边的那个刚刚被叫作绘里香的女人说。

“是啊！好不容易才聚到一起，千春也一直很期待哟！”那个穿绿色夹克的女人说。坐在与广太隔一个人的位置的那个女人貌似叫作千春。

“话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是吧？还以为会更冷呢。”绘里香说。

“嗯，如果在滑雪服的里面套三件衣服就好了。”

听到穿绿色夹克的那个女人说出这样的话，使广太不禁看了过去。三件就好了？现在到底穿了多少件啊！

这时，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那个坐在穿绿色夹克上衣的女人旁边的女人说话了，“好像我也穿多了，这件滑雪服比想象中的还要暖和。”说着捏了一下红色滑雪服的袖子。

这句话引起了广太的注意，因为这个声音听上去很像是熟人的声音。他用侧眼飞快地瞥了一眼，但由于防风镜和面罩的遮挡，完全看不到脸。

“听你说这件衣服是为了这次旅行特意买的，是吧？”绘里香指着穿红色滑雪服的那个女人说。

“嗯，因为之前的滑雪服已经穿了很久了，想着差不多该买件新的了。”

果然很像，腔调也一模一样，不祥的预感在广太的心中扩散开来。看一下她的滑雪板，总感觉像是租来的。

“整套都是买的吗？”那个叫作千春的女人问。

“滑雪服和手套是买的，但果然应该还是再买个防风镜啊，这个不一会儿就模糊不清了。”就这样，那个穿红色滑雪服的女人把防风镜拿了下来。那一瞬间，她的面罩发生了偏移，脸露了出来。

广太的心简直要从嘴里飞出来了。

那个穿红色滑雪服的女人，是美雪。

美雪是广太的女朋友，两个人已经同居了。

2

广太在东京的建筑改建公司工作，负责销售和设计，入行整整十年了。虽然工资并不太高，但是每当看到顾客因翻新过的房屋两眼发亮时，他都会因为选择了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和幸福。

美雪进入那家公司，是在三年多前。虽说进入公司，但并不是正式录用，而是作为合同职员进来的。她负责CAD，通俗地说就是用电脑绘图或者用3D形式展示完成后的预想图。对广太他们来说，这就是支持他们的辅助性工作。当然，他们之间需要交流的地方也很多。

尽管美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微微上吊的眼睛，但她看上去一点也没有争强好胜的样子，甚至可以说她会给人一种自己想要支持他人成功的感觉。她经常对广太工作的样子表示钦佩。哪个男人会不喜欢得到年轻女性的赞扬呢，更何况对方还很漂亮。这样，没过多久广太就喜欢上了她。

广太下定决心告白后，发现美雪仿佛也并不讨厌他，这样两个人的交往出乎意料地顺利。

貌似两人很投缘，三年的时间过去了，两人之间从未发生过大的争吵。在这期间，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了一起。尽管房屋只是一室一厅一厨的单身小公寓，但由于两个人都很擅长有效利用空间，因此并没有感到拥挤。

去年秋天，同居刚好过去一年，美雪终于开口了。

“我说，将来的事，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那是吃完晚饭后他们两个人正喝泡沫葡萄酒的时候，彼时广太手里拿着遥控器正打算打开电视。

来了！

这是广太心里一直害怕的事，他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打开电视呢。但是，这是早晚都要做出决定的事。

“什么将来？”广太放下遥控器问道。

“我们两个人的将来，”她说，“请看着我。”

嗯，广太抬起头看着美雪的眼睛。他很想错开，但还是忍住了。

“你是怎么想的？打算就这样一直同居吗？”

广太摆弄着自己的头发说：“不行吗？”

“那么，那儿怎么办呢？”

“哪儿？”

然后美雪用拇指和食指做了一个圆形。

“我打算不用那个了……”

广太明白了，是说避孕套的事。

“是说想要孩子吗？”

嗯，美雪盯着广太的眼睛点了点头。

“我已经二十九岁了啊，明年就三十岁了，现在马上就要，也已经不早了。即使不避孕，也不一定能马上怀上。”

她说的没有错。对广太来说，他只有两条路可选了。其一是：我不想要孩子，我们分手吧。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因为他并不想分手。

那么，只剩下一条路了。

“知道了。”他小声地回答道。

“知道什么了？”美雪问，这时一股威慑力从她稍稍有些上吊的眼睛中散发了出来。

“就是……”广太嘟囔着，“避孕套的事。”

“可以不用吧？”

“嗯。”

“太好了！”美雪的嘴角稍微上扬，“但是这样的话，便产生了一个问题。”

“什么？”广太明知故问。

“如果有了孩子，肯定要告诉父母了是吧。到那个时候，总不能说事实上只是同居关系吧？”感觉有一缕光瞬间从美雪的眼睛中闪烁了一下。

广太和美雪的老家都在外地。自不必说，他们并没有告诉父母同居的事，幸运的是双方的父母也都没想过去调查一下他们三十岁孩子的独居状况。

不得不说，美雪真是伶牙俐齿。简直就像围棋一样，将广太的逃路一个接一个地堵死了。

“嗯，”他支支吾吾说，“这倒也是。”

“是吧？怀孕以后好想堂堂正正地跟父母汇报，让他们为我们高兴啊！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当然，”广太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是吧。”

美雪的眼睛仿佛在宣告着：那到底怎么办啊？赶紧放弃逃跑的念头吧！

“嗯。”广太抱着胳膊回答道，“也就是说，和双方的父母打个招呼就好了，告诉他们我们是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

“就是说，”广太清了一下嗓子继续说，“可以生孩子的关系，并且正在打算生孩子。”

美雪皱起了眉头，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广太停止了挣扎，因为已经无路可逃。

“总之就是说，”他说，“结婚就行了。将结婚的事告诉双方父母以后，就完全没问题了。”将这些说出口的瞬间，广太的心中充满了失败感。

美雪眉间的褶皱瞬间消失了，脸上闪耀出光芒。

“哎？这是什么？求婚？”

如果不是因为坐在椅子上的话，广太可能咔嚓腿一弯就摔在地上了。这哪里是求婚啊！难道不是因为你一直在进行诱导性地追问吗？但是，无论如何他也没法将这些话说出口。

“嗯，是啊。”广太无精打采地说。

“太好了！好开心！”美雪站起来，给了广太一个大大的拥抱。

广太抱着美雪心想既然她因此变得这么开心，也挺好的。说心里话，广太是希望在保持单身这种轻松的状态下，一直保持和美雪的关系的。结了婚的话，责任啊什么的，感觉会增加很多需要承担的东西。但是，站在美雪的立场想一想，确实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广太也觉得或许是时候做个彻底清算了。

说定了以后，女人的行动就很快。周末，便要去拜访他们双方的父母，广太带美雪回他在福井的老家，第二天又去拜访了美雪在名古屋的老家。幸运的是双方的父母都很高兴，就连知道了同居的事也没有责备他们。甚至，当美雪告诉他们因为打算马上要孩子，所以举行婚礼的时候可能会已经怀孕了这件事时，他们也一副开心的样子。广太的母亲甚至煽动说：“好啊，现在奉子成婚什么的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预订好婚礼的话就完全没问题了，没事没事，加油！”

婚礼定在了五月。广太试图把日子延后，哪怕往后延一点点，但美雪坚决不退让。她的生日在六月，而她无论如何都想要在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穿上婚纱。

与美雪的情绪高涨完全相反，广太的情绪不断低沉。明明已经下定

决心了，但总觉得结婚让他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产生了所谓的婚前抑郁症。

这时，有个学生时代的朋友邀请他参加联谊。那个朋友知道广太有女朋友，但并不知道他已经订婚了，因为广太一直没有说过订婚的事。

为了消除郁闷，广太便同意参加了。五对五的联谊，据说对方是在百货商场的化妆品专柜工作的女孩儿。

在这里，广太与桃实相遇了。与其说她栗色的眼睛和丰满嘴唇让人印象深刻，不如说她是个娇艳的女孩儿。合身的针织衫，凸显着大胸，完全是广太喜欢的类型！

交流一下后竟然发现，她的爱好是滑雪和电影鉴赏，这和广太也很一致，两人没多久便感到情投意合。他们约好了最近两个人单独见面，并当场交换了联系方式。

联谊一周后，广太就开始和桃实约会了。一起吃了饭，还稍微喝了一点酒。不出所料，聊得很愉快，广太的心扑通扑通直跳，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欢乐的时间总是一闪而过，广太把桃实送到了她独居的住处。她会不会邀请我进去呢？虽然最后期待落空，但他成功地在公寓附近亲吻了桃实。

那天，一回到房间他就看到美雪正在对着电脑做什么。

“回来了，今天回来好晚啊。”她说。

“工作比想象的更费事，然后又为了犒劳自己喝了点酒。”

“哦。”

身为合同职员的美雪，一年前去了其他的公司。那天晚上，广太打电话通知了美雪他要外面吃晚饭的事。

广太一边换衣服一边窥视美雪在盯着看的显示器，上面显示的是婚纱的图像。

广太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自那以后，广太又和桃实约会了很多次。他告诉自己，也只有现在能这样了，和美雪结婚后就果断地和桃实分手。因此，他更加珍惜现在。

期待许久的滑雪季终于到来，他和桃实理所当然也会说到了这个。“好想一起去啊！”她说。

“是啊，但是去哪里呢？里泽温泉什么的怎么样？”

听了广太的建议，桃实在胸前拍了拍手，开心地说：“啊！好想去！”

“那里是最好的。但是一日游的话，距离会不会有点远呢？”他略微歪了歪头，若无其事地试着问道，“不能过夜吗？”

两人之间，还没有发生肉体关系。对广太来说，这次是胜败见分晓的时刻。

桃实微微抬起下巴，圆圆的眼睛眨巴了两次。看着她严肃的表情，果然不行啊，广太将要放弃的时候，她厚厚的嘴唇动了。

“就那样好了。”

因为说得非常简单，一瞬间广太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然而，她接下来的话，证实了自己并没有听错。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想滑两天。”

“是啊，”广太不由自主地说话比较用力，“那么，我来安排住宿什么的。”

广太的心一下子飞到了天上去。

两个人商定了日程。因为周末会比较挤，两个人决定带薪休假，周五就出发。

真是像做梦一样，过夜还有滑雪旅行，总感觉一不小心就会突破最

后的防线。

但是，还是存在障碍的。自不必说，是美雪。

一天，刚从公司回来广太就说。

“烦死了，下周末我要去轻井泽。”

“轻井泽？为什么？”

“改建的别墅，必须得亲自去一趟才能交给人家。之后貌似会有宣告竣工晚会，客人请我务必参加，没办法只能奉陪了。”

“这样啊，真够受的啊。嗯，知道了。正好那天要在朋友家聚会，她还邀请我留宿了。”

“嗯，好不容易聚会，好好玩儿。”

“嗯，好。”

美雪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这样就突破了第一关。但是，还有障碍。

滑雪是广太常年以来的爱好，他和美雪也一起去过几次。问题是，雪具和雪服太大了，最后两个人商量决定将床底下的空间做收纳两个人的滑雪物品用。因此，现在整套东西都放在那里。

广太的滑雪板、靴子还有滑雪服从那里消失的话，会怎样呢？万一，美雪察觉到了，就解释不清楚了。

惆怅了很久，广太决定重新买套新的。

广太利用工作的间隙去了商店，不仅买了滑雪板、靴子、固定器这三件套，还买了滑雪服、防风镜和帽子。尽管一共要十万日元以上，但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买的东西该藏在哪儿呢？

广太决定利用一下他的朋友，就是邀请他参加联谊的那个男人。说完情况以后，朋友满口答应。

“对女朋友撒谎，然后去出轨旅行啊！好羡慕！知道了，可以把东西全送到我这里。但是，得给我讲讲出轨旅行的经过。”幸好朋友是个豪爽的人。

星期五的清晨，广太穿着西服出门了，美雪在床上目送了他。虽然也感到内疚，但看到枕边的结婚杂志，他想着这是结婚之前最后一次冒险了，也就下定了决心。

广太在朋友的房间换上了旅行穿的衣服，并说好因为给朋友添了麻烦，作为补偿支付给他的朋友五千日元的补偿金。

“哎呀哎呀，出轨真是麻烦啊！那么喜欢新女友的话，和女朋友分手不就好了吗？”朋友一边揉着睡意蒙眬的眼睛一边说。

“这可不行，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无路可退？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广太无法将已经开始准备结婚了这件事说出口，这对朋友来说可是个大八卦，他一定会死缠烂打问个不停。虽然，对广太来说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准备好以后，广太背上行李，向东京站出发了。到八重洲中口，便看到了桃实身穿带有可爱的兜帽的羽绒服在这里等待着他。看到广太以后，她笑着挥了挥手。

广太一边跑过去，一边想幸福的时光开始了。

3

地狱般的时间开始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广太的脑海中翻滚着。为什么美雪会在这儿？公司呢？其他三个是什么人？

“啊，好想快点去泡温泉啊！”穿绿色夹克上衣的那个女人说。

“这么快？连一下都还没滑呢。”绘里香追问道。

“本来，如果要二选一，就肯定会选择温泉的嘛。滑雪，差不多就是顺带的吧。”

“由美你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才会有人说你有大妈范儿呢。”

“要你管！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貌似穿绿色夹克的那个女人叫作由美。

突然想起来了。美雪经常说到她一个叫作由美的朋友，应该是她大学时候参加的兴趣小组里的伙伴。夏天打网球冬天一起做冬季运动——打着这样的旗号，貌似实际上只是开派对。

说起来.....广太在记忆里探寻着，好像美雪说起那时候的事的时候千春还有绘里香的名字也经常出现，美雪也说过她们现在偶尔也会聚会。

广太一边想一边又一次偷偷地看了一遍四人组的脸，吓了一跳！因为美雪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他的脸。由于太过惊慌，他不自觉地挺直了脊梁骨，然后她把目光移开了。

“哎，怎么了？”那个叫作千春的女人拍了一下美雪的膝盖说，“总感觉你好像突然没有精神了。”

“没事。”美雪摇头说着重新戴好了面罩和防风镜，可以感觉到那个声音里隐藏着不愉快的情绪。

广太紧张了起来，心想不会已经暴露了吧.....

他确认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夹克和裤子都是新的，和以前穿的衣服颜色完全不一样，美雪应该也没看到过这顶黄色的帽子，防风镜镜片是单向玻璃的，从外面看不到里面。而且，今天还戴着面罩。

不管怎么想都不会暴露。广太的体格也很大众，自从坐上缆车一句话也没有说，所以她也不会听到声音。

不好.....

乘坐之前呢？当然不可能没说话，比如说了有关担担面的事。听到那时的对话了吗？但是只是听到声音会引起她的注意吗？即使觉得很像，但不也只是那样嘛。

回想一下当时的对话，广太又吓了一跳。只有一次，桃实提到了广太的名字。“好厉害！广太你对这个滑雪场好熟悉啊。”她确实这样说过。

她听到那个了吗？

首先听到声音，然后想着这个声音和广太的声音好像啊.....然后竖起耳朵确认名字的话，美雪就有可能已经发现了。

想到这里，觉得她刚刚故意把防风镜搞偏的行为也别有用意，莫非她是想让广太知道她在这里？

广太心脏的跳动开始加速，全身直冒冷汗。

“哎哎，”桃实探出身来说，“接下来，滑哪个雪道呢？”

桃实漫不经心的问题，使广太神经过敏。即使知道桃实并没有错，但心里还是想着现在不要和我说话，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但是如果一直不回答的话，她接下来可能就要叫他的名字了。这绝对不可以发生！

广太也探出身来，用手套捂着嘴角小声说：“坐到山顶缆车吧！”

“哎？哪里？”好像没听到一样，桃实将脸靠得更近了。

“山顶。”广太心里祈祷着一定要听到啊！

“嗯，知道了。”桃实点了点头。

广太小心翼翼地窥视着美雪。她听到刚刚的对话了吗？不会听到了声音，然后确定这个人果然就是广太吧？

“不管怎么说，千春的男人缘可真差啊！”美雪突然说，“这已经是第几个了来着？被劈腿，然后分手。”

劈腿，听到这个词广太像被电击了一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屁股仿佛要飘起来了。

“嗯……四个吧。”

“这也太多了！”绘里香吃惊地说，“与其说是男人缘差，不如说是看男人的眼光不行吧！”

“嗯……可能真是这样吧。”

“不是这样的，千春说他喜欢这样的男的，”说话的人是由美，“稍微有点不负责任又轻浮的男人，一直都是这样，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要介意，利利索索地找到下一个男人就是了，下一个轻浮的男人。嗯，说清楚了，接下来尽情地享受温泉旅行吧！”

“你老是说这些。哎，千春被下一个男人劈腿后，我们还要邀请她出来进行慰问旅行？嗯，这样倒也不错。”

听了绘里香的话，广太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貌似是千春被恋人劈腿并因此而分手，为了抚慰她心中的创伤，其其他三人为她安排了这次旅行。

“我认为，”美雪开口说，“都是教育的问题。”

“什么意思？”千春问。

“就是说即使喜欢上的男人是轻浮的男人，教育他不许看别的女人的话也就没事了，关键是缰绳勒得够不够紧。”

“缰绳啊，我不擅长那个哎。”

“不可以这样说，又要被玩儿了啊！”

“这一点上，你一直都很会掌控男人啊。”绘里香对着美雪说，“现在已经同居了，对吧？肯定把男朋友勒得挺紧的吧！”

“真没有礼貌，没这回事哟，也没这个必要。”

广太想咽口唾沫，可是嘴里什么都没有。

“就是说不用担心？”由美问。

“嗯，虽然他看上去很轻浮，事实上挺负责任的，所以可以信任他。”

哎呀？在防风镜的下面广太眨了眨眼。美雪刚刚的台词，听上去像是真心的，也就是说美雪没有注意到她的同居对象在这里啊。

不，还是不能放心。也可能是事实上已经注意到了，故意用“信任”这个词，让广太受到良心上的谴责。

“假如，他出轨了的话，要怎么办呢？解除婚约？”

听到绘里香的提问，广太变得提心吊胆。

美雪稍微思考了一下回答：“不会哦。”

“不分手吗？”千春吃惊地问。

嗯，美雪点了点头。

“那样的话，不是正如他所愿了嘛。我和千春不同，我不会放过他的。”美雪用同样冷静的语气说道。

“哎？那你会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由美一副好奇心外露的样子看着美雪。

“我觉得男人即使结婚了一辈子也会出轨那么几次，因此结婚之前

出一次轨什么的，忍一下就好了。重要的是，之后……”

“嗯嗯。”其他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向美雪靠了过去，广太也很在意接下来的话。

“啊！好厉害！快看快看，他们在那么厉害的地方滑呢。”桃实指着窗外说。

虽然广太很想说：这种情况下，不要和我说话啊！但也不能无视她，便向她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啊，真的！”

“哎，你在看哪里呢？不是那里，是那里啦。”

广太简直要哭了。他东张西望着，心想：哪里都一样啊！

“这里就该缰绳出马了，”美雪开始说，“尽管忍耐了他的出轨，但要明确让他知道并没有原谅他。如果有什么不满的事的话，说不定之后会旧事重提很多次。这样，结婚后的主动权便掌握在了我的手里，才不会让他随心所欲呢。”

“这样啊，”绘里香佩服地说，“好恐怖的女人。”

“他背叛了我，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成功地把她塑造成妻管严啊！”

听了由美的话，美雪连忙摇头。

“妻管严？想得太好了。成功地把她塑造成男仆啊！一辈子做我的男仆。”

广太觉着美雪果然注意到他的存在了，所以才故意说这种话的。你明白了吧，从明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男仆了。

“不过，也取决于是什么程度。”美雪说。

“程度？”千春问。

“与出轨对象的关系。如果没有发生性关系的话，也可以饶了他。”

这样啊！广太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

但是，美雪继续说道：

“只限被我盘问之前主动自首的情况哦，不是这样的话就不行了。肯定是不可能不露马脚的，我肯定会有所察觉。但是，我会给他时间考虑，在这期间他如果自首了的话——安全，但是如果没有自首的话——出局。我觉得这样也已经够讲人情的了哦。”

哎？这是什么意思？广太想了一圈。

如果美雪注意到了广太在这里而说了这种话，就是说思考时间已经开始了吗？期限到什么时候？

从缆车上下去以后，下次见面可能就到明天晚上了。那时，广太和桃实就已经发生关系了吧。即使没发生关系，美雪也不会相信。

就是说从缆车上下去之前是思考时间。美雪默默地逼迫着——在这里坦白吧！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这样。

也许一切都只是因为广太想得太多了，事实上美雪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碰巧说到了这个。

一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没错，一定要是这样！

“你男朋友会怎样做呢？察觉到你发现了以后，会利利索索地道歉呢，还是会依然与出轨对象纠缠不清？”

“嗯.....会怎样呢？”稍微沉默着思忖了一会儿以后，美雪突然向缆车前进的方向指了过去。

“大家快看，这个滑雪场也是一样，可以看到缆车或者升降机的铁塔上带有写着分数的牌子是吧。这里是三十三分之几？铁塔一共有三十三份，它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

她说完后，周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哎？什么？那怎么了？和刚刚说的事有什么关系吗？”由美的疑问合情合理。

“那个.....如果从相反的角度考虑的话也可以说是倒计时，是吧。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赶快做准备——与这个相结合考虑一下。”

“我知道啊！但是，那又怎么样呢？”由美急躁地问。

尽管其他三个人貌似没听明白，但广太完全明白了美雪的目的。已经完全没有疑问了，她是在催促广太——不快点坦白的话，缆车就到终点了哟，那样你就出局了哟。

广太下定了决心。当场现出原形，祈求她的原谅。虽然也许会被其他三个人戏弄，也会遭到桃实的鄙视，但这也没有办法。她们最终都是外人，但他必须和美雪在一起过一辈子。

“我说，那个.....”桃实又来和广太说什么，但已经不重要了，广太将手伸向了防风镜。

4

“他今年三十三岁了。”美雪接着说道。

广太停下了马上就要碰到防风镜的手。

“和这个铁塔的数目是一样的。我二十九岁，和相遇时候的他的年龄是一样的。但是，当时的他要比现在的我可靠得多，工作上也很出色，也很成熟，很完美。他的三十三分之二十九，要比现在的我优秀得多。与他相比，该怎样看待现在的我呢？想想我到三十三岁的时候，是不是能变得像他一样出色呢？对这个我毫无自信。”

“他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啊！”千春羡慕地说。

嗯，美雪点了点头。虽然看不到她的嘴角，但感觉她像是在微笑。

“所以，对于出轨尽管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但还是没法想象濒临暴露的时候他是否会主动坦白。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出轨的，他不是那种人。”

“哎呀，”由美叉着胳膊说，“莫非我们听完超长的前言以后，最终发现只是在秀恩爱吗？”

“确实是这样。”绘里香表示同意后，豪爽地笑了起来。

哈哈.....美雪也笑了：“不好意思，好像确实是这样。”

“真是服了！”由美的声音中有股苦笑的味道。

“和男朋友讲这次出来旅行的事了吗？”千春问美雪。

“这个，没说。”

“为什么？”

“因为两个人约好了在婚礼结束之前尽量不铺张浪费，所以买滑雪服什么的事就没有告诉他。”说着她捏了一下红色滑雪服的袖子。

“这样啊。”

“他今天去出差了，在这么冷的时候去了轻井泽。他一大早就出发了，我怎么能连床都没起呢，真是太对不住他了。看看自己，突然想到我这是在干什么呢？将要和我结婚的男人在拼命地工作，我却穿着新滑雪服喜不自禁。于是，有点低落。”

啊，像猜中了什么一样，千春发出声来：“我说你刚刚怎么突然没有精神了？”

“嗯嗯，看到了自己穿着这件滑雪服的样子……”

“哎？怎么看到的？”

“防风镜，”美雪小声说道，“上面映出来了。”

是那个时候，广太明白了，感觉当时美雪直盯盯地看着他的脸，但其实并不是那样。她是在看映在他的单向玻璃镜片防风镜上面的自己。

广太全身都没有了一丝力气，深深的安心感包围了他。一切都是广太自寻烦恼，美雪什么都没有发现。

同时他因为自己背叛了如此信赖自己的恋人，感到强烈的内疚。

这是最后一次！广太下定了决心。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只能继续这次的旅行。只有今天晚上做桃实的恋人，也许会发生关系，但只有今天晚上，回到东京以后就找机会和桃实分手。也许不会顺利，但无论如何都要那样做。

哎，桃实戳了一下广太的膝盖说：“你在发什么愣呢？”

广太沉默着摇了摇头，到了这一步他可不想贸然发出声音。即使桃实多少会感觉有些不自然，但在从缆车上下去之前他还是想保持这样。

“我想擦一下防风镜的镜片，你带可以擦的东西了吗？我忘带手纸了。”

广太沉默着在裤兜里掏了一下，带了防风镜用的镜布，便把它递了过去。

“你带这个了啊！太厉害了！”桃实漫不经心地说着并接了过去。然后，戴着防风镜从外面擦拭着镜片。

“啊！对了，”美雪有了新的动向，只见她从滑雪服兜里掏出手机，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

“怎么了？”千春问，“工作？”

“不是啊。忘了问他明天几点回来，我必须在那之前赶回去才行，毕竟还要藏好行李什么的。”她开始按手机。

广太感觉一阵寒流席卷了他的全身。广太的手机在滑雪服的口袋里，并且开着机，也没有调震动或者静音，而且铃声偏偏是《星球大战》的主题曲。这时候响起来了的话，当真就暴露了。

广太用手套在兜的上面按住手机，不断祈祷着声音千万不要流出来。

但是.....

“啊，不行，他好像不在服务区。”美雪叹了下气把手机放回了兜里，“他换了新手机以后，好像信号反而不好了，老是因为这个发牢骚。”

广太松了一口气，他确实因为信号不好发过牢骚。但是，今天不得不向信号不好的手机表示感谢。

“啊，好像快要到了，”看着缆车的前面由美开始戴刚刚摘下来了的手套，“那么，先滑一下，然后去吃担担面，是吧。”

绘里香忍不住笑了起来。

“对你来说，滑雪始终是第二位、第三位的啊。”

“对啊，不行吗？而且旅行指南上写了，到了里泽温泉必吃担担面。放有野泽油菜的那个，貌似很好吃哦。”

桃实用脚尖碰了一下广太的靴子，可能是想要表达这些人也要去吃刚刚说起的那家担担面什么的吧。广太一边微微点头，一边想着这样的

话自己就不能去那家店了，万一撞见了的话就惨了，在午饭时间之前必须想出让桃实放弃吃担担面的借口才行。

缆车到达了终点，速度放慢了下来，向下车处不断靠近。

桃实摇了下头。

“不行，果然还是要从里面擦才行。下了缆车后，稍微等我一下，我要去下卫生间。”

代替回答，广太点了点头以示同意。厕所也行哪里都行，总之现在哪怕早一分钟都行，很想快点从美雪她们身边消失。

缆车的门开了，美雪最先下去，接着是千春、由美、绘里香。接着，广太也下去了。四人组依然还在身边，正在将滑雪板罩放回指定的位置。

美雪看着广太的背后。下一秒，“啊！”地叫了出来。接着之后传出来的话，是广太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的。

“桃实！”她叫道。

广太看了一下身后，桃实没有戴防风镜，正一脸疑惑地看着美雪。“是我啊！是我，”美雪将自己的防风镜和口罩摘了下来，“我是美雪啊！我们在一起读的高中。”

桃实充满疑惑的脸豁然开朗了。一边啊啊啊地叫着，一边跺脚。接着，两个人又激动地握住了对方的双手。

“美雪！哇，完全没注意到，还好吗？你现在在哪儿呢？”

“在东京的惠比寿，桃实呢？”

“我也在东京，在饭田桥。啊，不是吧！你怎么在这儿呢？太不可思议了。”

两个人一边蹦蹦跳跳，一边说着好久不见啊好想念啊什么的。

看着这番景象，广太的脑子一下子变成了真空状态，拒绝去理解发

生了什么。

两个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好像是要交换联系方式。不知是谁说着：“下次好好见面聊聊哦。”要问是谁说的话，广太已经搞不清楚了。

极度眩晕，此刻，好像所有的意识都还远在宇宙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太不自觉地向窗外看去。

窗外下起了美丽的雪，雪白雪白的，他的脑袋里也雪白雪白的。

真想被这雪埋住，就此消失啊！

美雪和桃实的对话就这样继续着。桃实说着好想看看你未婚夫的照片之类的话。

好啊！美雪开始按手机。

好像听到有人在说，现在立刻跪下求饶！

当意识到是自己的声音时，美雪正将手机的屏幕转向桃实.....

缆车

四人缆车 其一

穿着滑雪靴的脚踩在雪面上的一瞬间，能量便从身体深处涌了上来。湛蓝的天空下，广阔的滑雪场闪耀着白色的光芒。使用双板或单板滑雪的人们，已经使这里呈现出一片热闹的景象。吸进的冰凉空气，让人神清气爽。

“哇，太棒了！”日田荣介边叫着边将抱在怀里的滑雪板向前投去，为今天出来玩儿特意新换的滑雪板顺利地底部落地，轻快地向前滑去。

“好棒的雪啊。”比日田小一岁的月村春纪像在享受恰恰舞的音乐一样踏着脚步。

“这种感觉的话，昨天下得不小吧！平时去的地方，粉雪的感觉应该也不错吧。”一边环顾滑着雪场一边微笑的高个子是水城直也。

“我也这么想，那么先去坐四人缆车，然后再坐在它上面的双人缆车一口气上去吧！”月村提议道。

赞成！男生队达成了一致意见。

“那就这样定了啊！”日田向后看了一下，木元秋菜紧随其后。

“嗯，好。麻穗应该也还不会到。”

好像在说“好”那样，日田开始扣上固定器。新滑板的板面闪闪发光，自己戴着防风镜的脸都要被映出来了。

四个人滑雪的时间都比较长，已经习惯滑雪了。一脚超越初学模样的单板滑雪者们，冲向中心滑雪场的四人缆车乘车处。

幸运的是尽管是休息日，但没有特别拥挤。稍微排下队，便轮到他们了。四个人并排着在四人缆车上坐了下来。从左向右依次是日田、月村、水城、秋菜，只有秋菜自己是反脚。

“天气真好啊！”日田抬头看着湛蓝的天空。

“真的，氛围真是超棒啊！果然，是托我平时人品好的福！”

“哪里？”水城这句话，引得其他三个同时追问。

日田首先说：“假如用今天的天气来形容水城的人品的话，绝对是大雨。”

“不，那样的话就算不错了。会变得暴雪伴着强风，要停止营业吧。即使前面有丰盛的饭菜也会折返吧。”

秋菜听完月村的话笑着说：“啊！那太糟糕了。”

“说什么呢？忘了里泽温泉的事了吗？正是因为我为了参加单板滑雪加班到深夜，雪神感动了，那天才成了白雪的天堂，不是吗？”水城反驳说。

“等一下，那是我的功劳吧，”日田说，“定日程的人是我啊。”

“不，确实日程是日田定的，但地点是我定的啊！”月村说，“那天的天气那么奇怪，如果滑雪的地点选错了的话，氛围也就不对了。日田提议的滑雪场，几乎是不敢奢望有新雪的，可不能忘了提出只能选里泽温泉的我啊！”

“不，那天无论是哪个滑雪场都是超棒的。”日田说。

“是啊是啊，不管怎么说那天都是因为我平时的人品得到了认可。”水城说。

“都说了不是那样！”大家异口同声地反对道。当然，被那样说水城也没有显得不高兴。因为他一直假装是淘气包，到不如说甚至感觉有点开心。

日田发自内心的想法：好开心啊。与知心朋友一起做最爱做的事——单板滑雪。简直是最幸福的时光！

日田在东京市内的酒店工作，月村、水城、秋菜以及随后会赶来的土屋麻穗是他的同事。只是酒店分为住宿部、餐饮部、宴会部等，并不

是说工作岗位也是一样的。日田现在的工作岗位是餐饮部，负责日本料理店里接待客人的工作。

“话说，睡过头的那个二货大概什么时候到啊？”水城问。

“收到短信说，她坐上了我们坐的那趟新干线三十分钟后的班次。”秋菜答道。

“也就是说，到达的时间差不多也要比我们晚三十分钟啊。嗯，那个家伙的话，换衣服肯定也得花费不少时间吧！”

“是啊！毕竟是二货嘛。”月村用认真的口吻同意说。

“不应该叫土屋麻穗，应该叫土屋二货啊！”日田也参与了进来，“也不知道买好缆车券了没，之前就有一次因为贪便宜，买了奇怪的票。”

“啊，确实有过确实有过，”水城拍着固定器说，“她误买成了上午的票，上午十点半才到滑雪场，却买了上午的票，要怎么办嘛！稍稍滑一个小时就回去吗？”

大家哈哈地笑了起来。

“麻穗之前曾经这样说过——我总是一下子被眼前的得失所迷惑，报名申请前台接待的工作也是因为看着好像很有趣。”

“啊，我也听说了，”和麻穗同在住宿部工作的月村说，“然后突然发现要做的工作全是家政服务类的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的体力活，她很失望。”

是啊是啊，秋菜点了点头。

“而且，还做过冒冒失失的事。之前，听住宿部的熟人说，她看着登记入住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客人旁边的年轻女士说道：‘和女儿一起来旅行，很开心吧’，然后发现人家其实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的情侣，结果整个前台的气氛都变得超级尴尬。”

听了水城说的新消息，日田说道：“真是二货，无药可救了。”

“但这正是麻穗的魅力所在！”秋菜辩护说。

“魅力？”水城一下子提高了声调，“外表都不亮眼了，内心再不机灵点，被这个酒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当作笨蛋了可怎么办啊？”

“不亮眼啊，我倒是觉得她挺可爱的。”

听了秋菜的话，“嗯……”日田歪着头说，“我觉得非常……难以言表。”

月村哈哈地笑了，说道：“难以言表，说得太好了！”

“你们太过分了，可不能让麻穗听到啊。”

“不，说不定说给她听一下才好呢。哎，木元，教教我化妆呗！你这么会化妆。”

“哎？你怎么知道？水城，你莫非知道我素颜的样子？”

“尽管没见过，但能想象到。掩饰得真好啊！一直很佩服你。”

“太没礼貌了，不是掩饰，而是突出我的优点。”

“哦哦，说法各有不同啊。”月村感叹说。

“在这一点上，土屋完全相反。不是突出优点，而是突出缺点。本来就呆头呆脑了，还总是表现得更加愚笨。”水城进一步诋毁说。

“说起来，麻穗说，前一段时间她被经理批评。说她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半张着嘴，那样看上去特别傻。”

听了秋菜的话，三个男人乐得戴在脚上的滑雪板上下来回翻动。

“她现在肯定在打喷嚏。”月村说。

双人缆车 其一

说着土屋麻穗的坏话，不知不觉四人缆车到达了终点，但他们四个人的目的地在更高的地方，滑冰式滑行向下一个缆车乘车处出发，那里是双人缆车。一个大叔模样的工作人员向他们打招呼说道：“早上好！”

秋菜和月村先坐，日田和水城一起坐。

“哇，这种氛围真是太好了，这样的氛围的话，在上次去的那个地方是完全无法奢望的。”水城看着挂满积雪的树说。

“问题在于被当地人踩踏到什么程度了，因为从大清早就有人过来了吧。”

当地人是指本地的单板或者双板滑雪者。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多少还有点雪的话就很满足了。”

“是啊。”

日田看着前面的缆车。他们在说什么呢？月村旁边的秋菜摇晃着她的脚。

“话说……”日田小声说道。

“刚才听着你说木元素颜的事时候我突然想到，你和木元交往的事，还在瞒着大家吗？”

水城耸了一下肩。

“瞒着……只是还没有正式公开。她好像有点担心，如果让领导知道了的话，不是就得有一个人离开嘛。我倒是没什么。”

水城和秋菜都在宴会部，都在婚礼中心工作。

“木元知道我知道你们两个在交往吗？”

“应该，不知道。至少，我没说。”

“这样啊，那我最好还是先装作不知道吧。”

那是差不多两个月之前的时候，听水城说了他和工作中的朋友喝完酒回去的时候，说服了秋菜两个人去了爱情酒店的事。后来，尽管好像是在向着正式交往的方向发展，但两人交往的流言竟然没传到餐饮部，日田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那么，怎么办呢？”

“什么？”

“将来的事。没说过结婚的事吗？”

“现在还没说过，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说的。”

“就是啊！”日田表示同意。水城是公司里有名的花花公子，经常参加联谊结识各种各样的女孩子。

“但是，木元应该想结婚吧？”

“嗯。”水城哼哼道。

“她很可能会那么想吧。但是，我估计她应该还处于谨慎思考的阶段吧。她可能觉得，只是因为在婚礼中心总是看到各种各样的情侣就着急下结论，这样不太好吧。”

“水城，你不会是那种吧？故意做点什么坏事，还故意让木元知道，想着被她讨厌了就好了什么的。”

“哈哈！”听了日田的话，水城爽朗地笑了，“正是这么想的。”

“果然！太坏了你！”

“但是只有一点点啊！和她在一起才两个月，还没烦。”

“烦了就分手吗？太坏了。”

“男人和女人，不就是那样吗？”水城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一从双人缆车上下来，秋菜就过来了。

“麻穗刚刚联系说她已经到了，现在正在买缆车券。”

“那么二，竟然这么快啊！”水城说，“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买了全天票。”

“还发什么癔症，又十点多了啊！”日田不耐烦地说，“她真是个不长记性的家伙。”

“麻穗说让我们在中心滑雪场的四人缆车乘车处等她。”

就是刚刚日田他们坐的缆车。

“好吧，那么先好好享受一会儿粉雪，然后去迎接二货吧。”

四人缆车 其二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到达的坡面上已经有了大量其他滑雪者滑过的痕迹，但差不多还是能享受粉雪。日田他们非常满意，接着从盖有压实雪的斜坡上滑了下去。

滑在最前面的水城在去中心滑雪场的途中停了下来，日田也靠近他停了下来。

“那不是那谁吗？”水城指着下面说。

朝他指的方向看去，发现四人缆车乘车处的旁边有一个穿着黄色滑雪服的女单板滑雪者。

“啊，就是，没错。”

月村和秋菜过来后，水城又给他们指了一下。秋菜挥了挥手，但土屋麻穗好像完全没有发现，看着完全相反的方向。

“果然是二货，我们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那个方向啊！”水城笑着滑了起来，日田他们也跟了过去。

一边挥着手一边靠近，麻穗好像终于发现他们了一样，一边拍手一边跳了起来。

“太好了，还想着如果见不到你们，可怎么办？”

“那是不可能的，不是还有手机嘛。”日田说。

“话说，你怎么能睡过头呢？”水城一边解固定器，一边责备说。

“不是的。我确实定闹钟了，可是它没有响。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肯定是你自己停的吧！”月村笑着说，“不要找那样的借口了，赶紧戴好固定器，别让我们等了。”

“啊，就是，对不起了。啊！我把滑雪板放在哪儿了？啊！对了。”麻穗向着买缆车券的地方跑了过去。看着她，四个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为什么不拿过来呢！”水城叹了口气。

“真是没法再为她狡辩了。”秋菜也笑着摇了摇头。

大家等着麻穗回来将滑雪板穿在一只脚上以后，五个人一起坐四人缆车。因为只能坐四个人，所以分成了两拨。日田和秋菜还有麻穗一起。

“土屋，你打喷嚏了吗？”坐上缆车没多久，日田就问道。

“打喷嚏？哎？为什么呢？现在正在流行感冒吗？”

日田和秋菜忍不住笑了起来，麻穗完全摸不着头脑。

“不是说那个，是说大家说土屋的闲话了，这个那个的。”

“哎？真的吗？都说什么，好丢人啊。”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说闲话了，倒不如说是说坏话了。太过分了，他们。”

“我可没说很过分的话啊。”

“日田你不是也得意地说了很多吗？”

“不，是水城太过分了。说什么外表都不亮眼了，内心再不机灵点的话，就真是受不了了什么的。”

“真的吗？水城太过分了。”

然后坐在正中间的秋菜思索着认真地说：“是那样吗？”

“怎么了？”日田问。

“水城总是会诋毁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着大家的面。虽然那样，但

当他和她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为此向她道歉，然后各种赞美她。我觉得被他这种前后不符的行为所骗的女孩儿也不在少数。”

日田很想问：你也被这种伎俩骗了吗？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确实有说准的地方。以前，水城曾经特别喜欢把秋菜的平胸当作下酒菜。

“也就是说，现在水城瞄准了土屋？”

“不可能吗？”秋菜问日田。

“哎？”麻穗发出了意外的声音。

“那是不可能的，前一段时间水城还说了你和我喜欢的类型真是完全相反之类的话。”

“那也是策略。即便不是策略，可能也只是以前是那样想的，但最近他变得对麻穗你上心了。”秋菜肯定地说，“毕竟麻穗你变漂亮了嘛。”

“哎，即使你只是在吹捧我，我还是好开心啊！”麻穗双手捂着脸说。

“而且还有深藏不露的大胸，基本上可以说水城就喜欢胸大的，和他喜欢的类型完全相反什么的，那是不可能的。哎，日田，你刚才不是和水城乘坐同一个双人缆车了嘛，没说麻穗什么吗？”秋菜问日田。因为戴着防风镜，所以没法确定，但感觉她的眼睛里好像闪耀着光芒。

“没，没说什么。”

好像烦了就会和你分手哦！他在心里嘀咕着。

四人缆车 其三

滑了几下在餐厅吃过午饭，倒了一通工作中的牢骚以后，他们又向滑雪场出发了。首先乘坐的还是四人座的四人缆车。

水城一边和麻穗说着什么一边走在前面，两个人和日田他们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最终，水城和麻穗两个人单独乘坐了四人缆车，日田、月村还有秋菜乘坐了下一个四人缆车。

“不过，氛围真好啊！太幸运了。”月村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

“真是太幸运了。刚刚听说，好像上上周之前一点雪都没有下。”

“听说今年无论去哪里的滑雪场风险都很大。有朋友抱怨说他甚至去了北海道，但雪面冻得像冰一样。”

“去了北海道发现雪面冻得像冰一样，那真是太惨了。”

日田一边哈哈地笑着，一边快速瞟了一眼夹着月村坐在和他相对的位置上的秋菜的侧脸。

秋菜静静地看着前面，由于防风镜的遮挡，看不到她视线的尽头在哪里。但日田猜想她会不会是正在盯着坐在前面的四人缆车上的那两个人的背影呢？

秋菜在怀疑着水城是不是在追麻穗呢？因此她应该在想象着他们两个人单独乘坐登山车，会说些什么呢？也许都是些琐事。说不定，头脑里甚至有可能正描绘着水城说服麻穗的样子。

日田也觉得秋菜说不定并没有说错。确实，水城在参加联谊什么的时候，有诋毁特定的女孩子的倾向。而且，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最后水城和那个女孩儿的关系会变得很好。

现在水城的目标会是麻穗吗？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看着水城的动向，还真的有了那种感觉。感觉刚才两个人单独乘坐四人缆车的趋势，仿佛也是早有预谋的。

一从四人缆车上下来，就看到了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水城和麻穗。

“那个，土屋貌似想转换式滑雪。”水城坏笑着。

转换式滑雪是指将滑雪板的前进方向朝向与正常方向相反的方向滑行的滑雪方式。日田是正规站立姿势，所以平时应该是左脚在前，但是转换式滑雪就是说右脚在前。也可以称作倒滑！

“我可没说想那样滑啊，我只是说那样能滑好的话会很酷吧。”

“那不是一回事吗？那么，从这里往下我们全都转换式滑行怎么样？”

“哎？”日田露出了为难的表情说道，“可以啊。”他很擅长转换式滑雪。

“我没问题哦。”月村举起手说。

“我也没问题。”秋菜看着水城，“莫非在缆车上说这个了？”

“是啊！我对土屋说了，‘你最好想着做点什么事来找回颜面啊’然后，她就说想转换式滑雪。”

“我都说过了，我没那样说！我只是说‘那样能滑好的话会很酷吧’这样的表达理想的话。”

“把它变成现实不就好了嘛。事实上能滑好的话，确实会找回颜面哦。那么，就这么定了，从这里开始转换式滑行。在四人缆车乘车处集合。土屋打第一棒。好，快点出发快点出发！”

“哎？我在最后就行了，完全没有自信。”

“你说什么呢，放屁的喊臭啊！赶快出发！”

在水城的催促下，麻穗露出一副焦虑的样子扣上了固定器。

“如果我摔倒了的话，大家不要管我继续滑就好了啊。”说着，麻穗滑了起来。正如“完全没有自信”所说的那样，她欠身哈腰摇摆得非常厉害，还完全提不起速度。

“惨不忍睹！”水城毫无顾忌地笑着扣好了固定器。

日田看了一下秋菜，她正默默地扣上固定器，面朝地面的脸看上去仿佛是在强忍着什么想说的话。

四人缆车 其四

转换式滑行的比赛，日田第一个到达了终点。“日田果然很擅长转换式滑行啊！”水城夸奖道。但日田知道水城在途中停下来了，一副担心麻穗摔倒的样子，也知道秋菜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滑了过去。

这次三个男人一起乘坐四人缆车。进行了几番毫无障碍的对话以后，“差不多到转变的时候了啊。”水城突然说。

“转变？”日田问。

“女生队的成员啊，你不觉得有点烦了吗？”

“啊啊！”月村小声叫道。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暂且不说土屋，毕竟木元是前辈。”

“也就是说需要更新了，成员太固定就不好玩了。因为全体成员年龄都会一起增长，很可能回过神来竟然发现原来是一帮大叔和大婶在玩。尽管大叔的成员一直不变也行，但女孩子还是年轻的好。你们不这么想吗？”

“虽然这么想，但没法和那两个人说啊！”日田说。

“也没必要和她们说吧，不邀请她们不就是了。下一次滑雪，邀请几个别的女孩儿吧？公司以外的。我碰碰运气试试看啊。”

“这个不错。”月村也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对吧？你也想着差不多快点结束与那两个人这样玩的日子了吧。”

日田不自觉地对水城说的话进行了深度解读，为什么水城想快点结束与秋菜和麻穗一起玩的日子呢？

秋菜是水城的女朋友。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想一起玩的。

但是，如果秋菜的猜想是正确的话，会怎么办呢？假如现在的水城正

想着麻穗的话。

出来玩的时候秋菜和麻穗两方同时参加，对水城来说，应该非常不方便吧。即使想说服麻穗，但正在秋菜的眼皮子底下。所以才想着干脆两个人谁都不邀请，找别的机会单独和麻穗说话就好了。

“怎么样啊，日田？”水城问。

“水城想那样的话就那样好了。”

你打算怎样对待秋菜啊！——日田用含有这样的讽刺意味的话回答道。

他抬头看向天空发现，仿佛是察觉到了男人们这些险恶的阴谋一样，云开始扩散起来。

双人缆车 其二

下了四人缆车以后，大家决定去乘坐通往山顶的双人缆车。滑冰式滑雪去往乘车处的途中，水城和秋菜走在了最前面，日田和麻穗跟在他们后面。最后的是月村，好像比日田他们晚一年进入公司的月村更懂得在这种场合不宜多管闲事。

“刚刚的转换式滑行，看上去真够受的啊。”日田对麻穗说。

“真的啊！明明不擅长转换式滑行，和水城稍微讲了一下，他竟然闹得那么大……”

“没办法哦。因为根据木元所说的话，水城貌似喜欢土屋你啊。”

“刚才也说过这个了是吧。我觉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吗？我倒是觉得木元的感觉相当敏锐。”

“确实水城对我也很温柔，但是，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回事。”

“真的？但是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这个那个聊了很多吗？下次两个人单独去喝酒什么的。”

“我觉得虽然他碰巧说了那种话，但应该不是认真的，水城只是对谁都比较温柔而已。”

貌似果然没错，水城在追麻穗。这样，她遭受他的毒牙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日田想：也许提醒她一下为好。

“嗯……前面的那两个人。”

“两个人？水城和秋菜吗？”

“嗯，他们在交往，你知道吗？”

“哎！”麻穗将戴着手套的手放在了嘴边，“这样啊？”

“果然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哎.....这样啊，不过还真是太棒了！也很般配。”麻穗微微拍了拍手。看着她这个样子，日田放心了，好歹现在麻穗对水城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思。

“所以，木元说水城是不是喜欢麻穗你呢什么的话，因为她吃醋了，才来打探一番的。因为，水城有好出轨的秉性。”

麻穗哈哈地笑了：“水城好搞笑啊！”

“不是闹着玩的啊！你最好小心点，不小心接受了水城的邀请的话，你和木元的关系也就变得诡异了，所以我才告诉你的啊！”

“没事的，水城不会真心邀请我的啊！”

“这可说不好。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下手很快。”

嘿嘿嘿.....麻穗意味深长地笑着看向日田。

“干什么？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日田也很不容易啊！”

“什么？”

“你看，有像水城这样的朋友的话，就必须进行各种追踪、掩护，还有支持吧？而且，还需要为我这种人担心。”

日田夸张地摇了摇头。

“我可不是老做这种事啊。水城想和谁搞在一起，想说服谁都无所谓。但是，有点担心土屋你，因为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晚辈，很宝贵的朋友。”

“哇，好开心！谢谢你！”

“所以你小心点啊！水城。”

“嗯！不会有事的。”麻穗用明亮的声音回答道。

日田真想问一下：你真的明白了吗？

“从缆车上下来以后，去那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雪道吧！”水城说。

“之前，我们不是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吗？凸起的坡面，途中有细分的道路，虽然有一段必须得用滑冰式滑雪滑上去，但通过那里以后就没有树林了，坡面一望无垠。”

啊啊，日田点了点头：“那里啊，知道了。挺好的，去看看吧！”

“去凸起的坡面什么的地方吗？我滑得了吗？”麻穗不安地说。

“没事，凸起的地方滑不了那么远。在边缘滑的话，麻穗的技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日田说，“但是，注意不要跟丢前面的人，分岔口的入口相当复杂！”

“好，我会努力的。”

作为带路人，水城最先滑了起来。日田在最后，因为其他三个人不知道地点，这样是为了防止大家走散。

到了之前所说的凸起的坡面，周围稍微有点雾。

“起雾了啊。”月村说。

“山里的天气就是这样，大家不要隔开太远，跟着我来啊！”说着水城滑了起来。跟着秋菜、麻穗、月村也出发了。

日田深呼吸了一下以后又低头看了一下坡面，确实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但也并没严重到几米之外都看不到的程度。总归是滑的话，什么样的坡面都想感受一下。虽说是凸起的坡面，但如果仔细找找的话不也会发现舒适的线路吗？

那边怎么样呢？——他推测着向坡面右边的边缘处滑了过去。过去发现还真猜中了！哪里是凸起的坡面，这不是超赞的粉雪吗？这个时候

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真是让人惊讶！

“喂！怎么回事？这个，太棒了！”

在出乎想象的松软的深雪里，他的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不自觉地高声呼喊滑了起来。身体感觉非常轻盈，像飞翔在宇宙中一样。击起雪烟的感觉非常棒！

但是，那个也没有持续太长。松软的雪面渐渐硬了起来，终于，凸起的坡面开始显露出它本来的面貌。而且，雾越来越浓了。

欢乐时光也要到此为止了啊！——随着速度的减慢，他意识到。

哎？

停止！他慌张地看了一下周围，一片未曾相识的景象扩展开来。这是哪里？而且，也看不到大家。喂！他向因为浓雾视线变得模糊不清的周围喊去，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只有自己的声音回响着。

完了！好像和大家走散了。貌似自己得意地滑着的时候，错过了岔口。但是，脱下滑雪板往上爬的话，距离也实在是太长了。

没有办法，他便继续随便往下滑。视线逐渐变得好了起来，能看清周围的情况了，前面出现了一条林道。

进入林道以后，他坐在路边拿出雪道示意图，确认了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并与其他四个人前进的目的地进行了一下对比。觉得这样一直沿着这条林道滑下去的话，好像是碰不到他们的。只能换乘缆车，在中心滑雪场的四人缆车下车处等他们了。

只能单独一个人待会儿了啊！好失败！他一边想着一边沿着林道不紧不慢地滑了起来。

四人缆车 其五

“真是受不了啦！日田那个家伙，对前面的人说着可不能走丢了什么的，自己却走丢了！这是要怎样！”

“是什么时候走丢的呢？他应该紧跟在我后面啊……”

“不会有事吧，日田不会还在凸起的坡面那里吧。”

“应该不会。在那里等了那么久，他都没有出现。我觉得他肯定是错过了分岔口，就那样一直滑下去了。我们都在坡面的左边滑的，而那个家伙不是去右边滑了吗？因为那边的粉雪留了下来，感觉非常好。然后，他得意忘形地滑着，一直滑下去了。肯定是这样的。”

“肯定不会有事的，对吧！不会受伤什么的，是吧！因为和我不一样，日田那么厉害。”

“不用担心，应该坐这个缆车上去就会发现他在等我们了，一脸悠闲的样子。”

“那样的话就好了……”

“真是的，那个家伙真是烦死了，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不好好看着就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哈哈！真的是这样。”

“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暴走型吧。”

“反应迟钝啊！不会察言观色的时候也很多——啊！刚想着雾散了，现在竟然下雪了。看样子氛围会越来越好了！”

“今天晚上下雪，明天晴天的话，就太棒了，是吧！”

“嗯……话说有事要想向水城和木元你们报告……也可以说是……想要拜托你们吧。”

“什么啊？突然改口这样说。”

“事实上，我们决定结婚了。”

“哎？我们？我们是谁？莫非，你们两个？”

“嗯，是的。”

“哎？开玩笑吧？真的？”

“对不起，秋菜。虽然一直没有和你说，但是这是真的。”

“哎？是真的吗？虽说很吃惊，但我一直觉得会不会是这样的呢来着。”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在远处看到过你们两个人单独待在前台，不由得这么觉得，莫非是这样的？但是，太好了，太好了，恭喜！”

“谢谢！”

“麻穗，恭喜！”

“谢谢！”

“然后，想拜托两位的就是，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去婚礼中心，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啊啊，这样啊！在咱们酒店举行婚礼啊，好啊！当然了，是吧？”

“我也觉得没问题，嗯，这样啊。”

“拜托了。”

“但是，果然还是好惊讶！没想到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真是服了！”

“你们两个，还没说这个吗？”

“啊？什么？什么意思？”

“啊.....刚刚听他说，你们两个在交往.....”

“哎？麻穗你怎么知道？”

“嘻嘻，听日田说的。”

“这样啊！对不起。”

“土屋你不需要道歉啊！日田那个家伙，嘴还真快！”

“那，怎么样了啊？还没考虑结婚什么的吗？”

“月村，你还真是步步紧逼啊！是因为你要成为有妇之夫了，所以想要同伴吗？”

“不是那样啊.....”

“我们还没说过结婚的事哦。”

“是啊，嗯，慢慢地就会考虑的吧？”

“哎？怎么？难道我说的是别人的事吗？”

“不.....算了.....今天就别说了，说说月村和土屋吧。我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哦，也就是说，日田又要被甩了啊？”

“哎？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家伙喜欢土屋啊！”

“哎，这样啊？”

“看他一眼就知道了，是吧？”

“我也在猜会不会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才稍微戏弄了他一下，在他面前表现出一副对土屋有

意思的样子。然后，他一下子就急了，还真是简单易懂啊！”

“什么啊！原来是这样啊！”

“木元，莫非你怀疑我了？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对土屋有意思啊？差不多就行了啊！我可没轻浮到这种地步。”

“也说不上怀疑……”

“哼，知道了。还有，日田那个家伙向土屋告发我们了吧。土屋，那个家伙说我什么了？”

“嗯……下手很快。已经瞄准我了，让我最好小心点什么的……”

“果然是这样！但他自己又怎样啊！”

“日田说我对他来说是重要的晚辈，宝贵的朋友。因此，完全不用担心。”

“哈哈！那是什么意思！”

“喂！别摇晃缆车了啊！”

“什么重要的晚辈，宝贵的朋友！他明明是完全喜欢上你了。知道了你们结婚的事的话，他肯定会很受打击吧。”

“我也这样想，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日田说才好了。”

“总之，在这次的旅行中就暂且保密吧。如果有人心情低落的话，连我都会觉得郁闷了。但是，他也很不好受啊。是啊是啊，他又被甩了啊。”

“水城，刚才也这样说了吧！又……怎么回事呢？”

“因为那个家伙也被木元甩了。”

“哎？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吗？秋菜。”

“嗯，虽然没有正式表白。”

“邀请木元两个人单独去旅行了啊，和表白也差不多了吧。所以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只告诉了他自己。因为如果他不彻底放弃的话，就难办了。”

“这样啊……”

“日田，好可怜啊！”

“好可怜！土屋你也说得好冷漠啊，自己也突然这么说。”

“我并没有被表白啊！日田早点遇到一个好人，找到幸福就好了。”

“没事的！因为他转变很快的。话说，那边的那个，不是日田吗？”

“哎？啊！是啊，日田。他果然先上来了。”

“悠闲地挥着手，我们也挥挥手吧！喂！日田，你又被甩了啊！”

“日田，不好意思，我们要结婚了！”

“对不起！”

“虽然他听不见，但你们还真是过分啊！他太可怜了，我都要哭了。”

“你们，都知道了吧！明白了吧！这件事到此结束了啊！”

“是！”“是！”“明白！”

求婚大作战

1

看了一下表，发现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水城直也吃着毛豆喝啤酒，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电视。屏幕上，喜剧演员正在玩弄着倒装句。

这是他工作的地方——都市酒店，附近的一家套餐饮食店，他下班回去的时候经常会来这里。但是，今天晚上他在这里是在等待一个人。

哗啦一声推拉门开了，那张已经看腻了的脸出现了。日田荣介像在做“对不起”一样，手呈刀状在脸前切了一下，向水城的桌子走了过来。解下了围在脖子上的围巾，脱下夹克上衣以后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老板娘走了过来，日田点了啤酒和几个下酒菜。

“整理发票花费了点时间，今天的销售额很大。”日田解释着迟到的理由。他和水城在同一家酒店工作，在餐饮部，现在的工作地点是酒店的日本料理店。

“肯定特别忙吧？我们这边也是，三月份的送别会啊四月份的迎新会啊什么的，预约多得应付不过来，上司每天挖苦我们。”

水城在宴会部，以前曾是婚礼中心的负责人，现在主要负责企业活动。

老板娘拿来了啤酒和杯子。水城一边向日田手里的杯子里倒啤酒，一边问道：“话说，你有什么事要说啊？”

“嗯……事实上，”日田喝着啤酒，咽下去以后他意气风发地说，“我觉得到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什么？”

听了水城的回复，日田好像在说“你真不懂我”一样皱着眉头。

“当然是结婚啊！结婚。”

“什么？”水城拿着杯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日田，“对方是和你在一起工作的桥本吗？”

“必须的！”

“哎？”水城说道，“好快啊！”

“是吗？”

“你和桥本开始交往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吧！这不是才只过去了三个月吗？”

“确实，这么说的话，才只过去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这么快就要做出决定了吗？不觉得太急了吗？”

“我和你不一样啊！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还无法做出决定。真理解不了。”

“在一起一年很正常吧！对方也很谨慎。总之，因为经历的事太多了。”

水城的女朋友木元秋菜也在宴会部，每天在婚礼中心为许多情侣提供建议。

“不是有句话说，好事不宜迟嘛。”日田将手伸向毛豆，“她也三十几岁了啊，我觉得她可能已经着急了，所以我想让她安心。”

“嗯……”水城点了一下头，正将杯子递向嘴边的手停了下来。

“想让她安心……也就是说，并不是你们两个人商量好了以后才决定结婚的了？”

“还没有和她说。话说，想和你商量的就是这件事。”日田看了一下周围，放低声调说，“求婚！”

“啊？”

老板娘将饭菜端了过来。等待她将盘子放在桌上的那会儿，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日田有点害羞地一个人笑着。

老板娘离开了以后，水城拿起了卫生筷子：“什么意思，求婚？”

“就是说，”日田将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我打算最近求婚。这么重要的事，所以我想导演一场独具创新的方式。不想只说‘和我结婚吧’之类的。”

“独具创新的方式啊！比如说什么样的？”

日田噘了噘嘴。

“不就是因为想不出来，才想着找你商量的吗？你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水城夹在筷子里的生鱼片差点掉下去。

“这种事当然是要你自己去想啊！”

“我想了，但怎么也想不出好的创意。你在婚礼中心待过，总知道一个两个有趣的事例吧！”

“没有这回事！我也不会问‘你是怎么求婚的’这样的问题吧。”他将生鱼片放进了嘴里。这家店的生鱼片一直新鲜又好吃。

他看着生鱼片的配菜突然有了想法。

“你看这样怎么样？带她去法国餐厅约会，点全套晚餐。吃饭过程中，完全不提结婚，亮点是最后的甜点。她正要去吃的时候，从甜点中突然冒出一个戒指来。她肯定会大吃一惊，又吃惊又感动。事先拜托好店里的话，这个也并不难做。怎么样，不错吧！”

但是，日田一脸发愁的样子，叉着胳膊思索着。

“怎么了？有什么不满意的吗？”水城问。

“万一，”日田说，“她把戒指和甜点一起吃下去了就不好了。”

水城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会发生那么愚蠢的事吗？”

“即使没吃下去，牙也有可能随着咀嚼的节奏被硌坏。”日田用双手在胸前打了个大大的叉号。

“我觉得你想多了。”

“而且这个冲击力太弱了，没有冲击力更强一点的建议吗？”

“冲击力啊。”水城在他负责婚礼时候的记忆里探索着，想到了一件事，“对了，搬家吧！”

“搬家？为什么？”

“搬家的那天，她也会去帮忙。然后，到了搬去的新家发现，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家电和家具。也就是说，那个房间，是你们两个人结婚后的新家！这个冲击力强吧！”

日田眨了眨眼。“确实是。”

“但是，万一她不喜欢那个房间的话该怎么办呢？还得再搬一次家。”

“这点事儿你就让她忍一下啊。”

“这怎么能行？难得的新婚生活。”

“真麻烦！”水城皱眉蹙眼地说，“好！那么先定地点吧！充满你们两个人的回忆的地点会比较好，虽然比较俗套，但女人就喜欢这个。”

“充满回忆的场所啊！”日田向远方看去，“哪里好呢？”

“你们两个人没有单独去旅行过吗？”

“这样的话，”日田叉着胳膊，“里泽温泉吧！开始交往的时候去过。”

“里泽？嗯嗯，说起来对方也说过单板滑雪什么的，厉害吗？”

“马马虎虎吧。”

水城和日田都很喜欢单板滑雪，一个季节总会一起去几次。

“那么，这样怎么样？去里泽温泉单板滑雪旅行，在雪地上求婚。不错，也很浪漫！好，就这么定了。加油！”水城拿起了水杯，打算干杯。

“等一下，就只是这样？”

“只是哪样？”

“我是问只是在滑雪场上求婚吗？”

“不满意吗？”

“虽然很浪漫，但没有戏剧性。我想要能让她感到惊喜的，剧情不可思议地急转直下，吓她一跳。”

“贪得无厌的家伙。”水城将拿起的杯子又放了回去。

“必须的啊，毕竟一生只有一次。赶紧帮我想想嘛，这次我请客。”

“真拿你没办法。”

水城又开始皱眉蹙眼地思考，心想：无论如何都要帮他一把。虽然日田是他进入公司以后关系最好的朋友，但不只是因为这个。

日田是个不错的人，但不招女孩子喜欢，但也并不是招她们讨厌。“作为一个人来说很喜欢他，作为朋友也是超棒的”之类的，貌似大家是这样说的。事实上，水城的女朋友秋菜也曾经甩过日田。用她的话说，好像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觉得他作为恋人是难以想象的”。

这样的日田，好不容易交到的女朋友就是桥本。她是去年四月份作为合同职员进入公司的，长得还蛮漂亮。尽管她以前从事的是其他领域建筑相关的工作，但据说她也有餐饮业的经验什么的，就被分配在了餐饮部。因此，两个人便相识了。

虽然水城没怎么提过，貌似秋菜和桥本两个人同岁，虽然工作岗位

不一样，但两个人关系貌似还不错。秋菜曾经说过：“桥本可靠又沉稳，说不定很适合暴走型的日田。”

如果错过了这么好的对象的话，就不知道他的爱情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到访了。所以，无论如何都想让他求婚成功。

虽然话是这样说，但什么惊喜啊、急转直下啊，好难办！

水城将杯子里的啤酒喝完，若无其事地向墙上的电视看去。正在放着以前的黑白电影，放的是《月光假面》。“像风一样而来，像风一样而去的月光假面会是谁呢”，这句歌词出现在了自动反射式幻灯机上。

水城灵机一动，拍了下桌子。

“我有主意了！”

2

在套餐饮食店商量之后的后一周的周末，里泽温泉滑雪场正如天气预报所说的那样下雪了。而且，天很阴沉，好像是要不断下下去的节奏。

“不是很适合你吗？这个滑雪服。”水城看着日田说。他穿的不是自己的滑雪服，而是租来的。

“这样的话，就不会发现是我了，是吧？”日田问。

“绝对没问题！”水城肯定地说。

日田戴着防护帽，还有防风镜和面罩。即使是和他很熟悉的人，也不会看出来是他吧。

他们两个人都背着大型背包，上面挂着未开发地区专用的雪杖以及雪靴。这样的行头，任谁看到都会觉得他们要去未开发地区旅行。

铃声从水城的单板滑雪服里传了出来，他从兜里拿出手机，发现是秋菜打来的电话。

“喂！你好。”

“水城？我是秋菜，现在什么情况？”

“刚刚到滑雪场买好缆车券，你那边怎么样？”

“我们正在缆车下车处旁边的咖啡厅休息，现在月村和麻穗正陪桥本聊天。”

“这样啊！她没怀疑什么吧？”

“完全没有，很正常，玩得很开心。”

“好！你们就保持这种状态一起滑吧。我和日田去X地看一下，完了和你联系。”

“收到！”

水城挂断电话，将手机放进兜里以后向日田看去：“桥本好像和他们在一起。”

日田微微点了点头。完全看不懂这家伙的表情，但感觉从中透出了紧张的气息。水城苦笑了一下。

“干吗？怎么了？莫非你害怕了？”

“不，不是这样的，我在想着会不会……真的会顺利吗？”说话的语气也比往常要僵硬。

“没问题的！这是经过我们千锤百炼的作战计划。而且，天气也和预测的一样。肯定会顺利的，打起精神来啊！”水城轻轻地拍了拍日田的肩膀。

两个人坐上了缆车，幸运的是没有其他人一起乘坐，他们可以尽情地召开作战会议。

“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都来帮忙。”摘下防风镜和面罩后，日田罕见地说了句见外的客套话。

“事到如今，说什么呢？说想给她急转直下的惊喜的人可是你啊！所以我才想出了这个计划的，不是吗？”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大。木元就不用说了，连月村他们也来帮忙……”

“不要介意！说了这次的计划以后，秋菜特别起劲，月村他们也是。倒不如说是他们觉得特别好玩儿，所以不要介意了！”

真的是这样。秋菜他们可以说一听到这次的计划，马上就兴奋了起来，变得躁动不安。

“那天日田会求婚吧？我可不能袖手旁观。如果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话，一定全力以赴。”她对水城自信十足地说。

听了她的话，水城将一项重大的使命托付给了秋菜，就是邀请桥本

去单板滑雪旅行，目的地当然就是里泽温泉滑雪场。但是，她们的关系还没有亲近到成为好友的地步。这样，两个女性单独旅行就太不自然了。所以，就跟以前的玩伴月村他们夫妇俩也打了声招呼。他们两个都和水城在同一家酒店，在住宿部。听说情况以后，他们两个也都干劲十足地答应了来帮忙。

听了秋菜的邀请，桥本貌似稍微有点疑惑，但最终还是点头同意了，秋菜说她也不清楚桥本在疑惑什么。但是，据刚刚的电话说，桥本也玩得很开心。因此，可以说她也不是没有兴致吧。

总之，到现在为止计划一切顺利。但是，接下来才是关键。

从缆车里向外看去，细细的雪依然在下着。里泽温泉的滑雪场非常宽阔，每次来都会心生佩服。

“氛围真好啊！今天不管在哪儿滑都会感觉非常棒吧！”水城看着在雪道上滑行的单板和双板滑雪者说。

“不好意思啊！在这样的日子里，你们肯定想丢下我，然后尽情地去享受粉雪吧？”日田一脸抱歉的样子。

“你说什么呢？不正是这样的天气才和今天的计划相匹配吗？雪面冻得像冰一样的话，可就不行了。”

“这个倒是。”

“尽情享受粉雪的快乐就暂定在明天吧！大家玩得开心不就好了吗？桥本也一起。”

“嗯，是啊！”日田把表情放松了下来点头说，满面笑容完全无法控制。

“但是，你竟然要结婚了，”水城又看了一眼他朋友的脸，“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被你赶到前头。”

“不是你一直在把结婚往后推吗？差不多快点做出决定吧！木元太可怜了。”

“干吗啊？这是。都还没有听到求婚的答复，就摆出一脸前辈的样

子啊？”水城说，“但是，你有自信她会点头同意的吧？”

“会怎样呢？也许她会说‘让我稍微想一下’之类的。”

“就是为了不让她那么说，才特地安排了这次的惊喜。又惊讶又感动，她肯定会点头同意的，不要担心。”水城拍了拍朋友的膝盖。

“这样的话就好了。”日田的表情可以说悠闲和不安参半。

“我不是太了解桥本，你们相遇的时候，她没有男朋友吗？”

听了水城的提问，日田点了点头。

“我觉得没有，我偶然听到过她和之前的男朋友分手好像已经半年多了，据说这好像也是她下定决心换工作的契机。但是并没有听说过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日田继续说。

“这样就好。她已经三十岁了，到这个年龄的话，肯定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以前的事什么的就不要去挖掘了。”

“嗯，我知道。”日田戴上了防风镜。是因为终点已经很近了吧。

水城又低头看了一眼滑雪场，与正在滑行的滑雪者们相反，一个雪地车正在雪道上逆行着。虽然司机看着像是巡视队员，但后面还坐着一个一般游客模样的男人。可能是上面有人受伤了，因此一起来的人下来联系了巡视队员，现在正在一起返回出事现场吧。虽然滑雪场是个让人愉快地方，但同时也是个危险的场所。水城想：我们也要多加小心啊！求婚大作战发生突变，扯上意外事故的话就悲惨至极了。

3

缆车到达下车处了，紧挨着就是咖啡厅。透过窗户向里面看去，大部分客人都是欧洲或美国人，并没有看到秋菜他们的身影。他们已经去滑雪了吧。

外面雪已经下得越来越大了，纤细干爽的雪瞬间将所有的东西都染成了白色。照这个趋势下去，到晚上恐怕会积数十厘米深。

“这个家伙很期待明天啊！”水城一边扣上固定器一边说，“应该是风和日丽粉雪漫山的好天气。早点起来，三对情侣一起尽情地滑吧！”

“好啊！如果不是两对情侣和一个失恋的男人就好了。”

“说什么呢？你可都写在脸上了‘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看不见脸吧！”

“嗯，写在防风镜上了。”

日田嘿嘿嘿地笑了，看来是他说中了。

两个人穿戴好了固定器。这时，听到机动车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传了过来，而且正在不断靠近。雪地车在旁边停了下来。就是刚才在缆车上看到的那个雪地车，开车的是巡视队员，一名穿着藏青色滑雪服一般游客模样的男人坐在后面，车上面还放着滑雪板。

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环顾了一下四周以后，对坐在司机座位上的巡视队员说了些什么。巡视队员点了点头，重新启动了雪地车。眼看着他们不断变小，最终完全看不见了。

水城一边想着是怎么回事呢，一边对日田说：“那么，出发吧！”

好，日田用手示意到。

两个人轻快地滑了起来。飞快地穿过美丽的压实的雪坡面以后，进

入了从主赛道分支出去的林道。从这里开始就是这次计划的关键。

里泽温泉滑雪场的广阔在日本是屈指可数的。据说一天之内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体验完所有的雪道的，最少需要两天。因此，把握整个滑雪场的位置关系是十分困难的。用一句话说就是，非常容易迷路，单单错过一个交叉口，就会到达完全不同的地方。而且，这个滑雪场尽是这样的交叉口，甚至来过这里很多次的人都发生过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情況。

水城和日田一边谨慎地盯着这些这样的交叉口，一边向目的地前进。如果自己在这里走丢了的话就太糟糕了。

两个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放眼望去，白色的雪原无边无际，而且还是即使是初学者也会想快速滑行的缓坡面。

“哇，像预期的一样，雪积地真厚。”水城说着环视了一下四周。因为很平坦，所以与其他的坡面相比，雪更容易堆积。

“毫无痕迹！”日田说，“果然像是谁都没有来过。”

“正常的话不会有人来吧。平常都已经很费力了，积雪深到这个程度的话无疑会下地狱的。”

“会发生什么事呢？”

“嗯，大致能够想象得到，总之去看看吧。”

“好！”

他们两个人滑了起来。虽然很平坦，但勉强也有些坡度，所以滑雪板还是可以前进的。在新雪里滑行特有的飘浮感着实很舒服。

但是，在这里滑过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个陷阱。

预想的事果然发生了，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道路的宽度不断变窄，坡度也慢慢消失了。不一会儿，滑雪板就开始向深深的雪里下沉，最终完全停了下来。

两个人将双脚上的固定器解了下来。如果只是因为沒有坡度而无法

前进的话，还可以只将后脚的固定器解下来用滑冰式滑雪前进。但是雪积得这么厚的话，那样几乎也是行不通的。不管怎么说，雪差不多都到膝盖以上了。

“哈哈，正如预想的那样啊！”水城一边笑，一边将大型背包从背后拿了下来，“这家伙要受罪了啊！”

“在这种地方进退不得的话，肯定会很害怕吧！”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水城拿出手机给秋菜打了电话。但可能是正在滑雪吧，她没有接，不一会儿就切换到了电话留言模式。

“嗯，是我。我们已经到X地了。应该说是不出所料呢，还是说是超乎想象呢，总之盖得非常好。我们已经在准备了，你那边方便的时候开启作战计划就好了，那时候记得和我联系。拜托！”留言以后她挂断了电话。

“现在她们在哪一片滑呢？”日田问。

“应该在绕着山顶缆车来回转吧！但是听到刚刚的留言以后，她们应该很快就下来了，赶紧准备吧！”水城将挂在大型背包上的雪靴拿了下来。

“顺利的话就好了。”日田在旁边毫无自信地说着，也开始将雪靴套在靴子上。

“会顺利的，不可能不顺利的。”水城穿好雪靴后站起来向前方看去。雪依然下得很大，视线不是太好，但可以确定的是哪里都没有人影。

他们两个人所待的地方并不是滑雪场的场外或者什么的，确实确实是正规的林道，但这里空无一人是有原因的。事实上从这里往前也是一马平川，平坦的道路一直延伸。即使是在压实雪的状态下，双板滑雪者也必须要不断划动双手里的雪杖，单板滑雪者就不得不拼命地用滑冰式滑雪前进了。这段距离还长得让人绝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气愤地查一下雪道示意图的话，就会发现那里用小字做着这样的标记。“林道

（超缓坡面。注意）”……

对，这里就是千变万化富于活力，从初学者到专业双板、单板滑雪者都可以尽情玩乐的里泽温泉滑雪场里最大的危险区，一旦迷路便无法逃出的“魔之缓坡林道”，是清楚滑雪场的布局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设法避开的雪道。

考虑这次在这个滑雪场进行惊喜式求婚的时候，浮现在水城的脑海中的便是这个林道。

作战计划是这样的。秋菜和月村夫妇两合谋，滑向这个林道。然后途中，他们分别藏在雪道的分岔口处，不一会儿只剩孤身一人的桥本就会着急吧，肯定会觉得自己和大家走散了。但也不能停着，就只好往前走。这样，一会儿就会进入这个“魔之缓坡林道”。

过不了多久，桥本也会像水城他们一样停下来，然后她就会想着解下后脚的固定器进行滑冰式滑雪吧。但是，雪很深，滑雪板会陷下去无法顺利前进。这样的超缓坡面，无限延伸。终于疲惫不堪，她就会想：谁来帮帮我，拉我一下啊？

这时两个不曾相识的滑雪者便出现了。像去未开发地区旅行之类的回来了一样，背着挂着滑雪板的大型背包，拿着未开发地区专用的雪杖，脚上穿着雪鞋慢慢地走着。看到在雪中进退不得的桥本，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停了下来，然后像说“请”那样递出雪杖。已经累得无法动弹的桥本，会觉得这是雪中送炭吧！她一抓住雪杖，男人就强有力地开始前进。这样她便从在深雪中移动的辛苦中解放了出来，可以轻松地滑行了。

不一会儿，“魔之缓坡林道”便到达了终点，从这里开始就可以滑行了。她向拉她的神秘人物表示感谢，这时在这里对方第一次发出了声音。

“接下来要不要也一直跟着我走下去呢？”

桥本一定会因为这个耳熟的声音而感到疑惑，但是并不能给她思考的时间。抓住这个时机立马摘下防风镜和面罩，亮明真身。

她肯定会很惊讶吧！觉得不曾相识的男人，事实上是自己正在交往

的恋人日田荣介！她肯定不会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对着混乱的桥本，日田不失时机地从怀里拿出戒指。

“我会拉着你的，希望你跟我走下去，直到永远。”

到这里，桥本应该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现在自己正处于决定命运的重要时刻。

费尽心思地为自己特意安排了这样的方式，没有女人不会被打动吧！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接过戒指。为了拍下这一戏剧性的场面，水城的防护帽里还装着照相机。

“真不愧是我的创意！”水城自我夸赞着，虽然是看着套餐饮食店里电视上月光假面的画面才想到的……

手机发出了铃声，应该是秋菜吧，看样子作战计划终于要开始了。

确认了一下是秋菜打来的电话以后，水城按下了接听键。

“是我，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化……”

“怎么了？”

“桥本不见了。”

4

“在哪儿不见的？”水城问。

“不知道。我们和她拉开了距离，一个一个地藏了起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连桥本也消失了。”

“怎么回事啊？话说，你们不是沿着一条道滑的吗？”

“是这样的，但她还是消失了。说不定是为了赶上我们，在哪里抄近路了。”

她们滑的那条林道像爬蔓植物的蔓茎一样极其弯曲，确实有几个可以抄近道的地方。

“给她打个电话试试，看怎么样？”

“不行，她把手机放在旅店了。水城你说的，为了增加她单独一个人时候的孤独感，不可以让她拿手机。所以，我告诉她‘如果丢了就不好了，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拿了’，她应该是放在包里了。”

水城皱了皱眉，他确实发出过这样的指示。

“没办法了，总之我们几个先集合吧。我们这就回去，在这条林道的入口附近等我们。”

“知道了。”

挂断电话后，他向日田说明了一下情况。

“发生了这种事……去哪里了呢？”日田担心地歪着头。

“她对这个对滑雪场很熟悉吗？”

“不可能。她之前和我一起来的时候，说是第一次来。”

“那她不应该会抄近道什么的啊，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暂且沿着来时的路折回了。雪依然一个劲儿地下着，如果没有雪靴的话，应该根本就没法走吧！

林道逐渐变成了缓上坡，可以看到秋菜和月村夫妇就在这个坡面的上边，他们正挥着手，好像是注意到了水城他们。

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水城一下子坐了下来，真的是累坏了。

“叫你们三个人来都有什么用！怎么能把最要紧的目标搞丢呢！”虽然想着抱怨也没有用，但还是忍不住发牢骚。

“对不起，我们也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月村抱歉地说。

“对不起！”他的老婆麻穗也道歉说。声调听上去很轻快，这是她的常态。

“总之，现在只能找了。”秋菜说。

“是啊，但是，去哪里找呢？”

“在等你们两个的时候，我们三个商量了一下，如果她抄近路了的话，会不会是朝着专业A雪道的方向去了呢？”秋菜打开雪道示意图，用手指着说。

“专业A？”水城盯着雪道示意图，“确实不能排除这个可能，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她选择了一条‘如果不是对这个滑雪场的布局非常熟悉的人，便不会选择的雪道’啊！据日田所说，这是她第二次来这里。”

“但是，也只能想到这个了。”

“但是，嗯……”月村麻穗开口了。

“我觉得，会不会是桥本对这个滑雪场很熟悉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去最近的洗手间应该乘坐哪个缆车什么的，她知道得非常清楚哦。我觉得她好像不是第二次来。”

水城看了一下日田，他正默默地思索着。

“怎么办？”秋菜问。水城没有回答，一会儿日田开口了。

“因为也没有其他选择，那么向着专业A雪道出发吧！”

水城也没有提出异议。他将大型背包拿下来，取下了滑雪板。

五个人向着专业A雪道滑了起来。由于雪一直下着，前面的人滑行过的痕迹都被覆盖消失了，无论走到哪里，雪面都很平坦光滑。但现在不是享受这个时候。

不一会儿出现了一个分岔口。直行呢？还是进入旁边的林道呢？不管选哪一个都会达到专业A雪道。他们在这里停了下来。

“分成两队吧！”日田提议说。

“是啊！我们直行，秋菜你们去林道。”

“不，”日田对水城的意见提出反对，“我们去林道吧。”

他的语气里异常地充满了坚信的感觉，“这样会比较好吗？”水城问。

“不知道，但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嗯。”水城点了点头后，看了下秋菜，“那就这么定了，拜托大家了。”

“知道了！”秋菜说完后就出发了，月村夫妇也跟着出发了。

“走吧！”日田滑了起来。

两个人在狭窄的林道上前进着，前面没有一个人影。

日田突然停了下来，盯着旁边的积雪，高度有一米左右。

“怎么了？”水城问。

日田微微扬起下巴示意道：“有人进去过的痕迹。”

水城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发现确实雪面上有被踩踏过的痕迹，前方也开始出现滑雪板的痕迹，是谁从那里滑下去了呢？

“这里是鲜为人知的好地方啊。”日田说，“因为压雪车进不去。雪积成这样的话入口就找不见了，但是它的下面确实确实是雪道。”

“这个我知道啊，你是想说她从这里下去了吗？”

“之前我们两个人来的时候，从这里穿过去了。然后她突然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那时不像现在一样下着雪，可以看到坡面的下面。问她怎么了，虽然她只是说‘景色太美了，所以看呆了’，但或许是有原因的吧。”

“原因？”

“不知道，但是感觉稍微有点奇怪。”

水城心里琢磨着：日田是因为惦记着那件事，所以刚才才选择了这条林道的吗？

日田开始解固定器，看上去像是要走这条雪道试试的样子。虽然觉得桥本进入这里的可能性很低，但水城还是照做了。

抱着滑雪板，在深到大腿处的积雪中前进着。终于看到坡面了，毫无痕迹的粉雪王国完美地向前延伸着。如果不是这种状况的话，他们一定会欣喜若狂地翩翩起舞。

“啊，”日田出声说，“那里有人。”

向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坡面的中部有个红色的东西。因为它像虫子一样蠕动着，应该是个人吧！看上去像是被雪埋住了无法动弹一样。

“是她的滑雪服，没错，帽子也是她的。”说着日田开始穿戴固定器。

两个人一起滑了过去，走近看发现果然是桥本。把防风镜放到额头

上可能是因为雪中不断挣扎，然后热了吧。这附近的雪尤其深，足足要到腰上了。即使想站起来，胳膊还是不断地陷进去，完全无计可施。

注意到他们两个人后桥本非常不好意思的样子，涨红的脸上浮现出看僵硬的笑容：“在这种地方跌倒了……”

日田沉默着从大型背包上拿下雪杖，把它拉长，向她递了过去。“啊，谢谢！”她抓住雪杖。突然出现的救世主会是谁呢？她当然还没有发现。

水城发现了日田的目的。他准备平安地把她救出来以后，亮明真身再向她求婚。真是天助我也！这不是比当初的计划更有戏剧性了吗？水城悄悄地打开了照相机的开关，可不能错过这么关键的场面。

被日田拉着，桥本总算站起来了。滑雪板已经开始滑了，她就那样慢慢地顺着坡面滑了下去。

为了追上她，日田也滑了起来。水城也跟着滑了起来。

直到平整的斜坡，桥本才停了下来，像是在等他们两个人一样。日田不断向她靠近，看着他的背影，水城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决定命运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

“谢谢你，真的帮了大忙了！”桥本摘下防风镜，向日田低头致谢道。

日田点了点头，将手放在了面罩上。终于要亮明真身了！

这时，从坡面的下面传来了机动车的声音。一看，发现是一个雪地车正在快速地开过来，车上还是原来说过的那两个人。

看着他们，水城心想：怎么回事啊？

坐在后面座位上的男人突然叫了起来：“美雪！”

那一瞬间，桥本的表情变了，双手吃惊地捂着嘴，眼睛睁得非常大。

雪地车一直开到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才停了下来，坐在后面的男人摘

下防风镜，抱着滑雪板下车了。他的眼睛只看着桥本，好像水城他们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美雪。”他再一次叫道，水城同时想起来了那是桥本的名字，记得汉字确实写作“美雪”。

“广太，”她小声说，“你怎么会在这儿？”

“听由美说，‘美雪好像要和公司的人去里泽温泉’，我很想见你，所以也就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这样的话，你是不会见我的。”

桥本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样，一会儿看看那个男人，一会儿看看雪地车。

“他是个熟人。”那个叫作广太的男人向雪地车回头看了一下说，“来滑了几次，然后就熟悉了起来……然后，跟他说了这次的事，请他帮忙找你。……谢谢你，多亏你了，之后我自己来就好了。”

巡视队员举起一只手，重新发动了雪地车，就那样从坡面上下去了。

目送他离开以后，那个叫作广太的男人转向桥本，放下滑雪板和防风镜，双膝跪在了雪面上。

“美雪，就是你看到的这样！”他在雪面上深深地跪伏了下去，“请回到我身边吧！给我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求你了！”

桥本面对这个突发事件变得说不出话来，吐了几口白气，平复了一下心情以后，动了动嘴唇。

“说什么呢？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吧！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

“当然知道，我知道我犯了大错，真是太愚蠢了。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和她什么都没有。”

“那是因为碰巧在缆车上碰到我了，对吧！如果没碰上的话，会怎样啊？还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吗？”

“这个……如果这样说的话，我确实无法狡辩。但什么都没有也是

事实。”

“我想说的是，不是说那个，你确实是背叛我了吧！”桥本的声音回响着，情绪好像非常激动。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自己只能道歉。而且，我发誓，我从今后绝不再出轨！”

“这种事根本没法相信。你知道我受伤有多么严重吗？想着和广太从事同一个行业的话，说不定在哪里会见面，连工作都换了啊！”桥本的声音里混杂着流泪的语调。事实上，她的脸颊已经湿润了。

“这件事也从由美那里听说了。我真的觉得特别惭愧！一直在自我反省！”

“这样的话，嘴上说多少遍都行！”

“我不骗你！”说着那个男人揪下头上的帽子。

水城差点叫出声来，因为那个男人是和尚头！好像是刚剃的，还泛着青。

“我不觉得做这种事就会得到你的原谅。虽然你可能觉得变成光头又怎么样，但我觉得至少用什么形式证明才行……”

真是出乎她的意料了吧，桥本惊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沉默无语的时间就这样流过，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下来。一阵风吹过，细雪飘扬飞舞起来。

终于，桥本慢慢地移动了起来。解下固定器靠近那个男人，从他手里拿过帽子戴在了他的和尚头上：“会感冒的哦。”语气和之前完全不同，非常温柔。

“美雪。”那个男人抬起头。

“我曾经想着不再来这个滑雪场了。”桥本说，“因为现在在交往的男朋友的邀请，年末的时候来了。然后发现依然还是老想起广太，两个人经常来这个粉雪天堂一样的好地方滑雪什么的。”

那个男人眨了眨眼：“你已经有了在交往的男朋友了啊？”

“嗯，但是没关系。他是一个非常体贴人心的人，老老实实在情告诉他的话，我觉得他会明白的。而且，我和他也还什么都没有发生，来这里的时候也是当天回去的。”

“哎？”水城看了一下伫立在旁边的日田，还什么都没有发生啊……

日田像僵住了一样，一动不动。

“那么，你会和我和好吗？”那个男人问。

桥本微笑着点了点头：“但是，没有下一次了啊！”

“美雪！”那个叫作广太的男人紧紧地抱住了她，“回到东京以后直接去结婚登记处吧！结婚吧！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

她也相应地用双手抱住了他的身体：“嗯，好开心！”

水城差点晕倒在地上。这是什么剧情？本应该是日田求婚的，却被突然飞来的男人抢先了。而且，她还接受了他。

日田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完全看不到脸。水城刚这样想着，突然身边传了啪啪啪啪的干脆的声音。他不假思索地看了过去。

难以置信！日田正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拍手。

水城惊讶地看着他，然后日田对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这样就好了”一样……

多么可歌可泣啊！

自己这个善良的朋友，正在为他爱的女人的幸福而祝福。

水城也慢慢地拍了拍手。他也只能这样做了。

桥本像恢复了自我一样，离开了他的身体，也许是终于意识到旁边还有其他人了。

“公司的人？”那个叫作广太的男人问。

“不是，”桥本摇了摇头，“我被埋在雪里了，他们救了我。”

“这个啊！非常谢谢你们！”夺走了桥本的广太对被夺走桥本的日田表示感谢说。

日田默不作声地点着头，甚至可以看出他好像在说“恭喜你，太好了”。

“那么，我们走吧。”那个男人对桥本说。“嗯。”桥本回答道。

两个人穿戴好滑雪板，轻快地滑走了。

水城又看了一下日田，在眼前被抢走了恋人的这个朋友依然在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双眼在看什么呢？他的心里充斥着什么样的情感呢？水城根本想象不到，但是.....

今天晚上要始终陪着这个男人，拼命地一直喝到早上，陪他一起尽情地哭泣吧！

滑雪联谊

1

火野桃实从正门处的自动门中穿了过去。

上次来东京都市酒店是什么时候来着？

酒店正门处的大厅宽敞明亮，虽然没有添加特别豪华的装饰，但依然充满了华丽的气氛。

在大厅深处有间城市绿洲一样的咖啡厅。站在入口处看了一圈，发现角落里的座位那边有点动静，桥本美雪站了起来轻轻地挥着手。她没有穿制服，而是穿着平时的衣服。桃实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对不起，等很久了吗？”她一边在对面的位置上坐下一边问。

“没事，我也是刚刚来。”

一个穿黑色长裙的女人走了过来，将盛有水的杯子放在了她们两个人的面前。

“你喝什么？”美雪问。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皇室奶茶吧。”

“那就要那个吧。”

美雪告诉穿长裙的女人说“要两杯皇室奶茶”。

桃实把手伸向水杯，含了口水。她无法正视对方的脸，知道自己紧张的身体都已经僵硬了。

“对不起，让你特意过来。”美雪说，“本应该我去找你的。”

“没事。”她摇了摇头，稍微抬高了一点视线，遇上了美雪的目光又慌忙错开了。

“如果没有这种事的话，也不会有机会像这样在酒店的咖啡厅里喝茶。”桃实说完后，继续环顾着周围，“不过，这个酒店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可以在这种地方工作，真是让人羡慕。”

“我主要是在后面工作，而且桃实工作的地方也非常棒不是吗？我觉得化妆品专柜是百货商场里最耀眼的地方了哦。”

“那只是外表。各种各样的事特别多，也有很多奇怪的客人。”

“酒店也是一样的！”

“哈哈，是啊！肯定是。”

桃实心想：总感觉不太舒服。但是，美雪应该也同样感觉很窘迫吧！

接到美雪打来的电话，是在昨天。看到来电显示，她吓了一跳。她们最后一次通电话，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自那之后一直没有互发过短信，也没有用SNS等聊过天。

“我有话想和你说，我们可以见个面吗？”美雪在电话里问。“好。”桃实回答完以后，美雪说道：“你来定时间和地点吧。”然后，问了美雪工作的地方以后，听到是酒店，桃实便说道“那就在那里见面吧”。

皇室奶茶端上来了，两个人同时拿起了杯子。

“一年没见了呢。”美雪先放下杯子说。

“是啊。”

“你还好吗？”

“嗯，”桃实小声哼了一下后点了点头，“还可以，你呢？”

“嗯，”这次是美雪呢喃着，歪着头回答道，“发生了很多事……

吧。”

“是吧。”桃实推测着，精神方面也好物质方面也好，她受到的伤害应该都要严重得多吧！

“但是呢，”美雪说，“总之，这次也许可以定下来了。”

“什么？”

桃实问完以后，美雪一下子挺直了脊梁骨，投来真诚的目光。

“我要和广太和好了。不如说是，已经和好了，也已经登记结婚了。”

桃实瞪着眼睛说：“这样啊……”

“吃惊吗？这倒也是啊。”

“嗯，但是，我差不多也感觉或许是那样了。如果美雪有话要对我说的话，肯定也就是他的事……”桃实看着白色的茶杯，想起了那天滑雪场的景象。

一年前，桃实有个男朋友。确切地说，应该是她身边有个她认为是她男朋友的男人。受到他的邀请，他们两个人去了里泽温泉滑雪场。在那里偶然遇到的人，就是她高中时代的朋友美雪。但是，偶然并没有就此结束。美雪竟然和与桃实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已经同居了，而且，甚至连举行婚礼的日子都已经定好了。

那个男人就是广太。当然，桃实立即就和他分了手，一个人离开了滑雪场。一段时间以后，接到了美雪的电话，说是与广太的婚约已经解除了。那时候，她们相互约定好彼此不记恨。

“是美雪联系的他吗？”

“他来见我了，到里泽温泉。”美雪放松了一下表情，苦笑说，“把脑袋搞成圆的。”

“哎？脑袋？”

美雪给吃惊的桃实讲起了详细的经过。貌似是广太得到了美雪和同事们一起去滑雪旅行的消息，认为那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便去见了她。

“看着顶着一头泛青的和尚头跪伏在地面上的广太，就觉得是不是也可以和他再次和好呢……”美雪说，表情像是在辩解一样。

“嗯，这样啊。”

“对不起。”

“哎？为什么要道歉呢？我觉得挺好的。我也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

不是在撒谎，对广太的心思什么的，已经一点儿也没有了。甚至可以说连他长什么样，都已经不太能想出来了。到不如说，她一直比较在意的是美雪。虽然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自己确实是他们那样的悲惨局面的诱因。

“你这样说，我也松了一口气。”美雪“呼”地叹了一口气，把茶杯递到了嘴边。

桃实喝着红茶，明白了最终美雪还是忘不了广太。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不会因为只是剃了一下和尚头就原谅他的。头发什么的，过一段时间不就长出来了吗？而且，出轨的男人是不管暴露多少次都不会悔改的。这件事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美雪呢？桃实略微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如果被看作是忌妒什么的话，就事与愿违了。

之后，两个人彼此简单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近况。美雪这个月非常忙，她好像是打算辞去现在的工作，重新回到以前的建筑领域。貌似是因为如果有了孩子，那边会比较容易通融。

“桃实身边没有什么合适的人吗？”话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雪问道，她似乎一直在纠结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合适。

“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最近也没有人邀请我去参加联谊。”

她想到：最后一次就是与广太相遇的那次联谊吧。

“这样的话，现在有一个联谊。”说着美雪从旁边的包里拿出一张纸，像是广告宣传页的样子。

桃实接过去看了一眼：“滑雪联谊？”

“就刚才，我工作的地方的同事给我的。主办方是熟人，好像在招募参加人员。虽然你可能也没有兴趣……”

“嗯。”

宣传页上写着：

滑雪场上充满了邂逅，通过滑雪来寻找新的恋情吧！

貌似滑雪联谊是指以滑雪场为舞台的联谊。

看到地点，她“啊”地叫了出来。

“怎么了？”美雪问。

桃实指着宣传页的一个地方说：“会场是里泽温泉滑雪场啊。”

美雪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样啊。对不起，我没有仔细看。很不舒服吧，把它扔了吧！”

桃实苦笑着将宣传页折叠了起来：“看起来好像很有趣，我收下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而且那个滑雪场也并没有成为我的心理障碍。”

“那就好。”

约定好近期再见面一起喝酒以后，两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桃实独自走向了酒店正门，将坚持要埋单的美雪留在了收银台……

2

里泽温泉滑雪场，上午十点差一刻。

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缆车券售票处，写着“滑雪联谊参加人员请到这边”的牌子便映入了眼帘。在它旁边的柜台貌似便是接待处。参加人员的队伍已经排了起来。

“哎呀哎呀，竟然真的来了！我真可以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桃实远远地看着队伍说。

“说什么扫兴话呢！可是桃实你说的‘我会保护你的，陪我一起去吧’，所以你稍微打起点精神来嘛！”在旁边发牢骚的是工作中的同事山本弥生。

“我都说了多少次！我是一时冲动才报了名的啊！当时喝醉了。”

“既然来了，就好好玩儿吧！快点，走吧！”弥生先迈出了脚步。

在接待处办好了手续，拿到了缆车券以及作为滑雪联谊参加人员标记的缆车券卡套。

“总觉得心扑通扑通直跳！这种氛围，好久没有体验过了。”弥生一边将卡套戴在胳膊上，一边说。

“会来些什么样的人呢？虽然没抱太大希望。”桃实环顾了一下旁边那些她觉得是参加人员的人们。

自不必说，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双板滑雪服或者单板滑雪服的打扮，非常不容易看清体形。因为戴着防风镜和面罩，脸基本也都被盖住了。虽然大家都是这样，但这完全就是个假面舞会啊？

正这样想着，忽然听到了扬声器打开的声音，不一会儿就有一个手里拿着麦克风的男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早上好！参加滑雪联谊的各位，欢迎你们来到里泽温泉滑雪场。为了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充足的雪，恭候大家的到来。雪的质量非常

好，天气也非常好，大家的心情呢？”他的情绪突然高涨了起来，递出麦克风。

“非常好……”含有困惑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了出来，手拿麦克风的那个男人皱了下眉。

“怎么回事啊？这么没精打采。这样的话，可不会有称心如意的邂逅哦！再来一次，这次可要加油啊！雪的质量非常好，天气也非常好，大家的心情呢？”

“非常好。”这次声音稍微大了一点。

“还是有点不太够。再来一次！里泽温泉，雪的质量非常好，天气也非常好，参加滑雪联谊的各位的心情呢？”

“非常好！”这次成了夹杂着大喊声的大合唱，手拿麦克风的那个男人也像满意了一样使劲儿地点着头。

“真受不了，果然是这种感觉啊！”桃实发自内心地感到厌烦。她远离这种活动的理由之一就是她讨厌极了这种被主办方鼓动的感觉，虽然年轻的时候并不抵触。

手拿麦克风的那个男人简单地描述了一下今天的安排以后，开始说明滑雪联谊的规则。但也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内容。比如，滑行要遵守规则，发现中意的人以后可以毫不犹豫地发起进攻，即使被甩了也不要因此而讨厌滑雪之类的。

恰到好处地开着玩笑。

“最后，今天祝大家玩得愉快！”和这句台词一起，那个男人也退场了。

接着，出现了几个工作人员，他们开始引导参加人员去缆车乘车处。好像首先是大家一起在山脚下的家庭滑雪场滑行。虽说里泽温泉滑雪场的卖点之一是乘坐缆车进行远距离滑行，但是鉴于滑雪联谊这一活动的特点，为了防止参加人员过于分散，所以对滑行的区域做了限制吧。

在缆车的前面，参加人员按照男女被分成了两队。在这里，男女都

是以两个人为一组参加。就是说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按顺序乘坐同一个四人缆车。

到桃实她们了。轮到和她们一起乘坐的两个男人说了一声“请多关照”后急忙点了点头，两个人都是单板滑雪者。“请多关照”桃实她们也回应道。

一坐上缆车，桃实旁边的那个男人便问道：“请问你们来自哪里呢？”

“东京。”桃实回答道。

“啊，一样，我们也来自东京，你们是第一次参加滑雪联谊吗？”

“是的，你们不是第一次参加吗？”

“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总之，我可以先做个自我介绍吗？”

“好，请！”

两个男人便开始做自我介绍。据他们所说，他们在一家办公用品制造公司上班，彼此是公司同事。当听到对方的年龄是二十五岁，她们一下子变得没有力气。好年轻。

看样子，桃实她们也必须得做自我介绍了。说完了自己的职业，虽然稍微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出了三十岁这一真实的年龄。最少不要隐瞒自己的年龄，这是已经事先和弥生说好了的。

“啊，这样啊。”男生队发出的声音非常沉着冷静，但失望的气息还是扑面而来。“一上来就落空了啊！”他们肯定是这样想的吧。

但是，坐在缆车上的这段时间肯定也没法一直冷场。像是已经放弃了一样，两个男人开始说起这样那样的话。之前都去过哪里的滑雪场啊？哪里最好啊？全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没有问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之类的，他们肯定是觉得没有问的必要吧。

缆车终于到达终点，已经扣好固定器的那两个男人在等着桃实她们扣上固定器，好像是暂且打算一起滑的样子。

“那么，走吧！”看到桃实她们站起来了，他们便滑了起来。

但是，也就只是那样了。虽然他们也会偶尔停下来等一下桃实她们，但是他们的视线一直朝着周围其他的方向。是在寻找更耀眼的女孩子吧。“哼。”桃实轻蔑地笑了一下。戴着防风镜，穿着冲锋衣，根本没法推断年龄。

而且，他们两个非常喜欢在缆车旁边滑行。明明没多么大的本事，却好像想要向坐在缆车上的其他女孩子展示滑雪技术一样，在缓坡面上进行滑雪比赛。摔倒了，“浑蛋。”一个男人小声地嘟囔着。

缆车乘车处这边和刚才的状况稍微有点不一样，立着牌子，分成了“和原来的搭档再来一次”以及“请求重新洗牌”两列。

“姐姐们，有缘再见！”一个男人说着向请求重新洗牌的男生队走了过去。

“说什么呢！什么姐姐们！”桃实生气了。

“算了，不也没有办法吗？实际上和他们比我们就是姐姐啊。重新打起精神来，我们也去排队吧！”弥生劝解了一番。之后她们也去排队了。

这次一起的是两个双板滑雪者。虽然年龄是三十几岁，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那两个男人一直烦人地说着“摘掉防风镜摘掉防风镜”，实在是无法应付。

“你们不觉得看不到脸就这样一直聊天，是在浪费时间吗？我认为，与其摘掉防风镜的时候大失所望，还不如先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但是拿着麦克风讲话的那个人说过在进入宴会会场之前，尽量不要摘掉防风镜，对吧！”

“是尽量吧，没事的，如果本人达成一致意见的话。总之我们先摘了，你们之后再做决定就好了。”说完，那个男人便把防风镜掀了起来，他旁边的那个男人也同样掀了起来。然后，两个人像在说“怎么样”一样，笑了一下。

“这样啊。”桃实领会了他们的想法，可以说他们两个人长得都很不

错，所以应该很有自信吧。但是不禁会觉得：这样的话，一直珍藏到宴会会场才好啊，难道他们不觉得这个时候争先恐后地展露出来，这样给人带来的轻浮感会使一切都白费的吗？

“我们在宴会之前还是不摘了。”她不自觉地发出了冷淡的声音。

和他们也就到此为止了，又一次站到了请求重新洗牌的队伍中。

之后也和几组人一起滑了，但总有一处不合拍，一直站在请求重新洗牌的队伍里。

然后，不知过了多少次以后，又遇到了他们。单板滑雪的那组，一个人穿着蓝色的滑雪服，另一个穿着灰色的滑雪服。

“喂喂，可以叫你螃蟹吗？”一坐进缆车，穿蓝色冲锋衣的那个男人便对桃实说道。

“哎？为什么？”

“因为，你滑雪的时候，双手像这样翘着，像螃蟹举着钳子一样。”他弯着胳膊，将双手举到差不多肩部的位置。

弥生在桃实的旁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哎？是吗？你看着了吗？”

“刚刚从下面看到了。我和他一起两个人说道：‘喂！快看！螃蟹在滑雪哦。’滑雪服和防风镜都是红色的，再加上那个姿势的话，真是让人没法不想到螃蟹。”

“是这个男人说的，我只是听到了。”另一个男人说。

“哎.....是吗？哎，我是那样滑的吗？”她问了一下弥生。

“是的是的，哈哈！螃蟹啊。”

“那么，螃蟹的真身是谁呢？如果不告诉我的话，走之前一直叫你螃蟹哦。”

“不要。我叫火野。”

“火野啊，嗯，火野的话，和叫螃蟹差别并不大⁽¹⁾啊！这样，我还是想叫螃蟹啊。”

“什么呀！太过分了。”

“话说，这个家伙的名字是日田哦。”他用拇指指了指坐在旁边的那个男人，“日田和火野很容易混淆吧？所以就用名字称呼吧！你叫什么名字？”

“桃实。”

“桃实，好名字。这个比螃蟹好多了。等一下，螃蟹和桃，是不是有个这样的故事来着？螃蟹培育了一棵桃树，猴子夺取了它的果实……”

“那不是桃是柿子啊！”他们中的另一个人插话说，“猴子螃蟹会战啊！”

“啊啊，是的。猴子螃蟹围绕柿子对战啊。这样啊这样啊，那么，告诉我们与螃蟹相对的猴子的名字吧。”

“哎？我？”被突如其来地指名，弥生有些惊慌失措。

“肯定是你吧！如果不告诉我们的话，走之前一直叫你猴子哦。”

“啊，不行不行，我叫山本弥生。”

“弥生是吧，好，记住了。”

穿蓝色滑雪服的那个男人说他叫水城，另一个男人的名字好像写作日田。

听他们说了工作地点以后桃实大吃一惊！怎么会和美雪是同一家酒店呢？他们说是在工作的地方的前辈的劝说下，才参加这次滑雪联谊的。

桃实明白了。她是通过美雪让她看的宣传页才知道这次的滑雪联谊

的，美雪说宣传页是她工作的地方的人给她的。那个人应该就是水城他们的前辈吧。

要不要说起美雪呢？桃实不知道如何是好，最终还是没有说。因为他们问到是怎样和高中时代的同学再次相遇的话，编瞎话会很麻烦。被一个男人脚踏两条船的关系什么的，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说出口的。

知道桃实她们的工作地方是百货商场的化妆品专柜以后，水城异常地兴奋了起来。

“那不就是专业的化妆师吗？不妙啊！这个，只是一般的滑雪场魔法就已经让人云里雾里了，加上专业化妆师的妆容的蒙骗的话，根本不可能看穿素颜的样子啊。哇……这是搞什么啊？对你们来说，迷惑我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吧？这样的专业的滑雪场魔术师也可以混进来吗？还是说是故意让你们进来的？主办方雇用的什么的？”

“请不要这样一直说着专业专业，我们也只是很平常的水平。”桃实说。

“不不，已经开始期待了，感觉之后的宴会立刻充满了乐趣。桃实和弥生，谁的妆容更出色呢。”

“不好了，逃跑吧！”弥生小声嘟囔道。

“不行不行，已经记住你的滑雪服了啊。”

水城的谈话技巧真的是非常高超。坐上缆车几分钟，便已经开始直呼桃实她们的名字了，成功地营造出了轻松的聊天氛围。

从缆车上下来以后，穿戴好固定器，四个人便滑了起来。水城和日田的技术都相当不错。特别是日田，他像速度狂一样，身影一下子就变小了。弥生像是在追赶他一样努力地滑着。

水城为了等待桃实在中途停了下来。

“哈哈，果然是螃蟹啊。”他拍着手笑着。

“哎？是吗？”桃实歪着头。

“两手稍微张开倒还可以，但是手面朝上就显得很奇怪了，将手面朝下试试看。那样的话，样子会变得好看些，而且滑起来感觉也会不一样。”

“这样？”

“嗯嗯，这样滑一下试试看。”

桃实像他说的那样滑了一下，虽然有点不适应，但感觉好像滑得安稳了。

“不错嘛，不错嘛！”水城追了过去，“从螃蟹毕业了！滑得这么好，不注意一下姿势怎么能行呢！”

“没有，滑得没有那么好啊。”

“已经算不错的了啊，在滑雪板上站得很好，这个很重要。好，就这样一口气滑下去吧！”说着，水城就出发了。

有哪个人受到表扬后还会不高兴呢？桃实轻快地跳了一下，便追随着他的痕迹滑了过去。

到达缆车乘车处后，桃实发现日田和弥生早在那里等着他们。水城靠近日田对他说了些什么，之后又向桃实她们这边走了过来。

“嗯.....我们两个不打算站到请求重新洗牌的队伍里，你们两位怎么打算的呢？当然，如果你们想物色更加优秀的男人的话，我们也只能放弃。”和之前完全不同，他说得一本正经。让人感觉有点奇怪。

桃实和弥生相互点了点头，回答道：“非常乐意！”

“这就好！”水城两手握拳在胸前做了一个表示胜利的动作，“好！把为了今天特意准备的特殊技艺全部展现出来吧！”然后，用滑冰式滑雪向着乘车处的方向滑过去了。

桃实一边追赶着他们，一边想：终于碰到了吗？

3

最终，自那之后他们一次都没有往请求重新洗牌的队伍里站过，桃实和弥生一直在和水城他们一起滑。正午过后，便开始有人让参加人员向宴会会场转移。

会场是滑雪中心里面的休息室。但是，去那里之前，桃实和弥生一起去了化妆间。自不必说，她们是为了整理妆容。

化妆间拥挤不堪，全是和她们抱有同样目的的女孩儿。洗脸台的镜子旁，一丝不苟地整理着妆容的女孩儿排了长长的一队，桃实若无其事地评判着大家。明显可以看出，二十五岁以下的女孩子占到将近一半。在她们中间三十岁的女人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桃实感到很不安。对弥生说了这件事后，“担心这些不也完全没有办法吗？”桃实得到了这样回答。

“话说，你觉得那两个人怎么样？”

“在酒店工作的那两个？”

“当然了。我倒是觉得还不错。”

“我也是，很善谈，也很亲切。”

“水城也很有趣吧！而且，我觉得也许说不定他还是个帅哥，鼻梁很直，额头的形状也不错。”

桃实也有同感。果然不愧是平时老接触他人脸的人，她们对这种地方都很敏感。

“叫作日田的那个人怎么样？”

听完桃实的提问，弥生“嗯……”地歪着头。

“怎么说呢……不太明白。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怎么说话。在缆车上的时候，他也只是在水城说话的时候插一下嘴或者附和一下什么的。”

“但弥生，你不是和他一起滑了吗？”

“那是顺势变成那样的，因为桃实你要和水城一起滑啊。日田滑雪的技术非常好，但他一个人嗖嗖地向前滑着，感觉我好像完全是第二位的。他今天来这里，到底是来干吗的？”

“只是受到水城的邀请才来的，对女孩子根本没有兴趣吧？”

“啊，是啊，肯定是这样的！但是水城明显像是瞄准桃实你了啊。”

“哎？这个还不确定吧！说不定看到我的脸以后，一下子就失望了。”

“不会，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当然，我也不能保证。”

“看到摘了防风镜的我们以后，他会说些什么呢？”

“万一根本谁都不来靠近我们……”

“如果发生这么悲惨的事的话，我们就赶快从会场出来，两个人一起滑雪吧！”

“嗯，好好。”

怀着期待与不安，她们踏入了会场。那里摆着几个四人坐的桌子，已经有许多参加人员坐在了座位上。

桃实她们穿着滑雪服伫立着，突然一个男人跑了过来。虽然他没有穿上衣，但从裤子的颜色可以看出，他是水城。

“火野桃实、山本弥生，这边。这边请，我们已经为两位准备好了座位。”这个声音很耳熟。

给她们两人带路时，水城的动作非常娴熟，真不愧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且再加上他的素颜，桃实的心忽然扑通扑通直跳。虽然是单眼皮，但眼睛清澈明亮，完全是她喜欢的类型。她开始在意起来：他看着我的脸是怎样想的呢？

穿衣品位也不错。黄色T恤的外面套着方格图案的敞领衬衫，下摆

在裤子的外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短发也非常适合他。

桃实她们走到桌子的座位上时，坐在那里的一個男人突然站了起来。她完全不知道那是谁，但从情况来看，她推测那应该是日田。对他，桃实连裤子的颜色都没有记住。

“请坐请坐。”

在水城的催促下，桃实她们脱下外套坐了下来。

隔着桌子，相对坐着，水城轮流看着桃实和弥生。“非常不好意思！”他低下头，“虽然有心理准备，但你们果然很专业，专业的滑雪场魔术师。我们这样的门外汉完全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确确实实是个美人。无论如何请你们原谅！喂！你也低下头啊！”他将旁边日田的脑袋也按了下去。

弥生哈哈地笑了。

“只能看到确确实实是个美人，这个因为听法不同，可是会成为坏话的。是不是应该暂且先认为是在恭维我们呢。”

水城抬起头，爽朗地笑了。

“虽然有一点点恭维的成分，但还是希望你们坦率地接受。虽然你们很擅长化妆，但你们的底子也都不错吧！”一边吐着受挫的语调，一边轻描淡写地加入褒奖的话，这着实不容易做到。

很擅长说话啊，一定也已经习惯了应对女人了吧。这样想着，桃实对水城越来越在意了。

会场准备了自助餐式的小吃和饮品，水城和日田给她们拿到了桌子上。

喝了一点儿酒后，水城的嘴更加流利了。水城不只是自己说，他还很擅长从桃实她们嘴里引出话来。只是说了一下工作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插曲，他便大惊小怪地揪住不放，最终以有趣的滑稽俏皮的话语收尾，以至于连桃实她们都觉得自己变得善于言谈了。

然而时间过去将近一小时的时候，水城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

化，开始非常专注地刨根问底地问起弥生的事来。而且，最开始是坐在桃实的正对面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与日田换了位置。

“弥生喜欢四季剧团啊，我也看了很多他们的作品，最喜欢的是《猫》。”

“我也非常喜欢《猫》。但是，我最喜欢的果然还是《歌剧魅影》。”

“那个确实是相当不错，但是，不为人知的名作是《横跨世纪》吧。”

“哎？我不知道那个哎。”

“我觉得也是，因为那个几乎没怎么上演过。总之舞蹈很棒。”水城和弥生热火朝天地聊着一些桃实根本没法插进去的话题。

桃实想着：被换了啊？像弥生说的那样，最初很明显可以看出水城的目标应该是桃实。但是，也许现在他的兴趣转向弥生了。这是有可能的，弥生长得也很漂亮。

“嗯……”日田对桃实搭话说，“你喜欢美足吗？”

“美足？”

“美式足球，美国橄榄球之类的。”

“嗯……不太喜欢。”

与其说是不太喜欢，不如说是一点也不喜欢。

“这样啊，但是今年的超级杯赛特别好看！只剩最后十秒就要输了的一方追赶上了七分的差距，而且以逆转为目标的到位开球成功了……”

尽管桃实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日田还是兴奋地说了起来，那些内容对她来说真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

“我的光盘里有录像，随时可以借给你。”日田说道。

“谢谢。”桃实答道，在心里默念着：这家伙是傻蛋吗？

旁边，水城和弥生依然在聊着音乐剧，丝毫没有要切换话题的迹象。

没有办法，她又将目光转向了日田。与水城不同，他好像完全没有要整理一下被防护帽压坏了的发型的想法。前面的头发紧紧地贴在额头上，他真的完全不在意吗？

“哎？怎么了？”日田问。

“没有……觉得你那件内搭好厉害。”

仔细一看，发现他身上穿着可以兼作护具的内搭，凹凸不平的缓冲垫，看上去穿着不怎么舒服。

“这个吧？滑雪的时候果然还是觉得如果不穿这个的话就没法尽情地滑。和这个颜色不一样的内搭，我还有两件。”日田自满地说。

桃实虽然心想：滑雪联谊就不要特意穿着这么粗俗的东西了，但还是说道：“好厉害啊！”对日田来说，邂逅女孩子只是第二位的，尽兴滑雪才是首要目的吧。

就这样自由对话的时间结束了，最开始致辞的那个手拿麦克风的男人又拿着麦克风出现了。据说，接下来要开始做游戏。虽然还做了下简单的说明，但其实也就是猜拳大赛。男女两个人组成一组，与其他的组进行对决。规则是男子之间，女子之间依次猜拳，最先连胜两次的那一组胜出。

桃实和日田沦为了一组，因为水城邀请了弥生，就像是理所当然一样。

“好！一起加油吧！”日田转动着肩膀干劲十足地说。

猜拳大赛开始了。桃实他们和紧挨着他们的那一组进行对决，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两连胜。虽然内心想着赶快输掉，但并没有如她所愿。

在手拿麦克风的那个男人的指挥下，第二轮对决开始了。桃实他们竟然又赢了，水城他们像是输了一样坐在座位上。

第三轮对决开始了。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又赢了。回过神来发现，赢得剩下的只有四组了，下次再赢了的话就要进入决赛了。明明不愿意在这种地方这么抢眼的，而且还和这样的搭档一组.....

这么想着，再下一次的对决中他们毫不费力地输掉了。桃实松了一口气，但日田好像很不甘心的样子。“失败了！明明一直到出手之前想着出剪子的，为什么换了呢？”他无休无止地叽里咕嘟地抱怨着。

和这个人合不来啊！又一次这么想到。

猜拳大会结束后，又到了进场滑雪的时间。和上午一样，还是和水城还有日田一起滑的。但是，桃实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也没有多么享受水城在缆车上的漫谈。

下了缆车到雪面上以后，水城和弥生便亲密地一起滑了起来。然后，日田完全无视左右地飞走了，桃实按着自己的步调滑了起来。

4

“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到了，各位都已经准备好了吗？如果有人还没准备好的话，请告诉我，请让我为您加油打气！”手拿麦克风的那个男人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在会场里回响着。

桃实他们所有的参加人员都被集聚到了举行宴会的地方——休息室，中间隔着宽敞的空间，男女相对各站成一排，每排都是三十二个人。

“没有是吧？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好，下面是告白的时间。从现在开始，放有玫瑰花的篮子将在男生队的前面旋转，有心仪的女孩儿的男生请拿出一朵玫瑰走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儿面前进行告白。如果还有其他的男生也想向那个女孩儿告白的话，请说‘稍等’，然后也从篮子里取出一朵玫瑰站到最初的那个男生的旁边。女生接受告白的话，请收下玫瑰。不接受的话，请回复‘对不起’。大家都明白了吧！”

手拿篮子的女职员向男生队走了过去，第一个男生摇了摇头，第二个男生也没有向玫瑰伸出手。

“为什么？为什么？是害怕被拒绝吗？这样的话可是得不到幸福的哦，拿出勇气来！”手拿麦克风的男人煽动说。

然后，第三个男人毫不犹豫地拿起了玫瑰。“哇——！”周围的人喧哗了起来。“不错，就是要这样！”手拿麦克风的男人也高声附和着。

那个男人毫不犹豫地走到了一个女人前面，到这个阶段的话，相应的那个女生一定程度上应该也感觉到“莫非是来我这里”的吧，一副惊讶的样子只是装出来的吧。

“请多多关照！”男生递出了玫瑰，女人停顿了一秒钟以后，“好！”说着接下了玫瑰。

“哇！第一对情侣就此诞生，恭喜！”掌声和麦克风的声​​音同时热烈地响了起来，桃实也拍了拍手。

形成情侣，或者男生被拒绝，偶尔会有“稍等”……就这样，告白时

间不断过去。然后，玫瑰的篮子终于向水城他们走了过去。

日田拿起了玫瑰，一脸认真，笔直地向桃实走了过来。

心想：怎么可能？对你来说，女孩子不是第二位的吗？你不是不明白滑雪联谊的意思吗？如果你明白的话，就更加认真点嘛！不要讲什么美式足球啊.....

日田站到了桃实前面，双眼充血变红，看上去十分兴奋。桃实偷偷地看了一眼水城。虽然她心想：他会不会说“稍等”呢？但他只是微笑着。

“火野桃实，请您多多关照！”日田伸出双手，将玫瑰递了过去。

桃实的心中没有一丝的犹豫。

“对不起！”她低下头。

“呵呵。”无力的笑声从周围穿了过来。

日田回到了水城旁边，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水城并没有将手伸向盛有玫瑰的篮子。

“什么都没有发生啊。好不容易休息，让你来陪我做这么奇怪的事。对不起！”桃实在回东京的新干线里对弥生道歉说。

“我玩得很开心哦，而且有人对桃实你告白了，真是太好了！特地跑来参加，如果被男生队完全无视了的话，就太悲惨了。”

“但是，日田的话.....”

“不要那么不知足了，想想完全没人理会的我啊！”

“我觉得水城一定会向着弥生你走过去的。”

弥生轻轻地挥了挥手。

“那是不可能的。水城说了，他这次只是负责提供支援。”

“提供支援？”

“日田啊，虽然我也不是太清楚，据说他最近失恋了，非常悲惨。水城貌似是为了安慰他才邀请他来参加这次滑雪联谊的，所以他说如果遇到日田中意的女孩子的话，他便会全力支持到底。水城，在中途就不再和桃实你说话了，是吧？好像是他注意到了日田对你有兴趣，就有所顾忌了。”

“.....这样啊！”

弥生偷偷地笑了一下。

“水城还抱怨了。好不容易我才为他做好了铺垫，日田那个家伙不擅长和女人交往到过分的程度，真是愁死了！净说一些美式足球啊超级碗赛啊之类对方不感兴趣的话题，这是要干吗啊！还生气了。”

“他听见我们的对话了啊！”

她以为他只是热火朝天地在和弥生说着音乐剧了，原来水城时刻注意着朋友的动向。

“水城，真是一个好人啊！”她情不自禁地说。

“嗯，但他绝对也是个需要小心的人物。我觉得他绝对有女朋友，而且他和日田完全不同，非常善于和女人交往。不小心和他扯上关系的话，说不定会受伤的。”说着弥生从包里拿出了两张纸，“回来的时候，水城给了我这个东西。”

桃实拿过来了一张。那是免费的午餐券，好像在水城他们工作的酒店可以用。

“说让我们一定要去，还说不要介意对日田说了‘对不起’的事，他没事的，因为他恢复得很快。”

桃实凝视午餐券想着：日田如果有他一半精明的话，结果都可能会稍有不同的。

5

桃实她们拿着午餐券穿过酒店的正门是进入四月没多久的时候。本想着早点去的，但由于距离工作的地方比较远，就一再推迟。这日是因为注意到截止日期就要到了，这才慌忙赶来。

一进入大厅，桃实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和美雪见面是上个月的时候，但感觉好像已经过去了很久。如果那时候她没有让桃实看滑雪联谊的宣传页的话，今天也不会这样来到这里。然而，现在美雪已经不在这里了。

来之前，桃实已经在电脑上查好了酒店里面有什么样的餐厅，并且也和弥生商定好吃日式料理。日本料理店似乎是在四层，她们便坐上了电梯。

到店门前发现，外面已经放好了午餐菜单，确认好内容和在电脑上看到的是一样的以后，她们走了进去。

“欢迎光临！”电子收款台旁边的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这个可以用吗？”弥生拿出午餐券。

“我可以看一下吗？”

好，弥生将午餐券递给了那个男人。

他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嗯，当然可以用，今天的话……”一直口若悬河地说着。突然停了下来，“您是？”

然后桃实看了一下对方的脸。觉得自己不认识这个人，但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

“啊！”弥生大声说道，“日田？”

“是！”那个男人笑着点了点头。

“山本女士和火野女士，对吧！那时真的不好意思。”他低下头。

桃实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眼前站着的确实是日田。但是，和那时的感觉完全是两个人，感觉这不只是黑色西装以及发型的功劳。

“这张午餐券，是我们酒店的水城给您的，是吧？”日田问。沉着稳重且清晰明了的语调，和那时也完全不同。

“是的。”弥生回答道，声音变得激动了起来。

“你们终于来了，现在请随我来到座位上，这边请。”他稍稍歪着头，右手指向里面。这样漫不经心的动作中也流露出了品质感。

在日田的带领下，她们两个人坐到了座位上。

“这个是午餐菜单，先来点饮品怎么样啊？”说着日田稍微弯了下腰，压低声音继续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你们喝杯香槟。如果不方便喝酒的话，可以考虑点别的什么……”

弥生投来了疑问的目光，桃实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了。

“那谢谢了。”弥生回答道。

“知道了。”稍微施了一下礼后，日田离开了桌子。

桃实的目光聚焦在精神抖擞地在店里行走的日田身上无法离开，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他和彼时那个反应迟钝、行动笨拙的滑雪者是同一个人。

“桃实，”弥生叫道，“好惊讶啊！”

“嗯，”桃实点了点头，“吓了一跳！”

“完全不一样了呢。”

“是啊。”桃实又开始寻找他的身影。

她想到了滑雪场魔术这个词，是指在滑雪场见面的时候，异性看上去会比实际上好一些的现象。原因是：戴着防风镜，比较不容易看清

脸；穿着滑雪服，会遮掩体形；出色的双板或单板滑雪技能，会蒙蔽眼睛；等等。好像还有，在雪面上可能会因为受到他们的帮助，感受到他人的亲切而动心。

但是，日田却完全相反，他拥有一到滑雪场就会使他异性魅力减半的世间罕有的个性，可以称作是反滑雪场魔术吧。

“桃实桃实，”弥生又小声叫道，“你的心意完全映在眼睛里了哦。”

“哎？”她深吸了一口气，按了下胸口。

日田又回来了，将香槟用的杯子放在桃实和弥生的面前，开始娴熟地向里面倒入香槟。桃实不敢直视他的脸。

注视着在杯子中跳跃的细小泡沫，她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开始了。

[\(1\)](#) 日语里火野读音为KANO，螃蟹读音为KANI，故此处说：“二者差别不大”。

双板滑雪之家

1

下了高速公路，在普通公路上行驶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的时候，雪下得大了起来。虽说已经到三月了，但在大雪地带依然不可掉以轻心。月村春纪放慢了速度，小心翼翼地转动着方向盘。前方行驶着一辆除雪车，看了一下对面车道后，他抓住时机超越了过去，又回到了原来的车道上。轮胎打滑了几下，但并不需要担心。

“哇哦！”坐在后座上的土屋彻朗叫了出来。

“好厉害啊！不愧是在雪国长大的，在雪面上开车这么熟练。”

“没有，也没有这么……”

确实，虽然月村的故乡福岛县有很多雪山，但他生长的地方是平地，所以也不能说是在雪国长大的，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做详细的说明。在雪面上开车这么熟练是有别的原因的，但是并不能将它说出来。

“但是，好稀奇啊！竟然没怎么用双板滑过雪，我听说雪国的孩子上体育课的时候一定要双板滑雪的。”彻朗发出充满疑惑的声音。

“爸爸，又问那个？关于那件事春纪不是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吗？到底要问多少遍才高兴啊？”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麻穗不开心地说，“……对不起，春纪，你可以不回答，专心开车吧。”

“我倒无所谓。我记得之前好像也说过，附近没有可以上双板滑雪课的滑雪场，而且也没有双板滑雪的机会……”

“这样啊，太可惜了。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每个周末都会开车飞奔过去。”

“不巧的是，取得驾照的时候，我已经去东京了。”

“这样的话，在雪面上开车也只是在回家探亲的时候了。”

“嗯，是啊。”

“以前和你父母谈话的时候，他们还抱怨说儿子几乎不怎么回来探亲来着，一年只回来一次什么的。虽说这样，但在雪面上行驶竟然可以这么熟练啊。”

“就在一年回去一次的时间里，他们总是要我去购物啊之类，经常开车做很多事。所以，是的！”

解释说明变得不合情理了。可不可以快点把这个话题切换掉啊？月村在心里默念着。

“嗯……”彻朗用鼻子哼哼道。

“应该是因为是在雪国长大的，所以对雪比较熟悉吧，在这个基础上再稍微加点经验就能领会在雪面上行驶的技能了。嗯，肯定是这样的。”他说着，试图让自己接受。

他巧妙地帮了一下腔，这个话题一直持续下去就麻烦了。月村沉默着没有说话。

“但是，可以让春纪你来开车真是太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尽情地玩儿了。”坐在后面座位上的另一个人，月村的岳母小百合说。

“嗯嗯，这个确实是。帮了大忙了，以前就是开四五个小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真的无法与年龄对抗啊，现在真是吃不消了。”

“去年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的时候，还说‘明年坐新干线吧’之类的话呢。”

“是啊，但是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还好，四个人的话就不一样了，新干线什么的太奢侈了。而且，一般来说滑雪就是应该大家一起开车去的。这样比较经济实惠，而且还不需要来回换乘，关键是会更加开心。因此，我们家每次换车的时候都是要四驱的。真是帮了大忙了！虽然也许对需要开车的春纪你来说，这是个不小的麻烦。”

“没有，没这回事啊。能帮上忙，真是太好了。”

“为了表达感谢，双板滑雪的事你就不要担心了，我会从头开始，

一点一点地认真地教给你。没事的，别看我这样，但对教双板滑雪这件事我还是有些信心的。跟着我学完后，鉴定合格的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好厉害啊！那拜托您了。”为了防止听上去像是在僵硬的阅读台词，月村加入了抑扬顿挫的语调。

“虽说如此，但是，”彻朗用郁闷的声音牢骚着，“里泽温泉有点……”

“又说这个，真是执拗啊！”小百合吃惊地说，“适可而止，放弃吧！行不行啊？订不到旅馆，所以也没办法不是吗？”

“嗯……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会这样，本该更提早一点预约的。真是失败！”

“这不是也挺好的吗？里泽温泉，好像也是个不错的滑雪场吧？”

“这个我知道啊！很久以前去过一次，又宽广又富于变化，雪质也很好。但是……”

彻朗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是因为他原本想去的是其他的滑雪场。那个滑雪场拥有现在正去往的里泽温泉滑雪场所没有的特色。

它的特色便是：那里滑雪场是双板滑雪专用滑雪场，禁止单板滑雪。

“如果爸爸你一直这样，慢慢地我们就没有可以去的滑雪场了哦。”麻穗生硬地说，“差不多快点觉悟吧！”

彻朗大声地咂了下嘴。

“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既然叫作双板滑雪场，理所当然应该双板滑雪优先了。原本就是为了享受双板滑雪才建的设施，却被那些奇怪的人占去。经营再怎么困难，这样也太过于没有自尊了。至少应该限制一下他们可以滑行的地方。你知道他们给双板滑雪者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吗？”

“又开始了。”麻穗嘟囔着，像是厌烦了一样。

“麻穗你不是也曾经被撞过吗？”

“又要把以前的事挖出来……那次是我的错啊！因为当时是我滑在后面。”

“不，不是那样的。你滑得很好，但是他却试图从你前面横穿过去，我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了。”

“从一定程度上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因为向左转的时候单板滑雪者很难看到后面。没有考虑到这个，是我的不对。”

“考虑？为什么我们必须那么小心翼翼呢？”

“因为，在滑雪场也要注意别人！不是爸爸你一直在这样说吗？”

“那是说对方是双板滑雪者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注意单板滑雪者什么的。”

“哎？这是什么道理？”

“麻穗，你是不是太庇护单板滑雪者了？怎么回事？你不会是想单板滑雪吧？”

“这倒没有……”麻穗支支吾吾地小声嘟囔。

“什么嘛？支支吾吾的。我可先说好啊！即使是结婚了，你也不能扔掉土屋家的家训。”

“什么家训，太小题大做了！这是爸爸你擅自决定的吧？”

“制定家训是家长的责任！土屋家的人就要双板滑雪，而且坚决不用单板滑雪。记住了！”

“是是，知道了。”

“什么啊？这个回复。你真的知道了吧！……春纪，你帮我看好了啊！这个闺女，稍微不留神，她就去碰一些奇怪的东西。即使她说想单板滑雪，也绝对不能同意啊！”

“我不是太清楚哎，”月村舔了一下嘴唇谨慎地说，“单板是那么不好的东西吗？”

“不是不好，是坏！就是要流氓。”

“但不是已经成为奥林匹克竞技项目了吗？”

“那可不行，”彻朗生气地说，“可不能承认那种东西是体育运动。U形池什么的，只是一种杂技而已，进马戏团什么的就好了。”

但是最近也出现了双板滑雪的U形池了啊。虽然想这么说，但是月村忍住了。

“可能春纪你不知道，看到那帮人的衣服我都吓傻了。完全就是个流氓团伙。我先说好，如果有了孩子，我一定不说让他双板滑雪，这个就交给你们了。但是，一定不能让他用单板滑雪。这件事你们一定要记住！”

“记住了。”月村看着前面回答道，已经看到了里泽温泉滑雪场的标志。这是月村最喜欢的滑雪场，上个月就和工作中的伙伴们一起来了。

确实是，作为单板滑雪者……

2

月村和麻穗都在东京的酒店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是工作中的同事，交往了半年以后就决定结婚了。

麻穗的老家在神奈川县的藤泽，月村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麻穗坦白说：“事实上，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向你交代。”平时乐观开朗、被朋友们当作是天然呆的麻穗稀奇地摆出了一副严肃的面孔，月村变得紧张了起来。

重要的事，是与麻穗的父亲相关的事。

他非常喜欢双板滑雪，一个雪季会去滑十次左右，据说从麻穗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开始，他们家就有冬天和春天的时候一家人一起去滑雪的惯例。也就是说，土屋家是双板滑雪之家。

听了这些话，月村稍微有点惊讶。因为虽然听说过麻穗有双板滑雪的经历，但没想到竟然到了这个程度。和她一起去过好多次滑雪场，但是两个人一直都是用的单板。但是确实，她的技术并没有多么好。

“事实上我比较擅长双板滑雪。”麻穗说。据说好像是因为从小时候开始她父亲就一直指导她，所以不管什么样的地方她都能滑得得心应手。但是，因为和她一样大的人都是单板滑雪派，所以她也转向了这边。

“但是，”麻穗压低声音继续说道，“自己单板滑雪的事一直对父亲都是保密的。”

因为他的父亲非常嫌弃单板滑雪，貌似一说到关于单板滑雪的话题，他就开始不停地说坏话，看到单板滑雪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他就换台。

“因此，月村的兴趣是单板滑雪，这件事最好暂时还是不要说了。”麻穗说道。

“也不是说不可以单板滑雪，只要是不告诉他自己是单板滑雪者就好了。因为我们和父母是分开居住的，所以也不会暴露，因此完全没问

题的。”

月村也接受了她的理由。只是去见见结婚对象的父亲就已经很紧张了，没有必要特意去说会让对方不愉快的东西。

自那之后没多久，月村就去拜访了麻穗的父母。他的父亲彻朗看上去真的是个顽固的人，就像听说的那样。但是，幸运的是他貌似对月村还比较满意。一听说他的故乡在福岛县，便立刻抓住这个说了起来。列出磐梯山啊，还有会津高原的滑雪场的名字，问他去过没有。

他去过那些滑雪场。自不必说，是去进行单板滑雪的。因此，月村只能回答说：“没有去过。”

“太可惜了！”说着彻朗摆出了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你不玩双板滑雪吗？”他问道。

“基本上没有滑过。”他回答道，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彻朗说了下面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从麻穗那里听说了，我们家是双板滑雪的一家。过去，全家人去双板滑雪旅行是每年的惯例。你也试试看怎么样啊？”

对于这个，或许回答“因为不擅长体育运动，所以我不尝试了”，果断地拒绝掉的话就好了。但是，不管怎样，对方是未婚妻的父亲，月村觉得这样无情的回答太不合时宜。于是，硬着头皮说道：“好，如果有机会一定试试。”

开始对这件事感到后悔，是自那以后差不多一年后的时候。那时，他们结婚已经四个月。某一日吃晚饭的时候，麻穗说“大事不好了”。

“爸爸把那个时候春纪说的话当真了，他说‘开始做双板滑雪旅行的准备吧’什么的，说要看看春纪你什么时候方便，让我问问你的日程安排。”

他一下子惊呆。这确实是件超级麻烦的事。但是看着麻穗双手合十表示歉意的样子，他也没法抱怨。这也是自作自受吧。

“没办法了，这次就陪他们去吧。然后，用‘怎么都滑不好，灰心丧气放弃了’这个理由，以后就饶了我吧。”

“嗯，我觉得这个可以。嗯.....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开车去滑雪场的任务可以不可以拜托给你啊？”麻穗说。之前一直是彻朗开车的，但是好像是她的母亲小百合一直在说：“因为他上了年纪了，所以有点担心。”

“这个完全没问题，已经习惯了。”

和麻穗两个人一起去单板滑雪旅行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开车去的。

但是这件事也必须保密才行！月村叹了口气。

3

“视线啊！视线，不可以看下面，向远处看啊！远处，远处！”

响彻着彻朗的怒喊声。正打算像他指示的那样向远处看，月村的上身突然后仰了，他自己也明白这是因为那一瞬间重心后移了。滑雪板走到了前面，而身体被落在了后面。

“啊啊啊！惨了！”

本想站起来重新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月村摔了个漂漂亮亮的大屁股蹲儿。偏偏不巧的是，单单那里竟然是硬硬的冰冻雪面。撞到了尾骨，剧痛从屁股一直传到了头顶。

“妈的！怎么会这样！”心烦意乱，他不觉抱怨了出来。

他刚刚在雪杖的帮助下站起来，彻朗就滑了过来。

“不行，还是在看着脚下。视线要看向远处。抬高视线，但身体不能后仰。身体依然保持前倾姿势，只是抬高视线。不那样的话，身体会比现在这样更加后倾，根本无法驾驭滑雪板。”

“嗯，知道了。”月村回答道。不只是嘴上说，是真的知道了。因为原理和单板滑雪是一样的。

“嗯。就是知道了，也没法轻易做好，这就是双板滑雪。”

“真是这样。”月村发自内心地表示同意。刚开始的时候单板滑雪也是这样。

“那个……”他战战兢兢地说。

“我觉得果然对我来说把滑雪板摆正滑雪还有点太早了，再更加适应之前，我想用犁式滑行……”

犁式滑雪的话，多少还是会点的。

“你说什么呢？”彻朗发出了着急的声音，用雪杖咚咚地戳着雪面，“如果那样的话，不管过多久你还是只会犁式滑雪。如果是小孩子的话也就算了，作为一个大人就必须果断地进行挑战。快，再来一次！”

“是。”月村缩着脖子慢慢地滑了起来。

“什么啊什么啊？那个姿势，挺起腰来！”彻朗大声叱责的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对，在那里转弯，转弯，一口气把重心转到前面去，前面！前面！”

月村试图把重心移到前面，但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好。他自己也明白即使滑雪板的前端朝向坡面的下方，他还是保持着后倾状态，完全控制不了进入暴走状态的滑雪板。

彻朗的怒喊声冲进了耳朵，但他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在混乱的状态下，月村又一次跌倒了。

“啊啊。”有气无力的声音从他嘴里流了出来。这次他连立刻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了。

坐在雪面上，不由自主地向远处看了过去。单板滑雪者们在粉雪的斜坡上滑行着，激起的粉雪阵阵飞舞，看着感觉就特别爽。他们肯定在不停地欢呼吧！

这时有人滑了过来，停在了迈处。肯定是彻朗吧！但是，不是，是穿着黄色滑雪服的麻穗。

“春纪，你没事吧？”她低着头担心地看着他。

“嗯，还行。”拉着她的手，他站了起来，“父亲呢？”

“我跟他说‘让春纪稍微休息一会儿吧’，然后他就说他们先去餐馆了。”

“这样啊，太好了！”

“对不起，让你陪我们做这么奇怪的事。”

“我并不觉得这是奇怪的事啊，只是双板滑雪果然好难！”

“我倒是觉得单板滑雪比较难。”

“关键是先接触哪个是吧！”月村再次向远处的坡面看了过去，很多单板滑雪者正在滑行着。“啊！好想在粉雪上用单板滑雪啊！”

“虽然很痛苦，但你还是忍一下吧。”

“嗯，我知道。”

麻穗滑了起来，月村便也跟了过去。不愧是擅长这个的，麻穗滑得真的是非常好，月村用犁式滑雪无论如何也跟不上她。

4

走进餐馆才发现，不愧是休息日，餐馆里非常拥挤。长长的桌子一排排地排列着，可是并没有宽敞的空座。但是，彻朗和小百合已经为他们占好了座位。

“让你们久等了。”月村一边摘下防护帽，一边道歉说。脸上全是汗。

“哈哈！”彻朗开心地笑了，“看上去累得够呛啊！”

“没事，刚开始谁都是这样的。”说着彻朗将目光转到了相邻的那张桌子上，皱起了眉头。“喂！放在那里的东西是你们的吧！像这样散着放着，别人不是就不能坐了吗？放到自己的手边去。”他对旁边正在说笑的几个年轻人说。

那里放着手套和防风镜。年轻人说着“对不起”，缩着脖子把他们的东西拿了回去。应该只有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左右，他们肯定在想着“好烦人的老头”之类的吧。

彻朗低头看了一下那些年轻人的脚下以后，撇了撇嘴。

“果然是单板滑雪的家伙！”他低声说道，“这帮人不管怎么说就是不懂礼貌。”

月村默默地歪了歪头，旁边的这一帮年轻人好像确实做事有点不够周到。但是，这个和单板滑雪没有关系，这是人的本性的问题。现在在双板滑雪者里面也有像他们一样把雪具展开放，占用桌子上超出需要的空间的人。但是，想着即使说出了这件事也只是惹彻朗不高兴，便忍住没有说。

“你看！春纪，那个样子！”彻朗噘着嘴，用下巴指示了一下。

月村向那边看了过去，两个单板滑雪者正在走进来。

“有什么问题吗？”月村问。

彻朗不满地皱了皱眉。

“你好好看看！像那样吊儿郎当地穿着裤子！不是都掉下来了么？本来衣服就已经很肥了，还穿成那样，亏得他还能走！”

“哈哈！”月村也这么想。他好像也不喜欢单板滑雪者特有的腰穿风。

“那样不是挺好的嘛，”麻穗说，“那是时尚。”

“什么时尚！邋里邋遢的，要我说的话，那完完全全就是一副流氓打扮。”彻朗歪着脸说。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手里拿着防护帽和灌装咖啡的男人在彻朗的旁边停了下来，“不好意思，”他说道，“这里有人吗？”他指着旁边的椅子问。

“啊，没有人。”说着，彻朗向那个男人的脚下瞥了一眼，应该是在确认是双板滑雪者还是单板滑雪者吧。

那个男人拉出椅子，将脱下来的上衣挂在了靠背上以后坐了下来。年龄应该有三十五岁左右吧，他的脚的动向很明显是为了让别人能看到他穿的是双板滑雪的靴子。

拉开灌装咖啡的拉环，美味地喝了一口以后，那个男人将被雪晒黑了的脸转向了月村他们这边。“一家人一起来进行双板滑雪旅行吗？”

“嗯，算是吧，说是一家人……”月村回答道。

“是一家人哦！”彻朗笑着说，“他是我女儿的老公，因为他说没怎么用双板滑过雪，有机会的话一定想试试，于是就带他来了。我们家一直都是双板滑雪的。”他对那个男人解释道。

“这样啊。事实上，我刚才在远处看着你们来着，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看上去像是双板滑雪非常熟练的一家人，但是只有一个人像是初学者，还想着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一来，我的疑惑便解开了。”那个男人笑容满面地说，“好羡慕啊，对父母来说，以后的双板滑雪旅行不是会越来越有趣了吗？”

“我也期待着会是这样，因此女婿必须得更加努力才行啊！哈哈！”彻朗兴高采烈地回答道。好像如果对方是双板滑雪者的话，他一下子就会变得和蔼可亲。

“马上就会变得很厉害的哦，不管怎么说，老师很优秀啊！”说着那个男人向彻朗看了过去，“我看了您滑雪时候的样子，技术还真是高超啊！您是在参加专业的双板竞技滑雪吗？”

“没有没有。”彻朗挥了挥手，“参加过几次小型的比赛，但完全没有到可以说得上竞技的水平。而且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只是自我娱乐一下。”

“这样啊。看着您滑行，完全只能想到您曾经是个参赛选手。”

“谢谢。因为年轻的时候，受到了相当严格的训练啊！”

“是啊，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滑不成那样。”

“没有……”彻朗害羞地笑了，好像觉得受到夸奖也未尝不可。

“您是一个人来的吗？”小百合在旁边问道。

“是的，今天没有工作安排，想着偶尔放松一下。”

“没有工作安排？”

“我平时就在这个滑雪场工作。”

“啊啊，”彻朗睁大了眼睛，“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巡视。”那个男人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哦哦，”彻朗的目光里浮现出一丝憧憬，“这样的话，你的双板滑雪技术也相当不错吧！”

“没有，没有那么厉害。”那个男人摇着头，难为情地笑了，“您经常来里泽温泉吗？”

“以前来过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所以雪道也大多都不记得

了，也不太知道应该在哪里滑会比较好，毕竟这里太大了。”

那个男人点了点头。

“如果方便的话，让我来给你们带路吧！有几个想向你们推荐的雪道，还有鲜为人知的好地方。”

“哦，”彻朗微笑着，“真的吗？”

“老公，”小百合戳了一下彻朗的胳膊，“太厚脸皮了！”

“不需要担心我，相比一个人，和大家一起滑会更加开心。当然，如果你们只想一家人一起滑的话，我也不会强求。”那个男人用柔和的语调说。

“要怎么办呢？”像是在争取大家的意见一样，彻朗轮流看了一遍大家的脸。

“我想让他为我们带路。”麻穗举起了右手。

“这样啊，春纪呢？”

“是用犁式滑雪滑行也没问题的地方吗？”月村问那个男人。

“会犁式滑雪的话就没问题了。”

彻朗皱着眉头，抓了抓脑袋：“只限今天允许你犁式滑雪吧。”

“那就这么定了，多亏了你们，看来今天可以玩得很开心了。”那个男人笑着说。

互相做了下自我介绍，那个男人说他叫作根津。

5

双眼看着前方，大幅度张开着的双腿使劲站立着。虽然控制着速度，但疾飞的感觉还是非常强烈。因为雪质非常好，坡度也很合适，而且还没有人，从一端到另一端，可以尽情地使用宽阔的坡面。这里是用单板滑过几次的地方，但是用双板滑行又感受到了不同的感觉。

“自己只是用犁式滑雪滑行就已经这么爽快了，离他很远滑行在前面的彻朗他们应该爽快得不得了吧！”月村想象着。

好歹总算滑了下来，发现大家正在半路等着他。

“春纪，没事吧？”彻朗问。

“嗯，还好，感觉非常爽快。”

“用那样的犁式滑雪吗？用我的话来说，你这就是好不容易有人请客，你却只放了点蛋黄酱就吃起来了。”做了一个奇怪的比喻后，“这里真是太好了！”彻朗向根津那边看了过去，“有你带路真是太好了，我觉得只有我们自己的话，应该是没法找到这样的雪道的。”

“如果您这么说的话，我多管闲事也是值得了。”

“而且你双板滑雪的技术也很厉害啊，刚才受到了你的夸奖，现在已经开始为自己刚才扬扬得意的样子感到后悔了，你才是专业水平啊！”

“没有这回事。”根津挥了挥手，“以前有一个和我一起工作的女巡视队员，她曾经在高山滑雪项目的国家代表队。跟她一比，感觉自己滑雪真是没法看了。”

“和那么厉害的人在一块儿的话，也许会那么想，但是在我们看来你也已经非常厉害了！”

“谢谢，土屋先生您也很厉害。”

“没有没有。”

“只是，”根津的语调稍微发生了一点变化，“如果要求更高一点的话，需要增加一点锐利度才行，总觉得有那么一瞬间滑雪板的边缘没有贴着雪面。除此之外的地方都非常完美，所以感到非常可惜。”

彻朗的身体后仰了一下。

“你果然看出来了，是啊！一直都有这个坏毛病，怎么也改不过来。”他遗憾地说。

“我觉得与其说是毛病，不如说是想法的问题。膝盖弯曲伸展的时候，你脚似乎用力地推着靴子。您意识到了吗？”

“我意识到了，但是不可以这样吗？”

“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觉得如果想要滑得更进一步的话，就必须要有转变想法才行。您可以在那里弯一下膝盖吗？”

“这样吗？”彻朗半蹲下来。

“就这样，您试着想象一下膝盖以下都泡在了水里。”

听了根津的话，彻朗张开嘴：“哎？水里吗？”

“是的。然后，水面上没有一丝波纹，也就是说泡在水里的部分完全不动。这样想象着，试着做一下膝盖以上部分的屈伸运动。”

“哎哎？这个做得来吗？”彻朗一脸困惑，生硬地摆动着身体。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根津说道。

“这样就行了，我觉得这个动作如果在滑行中能实现的话，肯定会有所改变的。”

“确实有一种力量从雪面上传了出来的感觉。”

“留心着这一点滑试试看。也许刚开始会感觉不适应，但是慢慢就习惯了，您一定会感到有所不同的。”

“知道了，我滑试试看。”

彻朗滑了起来。旋转了好几次，但是姿势看上去感觉比之前更加平稳了，应该是因为留心根津说的话了吧。

“就是这样！就这种感觉！”根津大声喊了一下以后跟了过去。

彻朗在途中停了下来，大家又都聚集到了一起。

“非常好！现在的感觉。”根津说道，彻朗点了点头。

“差不多明白了。有一种整个脚掌都在压着雪面的感觉。”

“是啊。一直坚持的话，一定会有所提高的。”

“谢谢，真是受益匪浅！”

“接下来，一口气冲向缆车乘车处吧！请跟着我过来。”说着根津滑了起来。月村也觉得他的姿势很好看。

“啊，没想到这么大年纪还能学到新东西，双板滑雪果然真是深奥不可估量。”彻朗佩服地说完以后就出发了，小百合也跟着出发了。

麻穗在开始滑之前向月村看了过去：“爸爸心情超棒啊！”

“看上去真是这样！”

麻穗滑了起来，因此月村也跟着滑了起来。麻穗应该是考虑到他吧，控制着速度。用单板滑雪滑行过好多次，所以没有必要担心他会迷路，但还是担心他会摔倒吧！

滑下去以后，五个人一起坐上了缆车。

“不管怎么说，这个滑雪场确实不错！”摘下防风镜，彻朗感叹道，“非常宽阔，雪道也富于变化。感觉在这样的地方滑的话，无论谁的技术都会很快变得厉害起来的。”

“我会转告给滑雪场的老板的。”根津笑着回答道。

看着窗外的小百合“啊”地叫了一声。“怎么了？”彻朗问道。

“那种地方竟然有人，可以在那边滑吗？”小百合用手指着下面向根津问道。

月村探出脑袋，向小百合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密集的树林中间五颜六色的滑雪服若隐若现。好像是一帮单板滑雪者。

根津的表情阴沉了下来。

“那里是禁止滑行的区域。那附近经常会有人，每次看到都会警告他们，但是在那里滑行的人还是不见少。”

“是单板滑雪的那些家伙吧？那帮人总是不守规则，真是烦人！”彻朗愤怒地说。

“不是。”根津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只是单板滑雪者，最近双板滑雪者也增多起来了。”

“竟然有这回事，非常少吧？”

“并不是这样。深雪专用的双板滑雪板流行了起来，喜欢在雪尚未压实的地方滑行的人也多了起来。因此，到雪道外面去的人也多了起来。”

“这样……可不行啊。”

“嗯，滑雪场方面为了应对这个倾向，也在慢慢地增加雪尚未压实地方中允许滑行的区域，但是好像还是有很多人无法战胜在没有人滑过的地方滑行的欲望……话说，”根津继续说道，“土屋先生，您觉得深雪滑行怎么样啊？上了年纪的双板滑雪者们有很多人都不太喜欢深雪……”

“没有没有，完全无所谓！”彻朗猛地伸展了一下脊梁骨，“如果用双板滑的话，无论什么样的地方我都喜欢。雪已经被压实了的雪面冰场也好，凸起的坡面也好，都没有问题。如果是深雪的话，就太好了！简直要流口水了。深雪专用的滑雪板什么的，完全不需要！”他兴奋地说道。

“那就太好了，事实上我知道一个珍藏起来的全是粉雪的好地方，

结束的时候我带你们去吧。”

“这个听上去好有趣啊，可是有个初学者……”彻朗担心地看了下月村。

“没事的，有迂回雪道，可以在下面会合。”

“这样的话就放心了。粉雪啊，这真是太好了。”彻朗现在就想舔嘴唇了。

一下缆车，根津就又第一个滑了起来。用犁式滑雪滑行着月村也一点一点地适应了双板滑雪，也逐渐变得从容不迫了。这样，根津正在前进的目的地，月村大致上也猜到了。和伙伴们一起来单板滑雪的时候，有一个必滑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不会进去的好地方。

到达的正是月村猜到的那个地方，是从林道向旁边偏离出去的一片区域。虽然是正式的雪道，但是下雪后什么的时候入口就找不见了，所以不清楚的人一般不会去滑。

“我先去看一下雪的状态怎么样。”根津解开滑雪板，向堆积起来的雪中走了过去。因为穿着靴子，看上去好像走得相当费力。

根津低头向坡面的下面看了一下，用双手做了一个很大的环形以后返了回来。

“非常漂亮！谁都没有滑过，处于毫无痕迹的状态！”

“这真是太好了！”彻朗说。

“我们该怎么做呢？”小百合问，“深雪的话，我是完全不行的。”

“请您沿着这条林道再往前走一点，然后您就会发现在您的左边有条压实雪的雪道，从那里下来就可以和我们会合了。”根津一边说着，一边准备穿戴滑雪板。但是好像不太顺利，重复了好几次。“哎？怎么回事？啊，莫非……”他看了一下滑雪板的固定器后咂了下嘴。

“怎么了？”彻朗问。

“固定器太旧了，有时候会不太好用。惨了，没有工具的话，就束

手无策了。我给巡视队员打个电话，让他们给我送一下。”根津将手伸向了口袋。

就在这个时候，几名单板滑雪者滑了过来。

“哎？不是根津先生吗？您在做什么呢？”一个人说道，声音听上去非常年轻。

“哦，是你们啊！今天没有工作安排，在给这几个人带路。”

“嗯，是这样啊。”年轻人朝月村他们这边瞥了一眼。彻朗像是想要避免看到脏东西一样转向了另一边。

“莫非你们接下来想要去这下面滑？”根津问那几个年轻人。

“是啊，有事吗？”

“非常不好意思，这次你们可以不去吗？这位先生想享受一下没有痕迹的粉雪。”

“根津先生，”彻朗插话说，“我没关系。”

“好不容易才有这样的机会……怎么样啊？你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滑吧！”

根津又一次问那几个年轻人。

“明白了，这样的话就让给他们吧！远方的客人优先……大家看可以吧？”听了一个像是领导者的年轻人的话，其他人都点了点头。

“还有，你们当中谁脚是44号？”

“我是。”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举起手。

“真是太好了，事实上我有一只脚上的固定器坏掉了，正在愁呢。你可以和我交换一下工具吗？一会儿在下面的巡视室里还给你。”

“好啊！即使是根津先生，也没法一只脚在粉雪上滑行吧。”说着那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就开始解固定器，又脱下了靴子。

“哎？”彻朗看着根津，“交换工具？根津先生要单板滑雪吗？”

“嗯，这个才是本行。”

“本行？”

“根津先生曾经是单板滑雪项目的参赛选手，而且还是奥林匹克的候补选手。”一个年轻人说，“虽然到候补就止步了。”

“不要多说话。”根津脱下双板滑雪靴子，开始穿从那个高个子的年轻人那里拿来的单板滑雪靴子。

月村窥视了一下彻朗。马上就要迎来六十六岁的岳父看上去好像由于过于吃惊，所以说不出话来了。

根津穿好靴子，正要开始穿戴固定器的时候那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做好了滑行的准备。但是，只戴了双板滑雪板的右脚，另一只滑雪板由另一个年轻人抱着。

“那么根津先生一会儿见。”高个子的年轻人说。

“嗯，不好意思啊。”

那几个年轻人滑了起来，高个子的年轻人只用一只脚毫无障碍地向前滑行着，那个姿势明显可以看出他是名高级滑雪者。

“这几个人的技术都非常好，双板滑雪也全都是一级。”根津对因为吃惊变得目瞪口呆的彻朗说。

“这.....样啊。”彻朗不自然地回答道。

“真是一帮好孩子！‘远方的客人优先’什么的。”小百合好像很感动。

“因为他们都在祈祷着这个滑雪场生意兴隆呢。”根津夸奖道。

“春纪，”麻穗叫道，“我们也出发吧？先下去，在下面看爸爸他们滑吧。”

“啊，好。那么我们先走了。”月村对根津他们说。

“知道了，我们会看着时机滑下去的。”

月村他们滑了起来。一进入林道其左侧就出现了雪道，他们就滑了进去，那里是已经被压实了的畅快舒适的坡面。

滑下去以后，他抬头看了一下左侧的坡面，完美的粉雪区耸立在那里。

“可恶！”月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声来，“好想滑啊！太棒了！”

妈妈好像听到了！麻穗悄悄地看了一眼小百合以后把食指放在了嘴唇上。

不一会儿，击起来的雪烟便从坡面的上部飞扬下来，让它们翩翩起舞的是彻朗，他舒适畅快地从毫无痕迹的粉雪上滑了下来。不愧是最喜欢的东西，他在深雪中的技术也非常了得。

像在追逐彻朗一样，根津用单板势头猛烈地滑行着。那个姿势真是令人神往，豪爽感以及安稳感出类拔萃！

彻朗向着月村他们滑了过来。

“老公，怎么样？”小百合问。

“嗯，感觉非常爽。”说着彻朗向后看了一下。

根津用单板滑了下来。“怎么样？”他自信十足地对着彻朗问道。

“太棒了！好久没有这样了。”

“是吧！可以的话，再来一次怎么样啊？乘坐缆车的话，一会儿就能上去。”

“那再来一次吧？”

“走吧！”说着根津滑了起来。看了一下他的身影，彻朗嘟囔道。

“他真的也会单板滑雪啊……”

“不是都说了是本行了吗？”

听到麻穗的话，他默默地点了点头，之后也出发了。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他的背影有些落寞。

6

从旅馆的窗户抬头向上看去，夜空中的星星非常漂亮。明天应该会是晴天吧！三月份也已经过去将近一半，里泽温泉这里今后会下雪的可能性也很小了。想到这里，便觉得今天未能用单板在那片粉雪上滑行真的是非常可惜。

“但是……”正这样想着。

背后传来了声响，月村回头向后看去，隔扇打开了，麻穗穿着浴衣走了进来。脸涨得红红的，貌似是刚刚自由自在地泡过温泉回来。“啊，真舒服。”她端坐在桌子前面拿出了化妆包。

“听妈妈说什么了吗？”月村问。

麻穗往脸上擦着化妆水意味深长地笑了。

“爸爸好像果然很受打击。要说也是，虽说是顺势成了那样，但毕竟是和单板滑雪者亲近友好起来了。而且，还让人家教了双板滑雪的技巧，我觉得他的自尊心肯定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是啊！”月村在妻子的对面坐了下来。

“这样爸爸也不能再说单板滑雪的坏话了。一切都像计划中的一样，好顺利啊！”

“嗯，是啊！”

“一会儿向桥本汇报一下吧！‘计划成功，谢谢！’”麻穗哼着歌，继续捋饬着她的脸。

桥本是指月村他们工作的酒店里餐饮部的一位女士，因为偶然的缘分变得熟悉了起来。上个月来里泽温泉的时候，她也是成员之一。

事实上在那次旅行中出现了一点小意外。原本安排好了月村他们的前辈向桥本求婚——这样一场惊喜，月村他们也是来为这件事帮忙的。但是，桥本的前男友突然冒了出来，抢先一步求婚了。然后，难以置信

地，桥本竟然接受了。本来应该求婚的前辈因此变得非常低落，让人看到都会感到怜悯。

暂且不说那个，当时让桥本的前男友乘坐雪地车帮助他寻找桥本的是一个巡视队员。她的前男友是里泽温泉的常客，他们好像以前就认识。

月村他们和那个巡视队员之间的关联就是这样顺势产生的。

据麻穗说，好像是她和桥本在一起的时候意外地顺着说到的话题抱怨起了父亲讨厌单板滑雪和这次双板滑雪旅行的事。然后，桥本说了出人意料的话。“去里泽温泉滑雪场的话，我在当地的职员中有个熟人，和他商量一下吧。虽然是巡视人员，但也许会有什么办法哦。”

这真是完全没想到。虽然没想着有多大指望，但麻穗还是拜托了她。然后，桥本好像真的去找人家商量了。几天后，月村收到了一封邮件，标题是“里泽温泉滑雪场的事”。

主要内容是下面这样的：

您好，我是里泽温泉滑雪场的巡视队员根津，从桥本美雪那里听说了你们的情况。好不容易来我们的滑雪场，却不能进行最爱的单板滑雪，这肯定很痛苦吧！我有一个办法，方便的话可以交给我吗？如果顺利的话，您向您妻子的父母坦白您是单板滑雪者，这件事应该也就不难了。

他很惊讶，马上进行了答复，主要是关于询问是否真的有这么好的办法的内容。

虽然不敢说绝对会成功，但大致上还是有信心的。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并说道：“如果双板滑雪者和单板滑雪者能够亲近友好起来，对滑雪场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所以非常愿意帮忙。”

之后又通过邮件联系过几次。根津问了彻朗的双板滑雪技术等，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计划，也许是认为这样会进行得比较顺利吧。事前商量决定下来的只有在滑雪场见面的时候，装作相互不认识这一件事。

也就是说，根津出现以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全都是计划好的。在粉雪区的上方，突然说固定器坏掉了也好，碰巧当地的年轻人出现了也好，都是根津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太厉害了！”月村佩服地说。作战计划完美地抓住了关键。事实上，自那以后彻朗再也没有说过单板滑雪的坏话。

“哎，在什么样的时机下做呢？”麻穗淘气地看着他。

“什么？”

“就是，”她张开嘴，“春纪你坦白自己是单板滑雪者的时机，我也必须告诉他们我用单板滑雪了才行。”

“嗯……是啊！”月村叉着胳膊。

确实，今天晚上说的话，彻朗可能会很惊讶，但也不会发怒之类的吧。而且，也不会发出哀叹声吧？

想到了分别的时候根津对彻朗说的话。

“对我们这些经营管理滑雪场的人来说，关键是要理解客人的心情。客人中既有双板滑雪者，也有单板滑雪者。如果只了解一方面的话，不管怎样都会出现有失体谅的地方。对我们来说，两方面都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听了这些话，彻朗完全像一个被老师训斥了的学生一样。虽然戴着防风镜看不太清楚，但是侧脸上浮现出了类似于挫败感的东西。

“好期待啊！爸爸肯定会认输的。然后，明天我们就可以尽情地享受单板滑雪了，虽然需要用租来的雪具稍微有点遗憾。”

听了麻穗的话，一种复杂的情感在月村的心中扩散了起来。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彻朗听了他们两个的坦白以后肯定会非常低落。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这样做，自己真的会开心吗？

“麻穗，”月村动了一下嘴唇，“要不放弃吧？”

“哎？什么？”

“就是，坦白啊！不想给爸爸更大的打击了，爸爸肯定也已经非常明白了，我觉得他肯定在重新审视单板滑雪。所以，这样不就够了吗？”

“春纪……但是今天晚上不说的话，以后就只好开口了。”

“那也没事。嗯……像这样进行家庭旅行的时候我也用双板就好了。单板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想怎么玩都行不是吗？所以，我会努力练习双板滑雪的，虽然想要达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平可能会花一点时间。继续把这样的双板滑雪旅行作为每年的惯例吧！”

“春纪！”麻穗说着一直爬到了月村身边，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以后，“我太喜欢你了！”她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脑袋。

月村抱着她纤细的身体又一次向夜色迷人的夜空看了过去。现在这个季节就要和粉雪说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想象里的自己——穿着双板，在轧实的雪面上滑行的自己。这样不是也蛮不错的吗？

求婚大作战·雪耻篇

1

干杯。喝光大啤酒杯里的加冰威士忌苏打以后，水城直也轮流凝视了一番对面的两个女人，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

“啊！还是一点也没有变啊！真是太佩服你们了！啊啊啊！太厉害了！”

“又开始了！”山本弥生苦笑道。她是个瓜子脸美人。“水城老说这个，每次见面都说！”

“因为每次见面都这么想，所以不是没有办法嘛。‘太厉害了，果然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会这么想吧？”他问向邻座的日田，寻求赞同。

“哎？什么？”

迟钝的日田没能跟上他们的对话，水城皱了皱眉。

“你没听别人讲话吗？我在对两位高超的化妆技术表示敬佩啊！这不是我们四个人见面的时候，常规的话题吗？你赶快记住行不行啊！”

“常规的啊！”目瞪口呆地嘟囔着的是弥生旁边的火野桃实。眼睛大大的，嘴唇饱满圆厚，与性感这一词正合适。

“无论什么事日常惯例都很重要。你去看看一郎，即使是不参加比赛的时候，他貌似也一直都在做与平时完全相同的准备运动。”

“也就是说水城你夸我们只是日常惯例，并不是发自内心地这么想的啊。”

听了弥生的话，“不不不！”水城摇了摇食指。

“形式上的准备运动什么的完全没有意义吧，当然是发自内心地在夸你们了。你们很专业，专业的化妆师。无论怎么看都只能看出是个真

真实实的美人。我实在是佩服！”他深深地低下了头。

“哈哈！”弥生拍着手笑了，“又是这个，真不知道你是在夸我们，还是在贬我们。好奇怪的奉承！”

“都说了不是奉承！希望你能明白！”

男店员走了过来，“猪头泡菜文字烧”说着将盛有配料的碗放在了铁板的旁边。

“日田，拜托了！”水城说。

“我来烤吗？”

“当然了！你不是很厉害吗？”

“哎？真的吗？”桃实看着日田的脸。

“也说不上厉害了。”日田将碗拿了过去。

“不管怎么说也是在餐饮部啊，而且还是日本料理店。”

“那和这个没有关系吧！也不是在做料理。”

日田开始着手将碗里的配料放在铁板上，还十分注意不让汤汁洒出来。他的手法还真是相当不错。

水城和日田都是在东京的酒店里工作的酒店员工，这两名女士在百货商场的化妆品卖场工作。水城他们遇到她们是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契机是参加了在里泽温泉滑雪场举办的联谊——“滑雪联谊”。虽然那时候并没有成为情侣，但是她们有机会去了日田工作的店里。从那以后，他们偶尔会像这样见面。

今天他们去了距离他们双方工作的地方都比较近的月岛。说到月岛就必点文字烧了。

日田双手拿着两个铲子，当当地将配料快速地切成了小碎片。“好厉害！”女生队发出了佩服的感叹声。

“像店里的人一样。”弥生注意地看着。

“你以前打过工吗？”桃实问。

“嗯，算是吧！以前打过一点点。”

看着害羞地回答着的日田，水城生气地想着：你把机关暴露出来干什么！这种时候含糊其词地一带而过就好了，这样才比较有神秘感，虽然神秘感也没有多强。

日田用切碎的配菜做着圆形的外环，那个手法真是连行家看了都得自愧不如。

“话说，马上就要到十二月了，定好了去单板滑雪的计划了吗？”水城问女人们。

“没有。”弥生摇了摇头。

“周围单板滑雪的人也比较少，三十岁以后就完全没有人邀请我们了，是吧？”她向桃实寻求赞同。

“水城你们已经定好了吗？”桃实问。

“我们也还没定好，但是打算去。正和日田商量着年末的时候去什么地方滑呢。想着你们也一起怎么样啊……”

“哎？这样啊？”桃实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用手按着自己的胸口。

“以前一直一起滑的那帮人接二连三地结婚了，也就不怎么陪我们了。只有两个男人，我们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想着邀请一下之前的两位美女。怎么样啊？”这里又说到了美女这个词，“夸人又不需要花钱”这是水城的信条。

怎么办？桃实看着弥生。

“如果桃实你愿意的话，我也想去！”弥生爽快地答道，“年末也完全没有安排。”

“我也想去，如果日程合适的话。”

水城啪地拍了一下手。

“好，就这么定了！大家的日程都定下来以后就开始计划吧！行吧？日田。”

“哎？啊，好啊！耶！好了哦，大家开始吃吧！”日田一边把文字烧抻开碾薄，一边说。

“什么啊？你在好好听我说话吗？可以和这样的美女一起去单板滑雪旅行了啊！你可不可以更加激动一点！”

“啊，嗯，我在听，当然了！挺好的不是吗？”日田的劲头还是差一点，“大家赶快吃吧！烤过了的话，这么珍贵的文字烧就白费了，烤过了可就不好了哦。”

“但是我去单板滑雪的话，可能要新买很多东西才行。”桃实拿起了勺铲。勺铲是指吃文字烧用的小铲子。

“特别是靴子，从上个季节开始，不知道为什么穿着总感觉脚尖疼。”

“啊，这可太糟糕了！”水城附和说，“靴子穿着感觉疼最糟糕了！这样甚至会觉得滑雪这件事本身都让人讨厌了。所以，让日田帮你选一双吧！日田在神田的运动品专卖店打过工。是吧？”

“啊，不行不行！勺铲不能像用勺子一样舀，要这样用才对！”好像没有听见水城说话一样，日田认真地给女人们讲解着勺铲的使用方法。

这样真是没救了！水城耸了耸肩。

从文字烧店出来以后，又去了附近的酒吧喝酒。因为从这家店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于是决定男生队乘出租车送女士们回去。水城把桃实交给了日田，和弥生一起乘上了出租车。

“哎呀哎呀！日田那个家伙还是亘古不变得烦人啊！完全不会察言观色。”水城叹息说，“虽说在文字烧店里打过工，也不应该这个那样地指点吃法啊！在第二家的酒吧，特意让他和桃实两个人待在吧台了，他却净讲一些无聊的东西。”

弥生不由得笑了：“又说了美式足球啊！”

“说什么美式足球中卫怎么样啊什么的，真是个不长记性的家伙。对方是不是有兴趣，观察一下不就知道了嘛。亏得他那样还可以在酒店工作。”

“嗯，我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看上去完全不适合做接待客人的工作。”

“但是，他在公司里面的评价还不低哦，甚至可以说是比较高的那种吧。那个家伙一穿上酒店的制服立马就精神抖擞了。”

“是啊是啊！第一次在酒店见面的时候吓了我们一跳，和在滑雪场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人。所以桃实看日田的眼神也一下子就变了。”

“太可惜了，如果先让你们看到那样的他的话，也许滑雪联谊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嗯.....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啊。”

滑雪联谊的时候，日田向桃实告白了，但是桃实的回复是“对不起”。确实，回想一下那时候日田土气愚蠢的样子，被拒绝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水城这样想着。

“日田怎么样啊？现在也还在意桃实吗？”

“肯定是的，今天的酒会也是，两次都回复了‘好’啊！虽然他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事，但是还是这边优先了。”

“可是他并没有邀请桃实两个人单独进行约会。”

“嗯.....”水城哼哼了一下。

“不管怎么说，因为他在滑雪联谊的时候已经被拒绝过一次了.....”

“滑雪联谊什么的差不多不就是个游戏吗？不用介意的。”

“不是不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些年，日田连续失恋，而且还经历过相当残酷的被甩方式，他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了。因此，已经完全没了自信。我觉得邀请桃实约会什么的，对他来说门槛太高了。所以如果桃实来邀请日田的话就比较好说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吧？”

这次，弥生嗯地哼哼了一下。

“我觉得以在酒店的又一次相遇为契机，桃实的确重新审视了日田，平时的样子和工作时候的样子之间存在反差也显得额外有魅力。刚刚关于美式足球的话题，桃实大致上也开心地应答了啊。但是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好像之前刚刚因为男人受到过沉重的打击，让她不要那么谨慎或许也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话，最终也只能由我们助他们一臂之力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一直那样的话，谁都不会第一个迈出脚步。”

“这样的话，果然成败就在这次的单板滑雪旅行了。桃实看上去也格外感兴趣。”

“我也觉得她感兴趣哦，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会果断拒绝的。她是那种总是不和别人商量的人。”

“那就按计划进行吧！首先必须要开个作战会议才行啊！”

“是啊。”

以滑雪联谊以后在东京的又一次相遇为契机，他们四个人经常会见面。但每次提出了见面的肯定是水城或者弥生，事实上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要撮合日田和桃实。今天晚上，水城邀请她们一起去滑雪旅行也是事前和弥生商量过的。

出租车快要到弥生的公寓了，水城送过她几次所以知道。

“那么，”水城将嘴靠近弥生的耳边，“既然事情的方向已经定了，接下来在弥生的房间开作战会议怎么样啊？”

“哎？”弥生看着他的脸，“又说这个？你是认真的吗？”

“和平时一样，一半是认真的。”水城说，“一半只是试试，不行也没事。”

“这是啥啊？”

“不行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真的只开作战会议也行。”

“果然不是只打算开作战会议！”

“总之是商量的话，一边做欢乐的事，一边商量会比较好吧？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不行！”

“不行啊！”水城夸张地皱了一下眉，“那我今天就就此作罢了！”

“我先跟你说好，今后永远也都是不行！”

“说这种没有梦想的话！未来定会有所改变的吧？啊！司机师傅，请在这附近停一下，有一个人下车。”

出租车停了下来，后门打开了。

“辛苦了，晚安。”水城伸出右手，“今天晚上我也忍耐着只握下手。”

弥生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慢慢地动了下嘴角伸出手：“晚安，谢谢您的款待。”

“我不会放弃的。”小声说完以后，水城放开了她的手。

出租车开起来以后，他又回味起了今天和弥生的对话。是不是又向前迈了一步呢？他从手的感觉中感受到。

今天晚上的酒会是为日田和桃实安排的，但是事实上水城也别有用心，对象当然就是山本弥生了。有什么办法能将她弄到手呢？他谋划着。

但是，他并没有想着能够毫不费力地顺利进行。不管怎么说，弥生知道水城有女朋友了，而且也知道他没有和女朋友分手的意思。这还是水城自己告诉她的。在这基础上还继续劝服她，提出了“也就是说，我希望你做我的出轨对象”这样极其自私自利的请求。一般情况下，对方都会勃然大怒吧！

但是，弥生并没有那样。这也就是说有希望吧！水城推测道。说不定她觉得干脆明确的关系也不错呢？弥生也有男朋友，但是逐渐感到没有新鲜感了，也许也想偶尔玩一下火啊！水城这样期待着。

好期待单板滑雪旅行啊！水城正暗自窃喜的时候，上衣兜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女朋友——木元秋菜发来了短信。内容是问他年末的安排。

2

到平时常去的那家套餐店以后发现日田已经在那里了，日田坐在最方便看挂墙电视的位置，正就着凉拌豆腐和毛豆喝啤酒。

“嘿！”轻轻地挥了一下手后，水城拉开了对面座位的椅子。老板娘很快走了过来，将新杯子放在了水城面前。水城追加了几瓶啤酒，还点了炸鸡以及生鱼片拼盘。

“里泽温泉，积雪好像有一米厚了。”日田向他的杯子里倒着啤酒。

“那真是太好了！”他们拿起泡沫将要溢出的杯子干了一杯，“终于进入这个季节了啊！你能请下来假吧！”

“勉强请到了，水城你呢？”

“我也没问题。”

他们与弥生还有桃实的单板滑雪旅行计划相当的具体。目的地是进行滑雪联谊的里泽温泉滑雪场，但是她们提出的日期水城和日田都没法休息，所以必须申请带薪休假。

“你是怎么跟木元说的？”日田问。木元也是同一家酒店的同事，他知道她是水城的女朋友。“说和我两个人单独去单板滑雪旅行吗？”

水城摇了摇头。

“她的感觉非常敏锐，如果那样说的话，她一定会看穿是带女人去的。我告诉她因为要做法事，所以要回趟老家。幸好，她好像没有怀疑。”

“那也就是我也需要对木元隐瞒实情啊。”

“当然了！这个就拜托你了。话说，你为桃实选好靴子了吗？”水城问。

“靴子？什么？”

看到日田的反应，水城从椅子上滑了下来。

“你不记得当时的话了吗？桃实不是说一穿靴子脚就会疼吗？所以她说想买双新的。”

“啊啊。”日田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话说，说这样的话了吗？”

“不是‘说了吗’吧！日田你到底在想什么呢？这种时候不赶紧为自己加分想要怎么啊！”

“即使你这么说，我也不觉得只是为她选一双靴子就能加分。”日田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用筷子夹起凉拌豆腐送进了嘴里，“本来就已经被桃实拒绝过一次了啊。”

“滑雪联谊，是吧？”水城说，“弥生也说了那只是个游戏，如果她讨厌你的话，即使邀请她来参加酒会她也不会来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滑雪联谊时的答案里是包含着她的本意的，来参加酒会是因为一直是我们在付饭费，所以她觉得也不是必须要拒绝，不是吗？”

对日田如此消极的言论，水城感到焦躁不安。

“你没有再向前发展一步的想法吗？你喜欢桃实吧？还是说已经不喜欢了呢？到底是什么的啊？”

“喜欢啊！如果不喜欢的话，滑雪联谊的时候就不会告白了。啊，那时候真是太丢人了。”日田看着远处。

“干吗？深深地沉浸在回忆里了吗？而且还是苦涩的回忆。现在可不是干这种事的时候啊！做点什么行不行！”

“做点什么？”

“告白啊！告白。”老板娘将炸鸡端了过来，他直接用手拿起来向日田塞了过去，“求婚吧！”

“哎哎？又？算了吧！”日田一副厌烦的样子用筷子夹住炸鸡直接大口咬了下去，“已经不敢再尝试了。”

“因为一两次的失败就这么泄气怎么能行呢？一直说这种话的话，你一辈子都结不了婚了啊！没事的，桃实对你有意思。现在告白的话，一定会成功的。”

日田目不转睛地盯着水城的脸：“这么不负责任的话，亏得你能说出来。”

“什么不负责任？我是在说我要负责任地成就你的爱情。舞台当然是里泽温泉滑雪场，你和桃实相遇的地方。”

日田的眉毛皱成了“八”字形，使劲儿撇着嘴：“存在噩梦回忆的地方。”

“所以说，这是雪耻！这次将那个滑雪场变成存在美好回忆的地方。”

“怎么做呢？”

“这个交给我吧！我来精心策划作战计划。”

“如果能舒心地在里泽温泉滑雪场的粉雪里滑雪的话，仅仅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日田一边将毛豆放进嘴里，一边无精打采地说。

3

到达里泽温泉滑雪场的那个早晨阳光非常明媚，从出租车上下来，抬头看滑雪场，甚至都感觉到头晕目眩刺得眼疼了。

“哇哦，从滑雪联谊以后就再也没过来了，所以已经九个月了啊！我回来啦！约定好的地方。”走在已经除过雪的路上，水城大声说。今天晚上的住处是里泽温泉村里最豪华的酒店。

“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早就来滑雪场了，加油吧！桃实。”

“嗯，我会加油的。”

女生队的两个人干劲十足。

“昨天晚上下雪了吗？看车顶上的积雪的话，感觉倒是下了二三十厘米厚呢。”日田东张西望地看着四周说。

这次你该上心的不是这种事啊！水城想发牢骚，但是忍住了。

一到酒店水城便向接待柜台走了过去，虽然是用他的名字预约的，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

“让您久等了，水城先生，从今天开始入住一天，套房和双人房，没有错误吧？”女职员确认道。

“没有错误。”水城一边回答，一边留意着身后，担心“套房”这个词会不会传到桃实的耳朵里了呢。但是，幸运的是桃实正和其他两个人说笑着。

手续办完以后，“行李应该已经到了吗？”水城问女职员。

“是的，已经到了，现在给您拿过来吗？”

“不用，稍后我们来拿，在那之前可以先放在这里吗？”

“好的，我知道了。”

水城回到了其他三个人身边。

“我申请了提前入住，但是只能申请到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好像三点以后就可以入住了。你们用这个房间吧！”水城将两张房卡递向女生队。“我们在更衣室换一下衣服，行李放在小件行李自动存放柜里。这样可以吧？”他征求着日田的同意。“可以啊！”日田点了点头。

“那多不好意思啊！”弥生摇着手说，“旅行的准备都是你们做的，太不好意思了。我们在更衣室换衣服吧。可以吧？桃实。”

“嗯嗯，”桃实点了点头，“请一定要这样。”

“真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不好意思啊！啊，那一起换衣服吧！在这个房间里。”

“哈哈！”弥生笑了，“那不可能吧！别净说些傻话，赶紧去房间里，我们也要换衣服了。”

“好，那三十分钟后在这里集合。”

以水城的话为信号，男生队和女生队分成了两路。

水城和日田进入的房间当然不是套房，而是双人房。摆着两张床，窗边摆着桌子和椅子，这样的传统型的风格。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水城一边换单板滑雪服一边说，“弥生干得很漂亮。啊，还有，那些东西已经确认无误到了，存放在接待柜台了。接下来就要看你的本领了，加油啊！”

“这样的作战计划，真的会成功吗？”日田穿着带有护具的内搭叉着胳膊。

“没问题的！这是我和弥生精心策划的作战计划！不可能不成功的。”

“是吗？”

“拿出自信来，我保证，明天的早上你肯定在套房里喝着最美味的早安咖啡。而且是和新恋人一起。”

然后，我肯定在和新的出轨对象一起品尝着早安咖啡！水城在心里嘟囔着。

4

里泽温泉滑雪场的雪依然是非常棒！其乐无穷地用单板在粉雪上滑行着，不知不觉就差点忘了原本的目的。即使这样，一到下午水城便开始频繁地看表确认着时间。

“我依然还是觉得这个滑雪场真的是好大啊！”四个人乘坐四人缆车的时候水城说，“一不小心就要走丢了。”

“你如果那么想的话，就滑得稍微慢一点啊！我们为了追赶你都竭尽全力了，连看一下周围的余地都没有。”弥生抱怨道。

“我也是，你们两个实在是太快了！”

“那是日田的错，你飞得太快了啊！配合一下女士们的节奏啊！”

“对不起，因为刚刚开始滑，就沉迷进去了。”

“我和桃实没有带手机啊！所以我觉得最好想一下如果我们走散了的话要怎么办。比如定一下集合地点什么的。”弥生说。

“这个不错。缆车的山顶站附近的那家咖啡店，那里怎么样？”

听了水城的意见，“知道了！”大家都表示赞同。

“但是，那家咖啡店，差不多开到几点呢？”弥生发出了疑问。

“差不多三点左右吧！”日田回答道。

“那样的话，那走丢了的话怎么办呢？”

“那样的话，也许先回酒店比较好吧。”水城说，“提前一步回房间休息不就好了吗？”

“但是我们没有房间钥匙。”

“这个没事，在接待柜台说水城我的名字的话，我觉得他们会把另

一个房间的钥匙给你们的。不是说好了三点以后就可以进入房间了嘛。”

“是啊！这样的话就放心了，是吧，桃实。”

“太好了！但是，不走散才是最好的吧。”

听了桃实的话，“这倒也是。”其他三个人都笑了。

“一切顺利！”水城满意地想。刚刚的会话事实上也是在为这次的计划做铺垫。准备工作已经逐渐完成了。之后只剩下最后的收尾了。

之后四个人一起欢乐地滑了一会儿，幸运的是，谁都没有走丢。然后，过了下午三点多一点点的时候.....

“哎，是不是差不多该开始了？”弥生开口说，水城正和她一起两个人乘坐着双人缆车。

“我也正想着这个呢，已经过了三点了。”

“在哪里开始？”

“从这个坡面下去，往前稍微走一点有一条通向林道的岔道口。首先进入那里，因为那条路蜿蜒曲折，不容易看到滑在前面的人，就利用这个，看准时机藏在旁边的树林里。然后，等着桃实滑过去。”

“如果滑在前面的人突然消失的话，桃实肯定会觉得自己走错路了吧！在哪里出现了岔路，自己没看到什么的。”

“对，然后肯定会找我们吧！但是已经这个时候了，所以应该会很快放弃然后回酒店。然后在接待柜台报出我的名字，从接待柜台那里拿到房卡。”

“进入房间一看，吓了一跳，那里竟然是豪华的套房。”

“而且已经有人在了，是早她一步回去的日田。单板滑雪服，换成了最适合他的酒店的制服。言谈举止高雅温柔地说到‘您回来了’，然后低下头。继续这样持续下去。‘不管您有多么疲惫，我都会为您消除。’他手里抱着那个东西。”

“哎.....太矫揉造作了！”弥生在空中不断地摇动着脚，“如果有人做这种事的话，女人会猝死的哦，如果不讨厌对方的话肯定会。”

“关键是时间！日田提前回到酒店，从接待柜台那里拿到套房的钥匙以及那个东西，先回自己的房间，然后快速地换好制服，再回套房等待桃实，这最少也需要十分钟。”

“能赶上吗？”

“能行，日田不管怎么说也是速度狂。”

“是啊！哇，终于到这个时刻了啊，好期待！”

“在滑雪场的高级酒店的套房里，和新恋人过夜啊。虽然是自己安排的事，但还是好羡慕日田啊！而且明明我们这边也是男女同住一个房间，等待我的却只是冷淡无情吗？”

“关于这个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一上我的床立马就会发一张红牌让你退场的，记好了！”

“上你的床的话就出局，是吧？但是，也就是说你上了我的床的话就没事。”

“那种事根本不可能。”

“不知道哦，我已经打算好用整晚来说服你‘要不要来我这边呢？我这边的水很甜哦’。”

“什么啊？我是萤火虫吗？不可能被你说服的吧！”

“但是我会千方百计坚持不懈地努力的，你无视的话就无视好了。”

“当然，我一定会的！我累了马上就睡着了。我先说好，吵得烦人的话就犯规了。这时候也红牌出局。”

“知道了，我再想一下其他的作战计划。”

水城一边轻率地回答着，一边想象着。即使床是分开的，同一个房间的话，她也是属于我的了。他想着进攻手段要多少有多少。实在不行

还有跪伏地面这个办法。那是成功率极高的必杀技。

从缆车上下来穿戴好固定器以后，日田和桃实从后面过来了。

“喂！日田，从这里下去以后进入林道啊。”水城大声说道。这是开始的信号。

“知道了。”像是在这样回答一样，日田举起一只手。虽然戴着防风镜和面罩看不到脸，但是感觉到他全身都洋溢着紧张的气息。

确认好大家都穿戴好了固定器以后，日田就出发了。姿势很低，线路是攻击性的，很明显可以看出他比平时更加有气势。

“明明都告诉过他不要飞得太快了。”说着水城也滑了起来，途中他偷偷地回头看着，确认是正在以弥生、桃实的顺序滑着。

看着前面的日田滑入了林道，水城也跟了过去。知道林道的坡度比较平缓，他留心着尽力不让速度降下来。

前进了没多久旁边就出现了树林，水城向后看了一眼，弥生就在后面，看不到桃实的身影，这真是绝佳的时机。

向弥生挥了挥手以后，水城滑进了旁边的树林里。因为雪并没有压实，他的身体沉陷了下去。

紧跟着弥生也进入了树林，她偷笑着很开心的样子。两个人都藏在了树的背面，窥探着外面的情况。

没多久穿着红色滑雪服的桃实的身影出现了，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水城他们，看着前方就直接滑过去了。

“好，”水城攥了下拳头，“一切顺利！”

“后面就全看日田了啊。”

“正是！”

他们返回林道又滑了起来。但是，不怎么提起速度。因为如果追上了桃实的话，一切就全都白费了。

滑了没多久前面就敞亮了起来，出现了雪已经被压实的非常漂亮宽阔的坡面。看上去如果用卡宾转弯技术滑的话，肯定会非常舒服。

但是刚这样想，水城就放慢了速度，因为前面看到了红色的滑雪服。莫非那是桃实？坐在坡面上。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人，穿着灰色的滑雪服。

弥生来到他旁边停了下来：“哎？那不是桃实吗？”

“我觉得应该是。然后，在一起的不是……日田吗？”

“我觉得是。”

“什么啊？怎么回事？”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水城滑了起来。

走近一看，果然是桃实和日田，严肃的气氛立刻传了过来。日田没有穿着滑雪板，像上体育课时要求的坐姿那样坐着。

“桃实！”水城喊道。

“啊，水城，太好了，以为和你们两个走散了，正在发愁呢。”

“怎么了？”

“那个……日田好像受伤了。”

“哎？”水城向日田靠了过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摔倒了，”日田虚弱地回答道，“在冰一样的雪面上，滑雪板边脱落了……”

“伤到哪里了，脚吗？”

“背……吧。”

“可以动吗？”

日田微微歪了下头，好像非常痛苦。

“水城，”弥生在后面喊道，“我去叫巡视的人过来。”

“嗯，非常不好意思，但还是拜托你了。”

水城目送弥生滑下去以后，又将视线转回了日田这里。日田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也许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飞太快了吗？”

“.....有一点点。”

水城差点一下子垂下头，但是当着桃实的面，他忍了下来。但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种事啊！

计划就此告吹了！他这么想着，套房也白费了。而且，也许连这次旅行本身也必须要就此结束。

不一会儿便听到了警鸣声，一辆雪地车正迅速地向他们开过来。

5

幸运的是，日田的伤好像并不怎么严重。被运进救护室没多久他就从床上起来了，并能够稍稍走动了。但是，看上去好像特别疼。

“我觉得最好去医院看一下。”开着雪地汽车过来的那个高个子巡视队员说，“附近就有医院，我可以开车带你去。”

“真的吗？那太感谢您了。”日田一脸过意不去地低下头，脸突然就拧在了一起，“疼疼疼！”

目送走被巡视队员搀扶着上车的日田以后，水城叹息了一下。

“真是服了。接下来怎么办？再稍滑一会儿吗？”

“先喝杯茶吧。”

听了弥生的建议，“赞成。”桃实也表示同意。她的表情非常沉重，应该是在担心日田吧。

他们走进了一家可以看到滑雪场脚下的餐厅。水城和弥生点了鲜啤酒和毛豆，桃实点了冰红茶。

“话说那个家伙还真是不走运啊！怎么能这个时候受伤呢？”因为桃实在，水城一边想着不能说求婚的事，一边忍不住地抱怨。

“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雪，太可怜了。”桃实好像将水城的话理解成了其他的意思，皱着眉嘟囔着。

水城的手机收到了短信，是日田发来的。写的是：刚刚诊断和治疗都已经结束了，断了一根肋骨。我就直接回酒店了，在刚刚的那个房间睡觉。之前的计划就中止吧！拜托。

计划中止，他也觉得应该会是这样。现在不是求婚的时候。

跟她们说了骨折的事以后，她们都皱起了眉头。

“骨折了？啊，太惨了！”弥生大张着嘴。

“刚刚看上去很疼啊。”桃实发出消沉的声音。

水城看了一下表，早就过了下午四点钟了。窗外已暗了下来。雪山的白天总是很短。

“我们也撤吧。”

听了水城的意见，那两位女士点了点头。

一回到酒店将滑雪板放入滑雪用品存放柜里，弥生便向接待柜台走了过去，去拿房间的钥匙。桃实说她去拿存放在小件行李自动存放柜里的她和弥生的行李。在等她们的时候，水城用手机给日田打了一个电话。

“你好。”无精打采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没事吧？”

“还好。”

“现在在干吗呢？”

“在房间睡觉呢。”

“可以动吗？”

“可以，但是很疼。”

“能出去吃饭吗？”

“不行，在便利店随便给我买点什么吧，谢谢啦。”

“知道了，总之我先去看看你。”

正好水城打完电话的时候，弥生回来了，桃实也用手推车推着她们两个人的行李过来了。

“总之先回各自的房间吧。”水城对她们说。

“那个……”桃实小心翼翼地开口说，“可以借给我一下水城你们房间的钥匙吗？”

“哎？为什么？”

桃实窘迫地低了下头后，又像下定了决心一样把头抬了起来。

“他……我觉得日田今天晚上肯定很难受，应该连饭都不能好好吃吧，所以我觉得要有个人一直陪在他身边才好。所以，那个……”

“我明白了，”弥生说，“桃实想陪在他身边是吧？”

桃实轻轻地点了点头。

弥生突然松开嘴唇看着水城：“我看着像是这么回事，水城，把钥匙给她吧。”

这真是出乎意料的情况！但是，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水城把房卡从兜里拿出来，交给了桃实：“日田就拜托你了。”

“这么任性，真是不好意思。”桃实道歉说。

“桃实，你赶紧去吧！我还有事想要和水城商量一下。”

“嗯，知道了。”桃实从手推车里拿出了自己的行李，“那回头见。”

“一会儿我去拿我的行李。”

“好。”回答了以后，桃实快步向电梯厅走了过去。

目送着她的背影，水城突然笑了：“莫不是受伤的功劳吧！”

“所谓做起来比想的容易啊！”说完弥生啪地拍了下手，“把重要的东西给忘了。”

看着她向接待前台走了过去，水城也想起来了。对，还有那个……

弥生回来了，一脸苦笑。看着她手里的东西，水城的脸上也不由得浮现出了同样的表情。

是一束鲜红的玫瑰花，这是为日田准备的。本打算让他求婚的时候，把这个交给桃实的。

“也没有它出场的机会了啊。”

“这么难得，装饰在套房里吧。”

“不错，这是个好主意。说不定可以品味一下新婚的气氛。”

“呵呵呵，可能。”

看了弥生的反应，水城兴奋了起来。没想到竟然发展成他们俩住套房了，对这个她好像完全没有抵抗。

真是太幸运了！真是天上掉馅饼！水城一边对日田感到抱歉，一边又想对日田的灾难表示感谢。他已经确认过了，套房里只有一张大床。上到一张床上的话，弥生也是一名成年女性，应该不会多么顽强地抵抗吧。他这么期待着。

走进电梯厅，水城按下了按钮。进入房间以后，一边轻松地开着玩笑，一边紧盯着弥生的眼睛，非常自然地抱紧她以后开始亲吻——他在头脑中想象着这些顺序。

电梯到了，门开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弥生并没有想要乘坐的意思。

“怎么了？”

水城问完以后，弥生淘气地笑了。

“游戏到此结束了。去房间之前，我有话想要对你说。”

6

门铃响起，“来了！”回答了一声以后，日田打开门发现弥生正笑嘻嘻地站在外面。

“结果怎么样？”日田问。

弥生用手指做了一个OK的手势：“非常完美！”

“喂！”身后传来了男女的声音，拍手声也响了起来。

将弥生迎进来，日田关上了门。

“辛苦了！”坐在床上的桃实对弥生说。

“桃实你也是，很辛苦吧！一直在演戏。”弥生的视线从桃实转到了日田身上，“日田也是。”

“没有，因为这是我提出来的……”

“我好开心，水城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太好玩了！”桃实笑着说。

“日田受伤的表演也相当不错，甚至我都以为是不是真的受伤了。”

听到弥生的担心，“没有。”日田害羞地说。

“因为我看到过好几个因为单板滑雪受伤的人。而且有巡视队员根津先生助我们一臂之力，真是太好了！”

“嗯，那个人的演技也非常厉害。”

日田看了一下坐在窗边椅子上的两个男女。

“还有给我们介绍了根津先生这件事，给月村他们也添麻烦了。”

“哪里的话。”那个男人在眼前摇了摇手，他是日田他们工作的地方的晚辈月村春纪。“是日田拜托我们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真心地希

望水城他们能够幸福！”

是啊是啊！点着头的是月村的妻子，同时也是他们公司的晚辈麻穗：“但是，没事吧？水城会顺利吗？”

“那个男人的话，没事的。”弥生说，“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久经百战了，我亮底以后，他非常惊讶，但是最后还是表现出了一副下定决心的样子。”

“弥生，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日田又一次表示感谢说道，然后低下了头。“如果没有弥生你帮忙的话，这次这样的事是绝对没法做到的。”

弥生摇了摇头。

“不要这样说啊！我虽然不讨厌水城这样的男人，但是很同情这种男人的女朋友啊！所以日田找我商量的时候，我立马就决定要帮忙了。”

“因此，今天晚上有个女人就会被幸福包围了。”麻穗一副沉醉的样子，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好浪漫……”

看着大家神采奕奕的表情，日田感到非常满足。一直以来，都受到水城的照顾。这次的计划，就来自于对他的感激之情。

而且……

谁都有所谓清算日的时候。看着窗外已经开始飞舞的细雪，日田在心中默默地对好友说着：一定要幸福！

7

一个重重的深呼吸后，他按响了门铃，心脏跳动的速度快了起来。“沉着冷静！”水城对自己说，在这种时候怎么能张皇失措呢……

咔嚓一声，门开了，开门的人抬头看着他，眼睛迅速变大：“哎？怎么回事？”

“啊。”水城微笑着，他也知道自己的脸稍微有点僵硬。

穿着粉色毛衣的木元秋菜飞快地眨了眨眼睛。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水城你会在这里呢？怎么回事？”她快速问着，表情放松了下来，一脸开心。

“啊，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总之，我可以进去吗？”

“嗯……可以。哎？为什么？不……懂。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秋菜向后退了一下，水城进入了房间里。起居室非常大，摆着沙发和桌子，卧室应该在旁边吧。这本应该是为日田和桃实准备的房间。

“你是被月村他们带过来的吧？”

“是啊，原本约好了今天和麻穗一起去做美容的，但是今天早上她和我联系邀请我说里泽温泉的酒店可以免费住，我们一起去吧……而且好像出现了什么错误，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我说了让麻穗他们住就好了，但是行李已经运过来了，他们又说这样就好了什么的……先不说这个，告诉我，水城你为什么会在儿呢？怎么回事？完全搞不懂。”

“这个……那个……其实，这个是我拜托月村他们做的‘帮忙把秋菜带到这个酒店’。”

“为什么？”

“这个，当然是为了给你个惊喜。”

“惊喜？”秋菜歪着头。

水城下定了决心，已经不得不放弃了。不可能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

他把藏在背后的东西突然拿到了秋菜面前。

自不必说，就是刚刚的那一束鲜红的玫瑰花。

秋菜的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同时也变得闪闪发光，期待地看着玫瑰花和水城。

“哎？这是怎么回事？你打算做什么？”这个声音里面明显充满了期待。

在这种情况下，拿出了这样的东西，那么能说出的台词就只有一句了。

“秋菜，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对不起！”

“哎？”

“我们结婚吧，我会让你幸福的！”

说罢，一丝不甘在水城的心里荡漾开来。反正是要求婚的话，好想再慢慢地想想，认真地组织一下语言。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这样一个一生只有一次的时刻，净说一些这种老套的话。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好像也成功地将秋菜的心打动了，眼看着她的眼眶瞬间变红，没多久充血的眼睛里就开始溢出了眼泪。她用双手捂着嘴，不让声音发出来。

“秋菜，”水城叫道，“你会同意的吧？”

没有得到回复，但是她紧紧地抱住了水城。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他依然一只手里拿着玫瑰花，两只胳膊环绕到了她的背后。

可恶，被耍了啊！——水城的脑海里浮现出日田的面孔。身为天下有名的花花公子的我，竟然偏偏被那种家伙给耍了！

虽然，托他的福，现在自己正沉浸在深深的幸福里，这也是事实。也感觉好像是终于得到了自己长年寻求的东西。虽然很不甘，但下次请日田喝杯香槟吧！水城心想着。

重播

1

瞥了一眼摆在眼前的口红，桃实叹了口气。

虽说全都是红色的口红，但也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有像深红蔷薇那样的红色，也有偏向粉色的红色；也有虽然接近朱红色，但难以描述的、微妙的红色。一个人适合什么样的颜色，完全取决于那个人的个性。发现适合自己的颜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还可能会发生只是自己觉得适合，而在他人看来完全不适合的情况。

更不用说假如那个口红是会因为观看角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颜色的独特物品的话，该怎么办呢？

“你在发什么愣呢？”

听到有人叫自己，桃实回过神来。同事山本弥生皱着眉，手里抱着箱子。

“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店了！本来就因为年初裁员而很够受了，不动作利索一点的话，可就赶不上了啊！”

“啊，对不起，刚刚想了点事。”桃实又开始摆起了口红。她们工作的地方是百货商场的化妆品卖场。

弥生的脸向桃实这边靠了过来。

“想什么事了？莫非是，单板滑雪旅行的事？”她低声问。

“嗯，啊，就是这个事……”

“还没搞清楚吗？你还真的是喜欢纠结啊！”弥生将箱子放在了陈列柜上，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也不是喜欢啊。”

“想去的话去就好了，不想去的话就拒绝。我觉得只是这么简单的事。”

“去倒是想去，毕竟那几个成员看着也都让人很开心。”

“那就去啊！”

“嗯……”桃实哼哼了一下，弥生着急地敲着箱子。

“果然还是介意日田？”

桃实回头看了一下好友的脸，沉默着轻轻地点了点头。

弥生耸了下肩：“嗯，让你别在意也是不太可能啊。”

“剩下的那四个人是两组情侣，而且一组已经是夫妻了，另一组也马上就要结婚了。目标显而易见啊。”

“是想要撮合桃实你和日田吧？这有什么不好的吗？桃实你也并不讨厌日田吧？而且，倒不如说是喜欢吧？在酒店再次相遇的时候，你的心完全映在眼睛里了哦，我至今都还记着呢。”

“虽然那时候确实是那样……”

“大家一起骗水城的时候，你不是也佩服日田了吗？说他真心为朋友考虑，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真的是那么想的。”

“我还想着桃实你会不会真的那样开始和日田交往呢，但却没有实现。”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和我说啊，也没有邀请过我去约会。”

“这件事，日田也是没有指望了。据水城说，因为滑雪联谊的时候被桃实你拒绝了一次，日田好像觉得没有希望了已经死心了。但是他可以确定，现在日田也在喜欢着你。”

“是……吗？”桃实歪着头。

“桃实你怎么想的呢？想和日田在一起吗？还是说，不想呢？”弥生的语调中含有着急的感觉。

“.....不知道。”

“啊？这是什么？”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也许我还不是特别了解日田。”

像是在说“哎呀哎呀”一样，弥生张开了双手：“这样的话，为了更加了解他，去参加旅行吧。然后，如果觉得讨厌的话，今后就不再见面了。这样不就好了吗？”

“讨厌.....我感觉不会。”

“那么，和他交往不就好了嘛。”

“但是，如果也没有这种想法的话呢？那时候该怎么办？”

“不知道，你爱咋咋地吧！”弥生抱着箱子正要走的时候又停了下来，“但是，我可要警告你。朋友帮忙把你和男人撮合在一起，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哦。想想自己的年龄，再过一两年的话，谁也不会费心劳神去做这种事了。”

目送着又一次迈出脚步的弥生的背影，桃实想着：是啊！这种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呢。

2

“然后，大便成绿色的了啊！不管怎么看都是绿色，不是暗黄的绿色，也不是偏绿的茶色，而是鲜绿色。然后就想着，糟糕了，肯定是得了奇怪的病。但是看着卫生纸又想着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作为人体里产出来的东西，这个颜色实在太漂亮了，完全就像是颜料一样。然后，突然想起了前一天晚上边喝酒一边玩颜料的事。姐姐他们夫妻俩也在过年的时候回来探亲了，还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外甥女。颜料是那个外甥女的。着急了，说不定是喝醉的时候，把颜料吃了。因为，还隐隐约约地记得自己觉得下酒菜不够。”

听完水城的话，大家都非常吃惊。

“哎？颜料？”水城工作的地方的晚辈月村瞪着眼睛问，“然后怎么样了啊？”

“赶忙去找姐姐确认，绿色的颜料少了没有啊？然后，姐姐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异常。还想着那应该是自己的错觉吧，但被姐姐后来说的话吓了一跳。‘虽然绿色的颜料没有什么异常，但蓝色和黄色的颜料没有了。’”

空了一拍以后，其他五个人都笑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也就是说，吃了蓝色和黄色的颜料，在肚子里搅拌混合以后，变成了绿色吗？”月村确认道。

“貌似确实是这么回事，那时真是吓了一跳！”

“颜料那种东西吃了也没事吗？”月村的妻子麻穗用撒娇的语调问道。

“我也很担心，所以查了一下。然后发现貌似小孩子用的颜料为了预防万一，做的时候是考虑了即使吃了也没事的。”

“是什么味道呢？好吃吗？”

听了月村的疑问，“不记得了，我觉得应该不好吃。”水城坦然地回

答道。

“注意点哦，喝醉了的话，就不知道做什么了。”木元秋菜笑着皱了皱眉头。虽然还没有和水城结婚，但说话已经是一副贤内助的口气了。

“啊，真的。”坐在桃实对面的日田，按着手机说道，“虽然真正的油画颜料是有毒的，但是孩子们用的丙烯酸的颜料做的时候好像确实是考虑了即使弄到嘴里也完全没事的。”

关于这个，水城刚刚不是已经讲过了吗？桃实感到很着急，说些更加幽默的话行不行啊？还特意用手机查一下，然后重复别人的意见，实在是太无聊了。果然不出所料，其他人也没有想要做出回应的意思，“嗯，果然是这样。”说出了这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他们六个人正坐在新干线里，面对面坐在三人座上。一小时以前离开了东京，目的地是里泽温泉滑雪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那里对桃实来说也是一个记忆深刻的地方。

得到水城单板滑雪旅行的邀请是在十天以前的时候。问了一下成员都有谁后，她的心情变得复杂了起来，是月村夫妇、水城和秋菜，还有日田。

她和所有的人都见过面。新年刚刚过去没多久水城就在东京的小酒馆里举行了宣告订婚的宴会，那时候桃实也收到了邀请。水城介绍说，桃实是“滑雪联谊的时候对日田说了‘对不起’的女生”。原本在骗水城的时候，就已经和月村夫妇见过面了，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告诉秋菜。

邀请桃实去旅行的原因十分明显，就是撮合她和日田这个阴谋吧！

之所以惆怅了好久最终决定参加，是因为她觉得也许可以以此为契机来看清自己真实的想法。就像弥生所说的那样，桃实并不讨厌日田。看着他在酒店里工作的样子，真的觉得他非常优秀。所以自那以后，才会和水城还有弥生一起四个人去喝酒，虽说有欺骗水城这个目的，但也一起去进行了单板滑雪旅行。

但是.....

对在酒店工作时候以外的时候日田，总缺少一点兴奋的感觉，倒不

如说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候比较多。如谈话，不像水城那样话题丰富也没什么，但是你一直当一个听众不就好了嘛！日田一说到自己熟悉领域的话题，便不管对方是否有兴趣就接连不断一直说的毛病。即使别人不动声色地努力去改变话题也完全没有效果，于是为了解脱只能编造出借口然后离开座位。

日田也很不善于察言观色。参加水城他们宣告订婚的宴会时，坐在旁边的麻穗偷偷地递来了一张卡片还有一支签字笔。看一下卡片，发现上面写着大家的祝福语。桃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想做礼物给他们一个惊喜。然后，桃实为了不让水城他们注意到，趴在桌子下面写着祝福语，然后日田说：“哎？这是什么？你在写什么呢？”并向她手边看了过来，很明显因此水城注意到了这件事。当然，和日田不同的是水城很善于察言观色，装作没有注意到。

日田穿衣打扮也是土里土气的，莫非他是真的以为紫色适合自己吗？看着他今天的衬衫，桃实不禁怀疑道。

虽说如此，但他也有好的地方。

虽然他是属于暴走型的，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充满活力。是因为身为酒店工作人员的职业关系吗？他并不讨厌为大家服务。虽然察言观色这方面很迟钝，但因此他心情的转换也很快。虽然好像经过好几次非常悲惨的失恋，但依然能振作起来，这是因为精神力量比较强大吧。

无论谁都有加分或减分的地方。重要的是，抵消以后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桃实在这次旅行中想要看清的地方。

3

里泽温泉滑雪场的氛围非常好。坐上缆车，接着又坐上缆车一直上到了山顶，尽情地享受着充足的粉雪。尤其是管理区域以外的林中路线，真是太棒了。桃实已经非常擅长单板滑雪了，但是其他五个人的技术也都相当不错。即使是在树道稍微密集的地方，也能毫不减速地向前滑行。桃实勉勉强强才能赶上他们。

“哇，好舒服啊！没想到氛围会这么棒，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就是因为这个，才没办法放弃单板滑雪的啊。”在四人缆车上，秋菜发自内心地说。

“我上周和家人一起来双板滑雪旅行了，那时候的氛围也非常好哦。”隔着秋菜坐在与桃实相反方向的麻穗回应说。

“说起来，麻穗你们家好像是双板滑雪的一家。所以月村也挑战双板滑雪了吧？好伟大啊！真是个好女婿。我觉得如果是水城的话，绝对不为我做这种事。”

“是吗？我倒是觉得水城偏偏在这种时候好像会做得很好。因为，他不是很擅长讨人喜欢吗？秋菜你的父母也很喜欢水城，不是吗？”

“这个.....是很擅长讨人喜欢。总之，他就是嘴上先说出来的那种男人。为了达到目的，即使是心里完全没有的事，他也能若无其事地说出来，所以才没法相信他。我已经打算好了，即使结婚了，也不信任那个男人。”

听了秋菜的话，“这样啊，太厉害了！”桃实佩服道。她觉得秋菜说的没有错，在觉得水城是个不可掉以轻心的男人这个方面，桃实的感觉也完全相同，对秋菜求婚这件事原本也是起源于水城对弥生的花心。

而且，在明白这些的基础上还决定结婚，可见秋菜也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不.....她有那么喜欢水城吗？

“啊啊！”秋菜发出声来，“水城就算有日田一半诚实的话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也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

“日田很诚实啊。”

“也可以说是不灵活吧！总是不能很好地周旋。所以在旁边看着，总是感觉着急……桃实你也这么觉得吧？”

秋菜突然转了过来，桃实一下子慌了。

“哎？啊……是吗？”

“很迟钝对吧！作为他的朋友，我要向你道歉，真的很对不起。我也觉得滑雪联谊的时候，即使有像他那样不灵活的男人过来求爱，也只能说‘对不起’。总归，他是做了很多毫不察言观色的事，我们也在千方百计地想着做些什么，可是完全没用。”

“虽然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麻穗也跟着说道。

“是啊是啊，是个好人，这个我可以保证。不灵活也不完全是坏事哦，不会撒谎，不会草率了事，碰到麻烦事也不会想着逃跑，所以在工作的地方得到的评价一直都很高。但是，一到个人生活方面，他就没法很好地展示那一面，虽然这也是因为他不够灵活。”秋菜叹息道。

她们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列举出日田的长处，想以此来打动桃实的心。

“日田真的是个好人，”桃实说，“这个我非常清楚。”

“真的？这倒也是啊，如果已经见过好多次面的话。”

“而且我觉得他的朋友也都对他很好，这么夸奖他。”

“啊啊……我倒不是在推销……”秋菜的语调稍微平缓了一点，她自己应该也知道她们的目的暴露了吧。

但是，桃实认为在这次缆车上的对话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她确认了日田的朋友们，不分男女都很喜欢他这件事。

从缆车上下来，就发现水城他们男生队在等待着她们。

“差不多吃午饭了吧？”水城说，“在向阳处滑雪场那边的食堂集

合，路线自由选择，怎么样？最后到的人请大家喝啤酒，让女生一分钟。”

“哎？”秋菜发出不满的声音，“只让女生一分钟？不要这么小气啊！”

“你明明单板滑雪滑得像飞一样快，还真好意思说。好，知道了，让三分钟。鼓起干劲加油吧！”

大家都对水城的话做了回应，桃实也坐在雪地上开始穿戴固定器，旁边已经穿戴好固定器的日田正盯着滑雪场地图。

“日田，你要滑哪条雪道呢？”她暂且问了一下。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我想选爽快舒服的地方。已经选好路线了。”

“啊，好像很好玩。”

正这样说着，水城突然出发了。

“啊，好奸诈！”秋菜也立刻跟着他滑了起来。

准备完毕！喊了一声以后，月村也滑了起来。但是，好像是要走与水城他们不同的雪道。当然，麻穗也跟着他过去了。虽然水城说了路线自由选择，但最终都是情侣一起滑走了。

桃实正呆呆地目送着他们，日田也一言不发地出发了，一副瞬间干劲十足的低矮姿势。

“啊，等我一下……”桃实一边想着不要出发得这么突然啊，一边跟了过去。

日田与其说是依旧，倒不如说是用比平时还要快的速度向前滑走着，桃实一边追赶着他转眼间就变小了的背影，一边生气地想：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别说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无论是什么事，都毫不草率竭尽全力地去做之类的了。朋友之间的竞争也都这么认真，是要干吗啊？桃实不怎

么喜欢那种毫不感情用事过分冷静的人。如果是真正的竞争，也就算了，但这也得看具体情况不是吗？没考虑到如果滑得太快的话，桃实会走丢吗？那么不喜欢请大家喝啤酒吗？

正这样想着.....

果然丢了。

刚刚勉强还能看到的日田的背影没有了。不只这样，而且也不知道现在的地方在哪里。向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可是一个双板滑雪者或者单板滑雪者都没有，总感觉好像是不小心到了一个完全没有人知道的好地方。

正愁着不知道怎么办时，一个双板滑雪者滑了过来。“你好！”桃实挥着手喊道。

那个男双板滑雪者，在旁边停了下来。

“请问去向阳处的滑雪场应该怎么走呢？”

“向阳处的滑雪场？啊，向这边走就好了。”看着那个双板滑雪者指的地方，桃实大吃一惊。因为那里虽然有几条滑痕，但是只能看出那里处于正规的雪道以外。

“那里是正式的雪道吗？”

“是啊！那里的雪还没有压实，要小心点啊！”用轻松的语调说完，那个双板滑雪者滑走了。

桃实靠近坡面，战战兢兢地向下看去。

完美的粉雪地带扩展开来。但是，那里是坡度很大的坡面。不安的心情在桃实的心中扩散了起来。事实上，桃实不擅长在覆盖着深雪且坡度大的坡面上滑行。

但是想要到达大家的身边，就只能从这里滑下去。日田应该是从这里滑下去了吧，说不定他现在发现了桃实没有跟在后面，所以在途中等着她呢。现在不是担心害怕的时候。

下定决心了，像说“嗯”一样，她滑了起来。

速度一下子就很快，身体好像落在了后面。想着这样可不妙，她将重心稍微向前脚移了一点点。瞬间，滑雪板的前面“嗖”地埋在了雪里。

心想：惨了！但已经来不及了。身体一下子翻了过去，脸先落地扎进了雪里。

4

桃实正在穿戴固定器的时候，装在滑雪服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桃实被埋在雪里后为了重新站起来，必须先解下滑雪板才行。但是，只是这么点儿事，竟然惊人地费时间。越是挣扎，向雪里陷得越深，甚至连身体都动不了了，体力也完全消耗完了，出了一身汗。当然，在中途就把防风镜摘了，因为镜片模糊了。

打电话来的是日田。“喂！桃实？”

“我是桃实，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

“没事吧？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在雪还没有压实的坡度较大的坡面。打算跟在你后面的，然后被埋住了……”

“哎？你跟我后面了啊？”日田意外地说。

“是啊，你不知道吗？”

“完全没有注意到，哎……是这样啊。”

为什么注意不到呢？桃实着急了起来。从出发前的对话来看，不是一定会是这样的吗？

“日田，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我现在在食堂呢，在吃放有野泽油菜的担担面。”

将手机放在耳边，桃实的脑袋一下子垂了下来。因为没想着她会跟在后面，当然也就不会有在途中等她的想法。

“帮我告诉大家不用担心，我这就慢慢地滑下去。啊……还有，我会付啤酒钱的。”

“嗯，知道了。我暂且已经替你垫付了啤酒钱。”

“谢谢你，那一会儿见。”说完没听日田的回复她就挂断了电话。

桃实一边把手机放回兜里，一边想着可能没法和那个人交往。

而且，也许日田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即使对桃实抱有一点好感，但这种感觉应该也不怎么强烈，不是吗？如果是真心喜欢的话，目光会一直追随着她留心不让她走丢的，不是吗？

桃实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滑了起来，终于到了向阳处的滑雪场。桃实解下滑雪板，慌慌张张地向食堂走了过去。滑雪服里包裹的桃实已大汗淋漓，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完了。

“桃实！”前面有声音传了过来，抬头发现日田正笑着站在食堂的前面，“辛苦了！”

桃实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将滑雪板放在了置物架上。

“其他人已经又去滑了。”日田向她身边走了过来。

“这样啊……让你在这儿等着，不好意思。”

恐怕水城他们是特意想让日田和桃实单独待在一起吧。

“到底是在哪里摔倒了呢？”日田问。

“都说了是在雪尚未压实的坡面上，从林道的旁边进去……”

“啊啊！”日田拍了下手。

“你从那里滑的啊，原来是这样啊。”

“你不是从那里滑的吗？”

“不是啊！虽然从那里滑也不错，但是从那里再往前走一点然后向左拐会发现一条滑起来更加欢乐的雪道。这样啊，在那里被埋住了啊。哈哈哈！那也许很够受的吧。哈哈哈！”

看着日田轻佻地笑着的脸，桃实的怒气一下子涌了上来，她蹲下去抓了一把脚边的雪扔到了他的脸上。

“啊，你干吗啊？”

“这有什么好笑的？”桃实怒吼着，“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在那么深的雪里没法动弹……到底，你为什么要走那么快啊？”

“啊，因为，我没想到桃实你会跟着我。”日田上下翻着眼珠，变得十分慌乱。

“我肯定会跟着你的吧？为什么你连这种事都不知道呢？”生气着不知不觉变得悲伤了起来。桃实又一次蹲了下去，但是这次是为了哭泣。她用手套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因为没有戴着防风镜，脸感觉湿了的手套很凉。

“那样的话，”日田嘟囔着说，“你跟我说一下不就好了。”

“哎？”桃实抬起头，日田在眼前正坐着。

“你跟我说一下你会跟着我滑不就好了。”他重复道。

“不说的话你就不知道吗？即使什么也没说，但秋菜跟在水城后面，麻穗跟在月村后面滑走了，不是吗？”

“那是因为，他们是情侣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吧？说不定桃实你想在和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滑呢。各自在自己喜欢的路线上，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滑行——原本单板滑雪就是这样的吧？”

“也需要有带路的人啊，你就没有为人这样带路的想法吗？”

桃实想：如果没有的话就出局。如果这种事都无法同心协力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成为人生的伴侣。

“虽然也不是没有……怎么说呢，应该说的不擅长吧。”

果然是不擅长啊！桃实感到很失望。

“经常会沉迷在滑行中，没法注意到后面的事。而且，因为不知道

后面人的技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雪道，用什么样的速度滑会比较合适，经常感到困惑。”

“这样啊。”

听完他的话，她明白了。

桃实想：应该不只是单板滑雪，日田这个人肯定在其他各种方面都是这样吧！回想一下，好像真的有种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

最好还是放弃跟这样的人一起走下去的想法吧！——桃实的心中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如果，”日田说。

“如果一起滑的话，也许桃实你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会比较好。”

“……就是说要先滑？”

“嗯。”

“但是这样的话，日田你也许会感到不够满足哦，我也提不上去速度。”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滑法啊！”日田笑着站了起来，将右手伸了出去，“接下来这样试试吧！”

桃实点了点头，抓着他的手站了起来。

走进了食堂，但是一点食欲都没有，桃实点了一个冰激凌。日田喝着咖啡，他还像往常一样穿着带有护具的内搭，但是看到他套在内搭外面的红色T恤，在胸部用白字大大地写着“斗志”。桃实悄悄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好像是注意到了桃实的视线，日田问道。

“没有……你很喜欢这件T恤吗？”

“哎？这个？一点也不喜欢，是什么东西的赠品来着，只是穿一下

而已。”

赠品……好不容易出来旅行，为什么要带着这种东西啊！

“我觉得适合日田你的衣服有很多，即使是平时穿的衣服。”她下定决心，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

“啊，这个啊。”日田害羞地用手摸了摸脑袋。“经常有人这样说，‘穿衣服没有品位’什么的，但是完全不明白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比较合适。”

听他说完，桃实的头脑中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如果可以的话，让我来为你选吧。”

“哎？桃实你要为我选吗？”

“虽然只会按照我喜欢的样子选。”

“好啊，太好了！好，那下次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和你联系。”

一边回答着“知道了”，时装秀立马就在桃实的脑海中上演了起来。模特当然就是日田。让他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想象着他的样子，心扑通扑通直跳。可以说他就是个活着的更衣玩偶。就像很适合酒店工作人员的制服一样，基本来说日田的体形还不错。可以说有更衣的价值。

然后，桃实仿佛有了一丝头绪。

5

如痴如醉地滑着，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明明想着会是松松软软的粉雪坡面呢，雪下面却潜藏在硬硬的凸起部分。果然不出所料，她被弹得飞了起来，桃实摔倒了。她慌张地爬了起来，向四周东张西望着。

“没事吧？”声音从头顶传了过来。

日田已经来到了旁边，向她伸出右手。

“啊，没事。”桃实抓着他的手站了起来，“谢谢！”

“下面出乎意料的硬，小心点。不要被外表所迷惑，用脚掌感受着坡面的感觉滑就好了。”

“好。”回答了一声后桃实滑了起来。用脚掌感受着坡面的感觉——这真是个相当难的要求。别管这个了，而且也做不到，然后稍微滑了一下桃实又摔倒了。

“没事吧？”然而这次声音也很快传了过来，日田的右手已经伸了过来。

“没事。”她说站起来，又滑了起来。她觉得自己要比平时积极。

在食堂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以后，两个人一起滑了起来。接受了日田的提议，桃实滑在了前面，结果正像想象中的一样，完全没有会走散的顾虑。因为桃实停下来时或摔倒的时候，日田肯定都会紧跟着在她旁边。虽说如此，但他并不是紧跟着一点不分离地滑在桃实的后面。偶尔回头看一下，上坡或者用滑雪板的边缘啃着粉雪，他用自己的方式顺道做着各种事，看上去非常开心。即使那样他的目光肯定也没有离开桃实吧。

因为知道日田肯定会在后面，桃实也非常安心，不管是什么样的坡面都敢进去。即使是她不擅长的深雪，也不感到害怕。因为即使是被埋住了，也会有日田的帮忙。感觉他这么可靠，从相识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日田，滑在我后面不感觉无聊吗？”坐在缆车上的时候，桃实问道。

“哎？怎么会呢？我很开心啊，还可以慢慢地看桃实你滑雪。”

“但是，不可以去想去的的地方，不觉得着急吗？”

“完全没有这回事啊，不管在哪里滑都很开心啊，不需要思考桃实你想去哪里、用什么样的方式滑，只是跟着所以也很轻松。”

“这就好。”

“嗯，你不用介意啊。”

并没有从日田的话里感觉到撒谎的气息，原本也非常清楚他不是会讲一些口是心非的话的人。

桃实思索着在食堂的时候感受到的那一缕头绪，然后像下面这样问道。

“说点其他的，日田你对神社佛阁什么的感兴趣吗？”

“哎？神社佛阁？”日田发出了像是出乎意料的声音。

“果然没有兴趣吧？”

“这个……怎么说呢，完全没有想过。但是，为什么问这个呢？”

“事实上我是个神社佛阁迷。”

“哎？真的啊？”

“我非常喜欢在寺院或是神社里逛逛看看，闲暇的时候经常会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去。”

“哎？这样啊，我第一次听说。”

“因为这是让我非常狂热的兴趣爱好，所以不怎么跟人说，好像会被别人看作是一个看起来开朗却本性阴郁的人。”

“是吗？我倒觉得这并不是什么不好的兴趣爱好。”

“这样的话，日田你会陪我一起去吗？”

“哎？去哪里？”

“我打算下次休息去镰仓，好久没去了，想去看大佛。但是一个人去的话觉得好孤单，想着有人和我一起去的话就好了。”

日田的身体向桃实这边扭了过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当然愿意陪你去。你下次什么时候休息？”

“下周一。”

“周一，正好！那天我也休息，好啊，好啊！”日田开心地说。

“那说好了啊！因为去镰仓上午会比较好玩，大早上就从东京出发吧。”

听了桃实的话，日田的身体僵硬了。“大早上？”

“嗯。”桃实回答道。这里是需要看清的地方。

“你果然还是不喜欢吧？大清早去逛令人烦闷的神社什么的……”

稍微沉默了一会儿以后，“没有。”日田动了一下嘴唇。

“没有这回事啊！我会去的。那天早上稍微有点事，不过我会想办法的。”

“真的吗？哇，太好了！”

“但是，我对神社啊寺庙啊，几乎什么都不懂。这样玩会不会开心呢？”

“没事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有预备知识的话，会玩得更加开心，而且谈话也会变得热烈起来。”

“是啊！怎样才能得到预备知识呢？”

“有几本书，读一下就好了。以后我告诉你。”

“知道了，嗯，我会在周一之前读完的。”日田用干劲十足的口气肯定地说。

果然像想象中的一样——桃实坚信不疑地点着头。

日田这个男人不是引领女人的类型，倒不如说是在别人的引领下更能发挥出自己本色的那种类型。穿衣品位也好，兴趣爱好也罢，得到什么人指示的话便会遵从。极端地说，就是很容易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改造的那种男人。

原本桃实就不怎么喜欢被男人引领。说起来，她喜欢自由自在的行动，并祈祷着有男人能够陪伴着她。但是想着如果那样就会不受大家喜欢，所以一直忍耐着。日田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抱怨了。

今后将这个男人进行怎么样的改造呢？想象无边无际地扩展了起来。

好期待周一啊！日田肯定会非常仔细地看完桃实推荐的书吧！不管怎样，对他来说那都是要牺牲非常珍贵的一天。

下周一，那一天的早上，美式足球界的顶级赛事——超级杯赛，将会在全球转播。

6

一滑到缆车乘车处就看到了水城他们的身影，刚刚电话联系了一下，已经约定好了集合的地点和时间。他们好像也注意到了桃实他们，正在挥着手。

“辛苦了！”水城喊道，“玩得怎么样？”

“非常开心！”桃实回答完以后，“是吧？”她寻求着日田的赞同。

日田点了点头：“非常棒！”

“怎么回事？不知为何感觉好像不错哦，到底怎么了？”秋菜的嘴角显露着微笑。

“啊，不是挺好的吗？到缆车上具体跟我们说说啊。”

水城抱着滑雪板走了起来，桃实他们也在后面跟了过去。

乘车处稍微有点拥挤，但是因为这个缆车最多可以同时乘坐十二个人，所以队伍连续不断地前进着。不一会儿就轮到了桃实他们。六个人全部坐上去以后，看着像是情侣的两个男女也坐了上来。因为人比较多，所以这种程度的合乘也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滑得格外多，真的好累啊！”

说着秋菜摘下了防风镜。这时，坐在对面那对情侣中的那个女人“啊”地叫了起来，“木元！”

“哎？谁啊？”秋菜吃惊地问。桃实也看向了那个女人。

“我，是我啊！”那个女人将防风镜和面罩摘了下来。

那一瞬间，桃实的心简直是要从嘴里飞出来了，对方竟然是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人。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桥本！”最先叫出名字的人是麻穗。

对，那个女人是桥本美雪，是和桃实有所姻缘的人。

“啊！这个声音是……”

“我是月村麻穗，好久不见！”

“果然是麻穗！哇，好怀念啊！也就是说，旁边的是……”

“我是月村，你好。”

哇，那个女人在胸前双手合十地说道。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太巧了！”

“那个……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水城慢慢地把防风镜抬到了额头上。

“我是水城。”

“啊！宴会部的？”

“是啊是啊，您还记着，深表荣幸。”

“当然记着了。”说着美雪将视线移到了旁边，坐在那里的是日田。

日田急忙低下了头：“好久不见，我是日田。”

“啊，你好……”桃实看到美雪的表情变得僵硬了起来。为什么单单对日田会是这样的态度呢？

美雪也向桃实晃了一下，但又很快看向了秋菜他们那边。也许她认为这个女人是她不认识的人吧！因为桃实没有摘防风镜也没有摘面罩，脸完全被遮盖着。

“桥本已经结婚了吧？”秋菜问。

“嗯，去年春天结婚的。”

“也就是说，这位是……”秋菜看了一下坐在美雪旁边的那个高个子男人。

“这是我老公。”美雪开心地回答道。

“你们好！”那个男人轻轻地低了下头。那个动作，那个声音，桃实还记得。

是广太。差不多是两年前，他们曾经交往过，两个人也一起来过这个里泽温泉滑雪场，也乘坐了缆车……

“也就是说，就是那时候突然出现的那个男人？”月村问，“我们不是引诱过桥本来这个滑雪场吗？那个时候，桥本突然说想和我们分开行动。问了一下说是前男友跑来求婚了。”

“是的，那时候的那个傻瓜男人就是现在坐在旁边的老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在美雪的催促下，广太摘下了防风镜和帽子。

“那时候给你们添麻烦了。”他深深地低下了头。

听着他们的对话，桃实明白了，他们在讲美雪在滑雪场突然被广太求婚时的事。听说是和工作中的同事在一起，没想到竟然是和秋菜他们……

桃实盯着广太的脸。好久不见了，真的是个不错的男人。有这样的想法真是太可耻了，她感到很懊悔。广太的头发已经长起来了，美雪说她跑来这个滑雪场的时候广太是和尚头，但是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年了，头发马上就长起来了。

桃实屏住了呼吸，祈祷着谁都不要来和自己讲话，更不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了。上一次在缆车上的噩梦已经苏醒了，这时候和美雪、广太面对面的话，在下车之前就不得不好好玩味地狱般的窘迫感了。

“看到你这么幸福，真是太好了！”日田突然说，他的语调也稍微有点僵硬。

“谢谢你！”美雪回应道。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和见外客气的感觉稍

微有点不同，有点不自然的谨慎感。

这么想着，突然有件事在桃实的脑海中闪了一下。

练习骗水城向秋菜求婚的作战计划时，日田嘟囔了一句：“曾经打算向某个女人求婚，在滑雪场埋伏着，万万没想到竟然被其他的男人横刀夺走了。”

莫非那个女人就是美雪？横刀夺走的男人就是广太。

肯定是这样的。这样一想，一切都说通了。

也就是说……

今后桃实和日田交往的话，就又是追逐在美雪的后面了。

更加不想亮明真身了！桃实想着。从美雪那里得到她和广太结婚的消息时，桃实的自尊心真的是稍稍受到了伤害。感觉到自己被俯视了，也有一种受到同情的感觉。

然而这次又是被美雪甩了的人。如果被她知道了的话，真不知道美雪会怎么想。会表面上送来祝福，内心却会因为自己和被她甩了的男人交往而看不起自己吧。

对日田来说，如果他知道了桃实曾被美雪的老公脚踏两只船，他的内心也无法平静吧。关于种种事情，他心里肯定会有疙瘩的。

“话说，”水城说，“为什么分手了呢？”

“哎？”美雪歪了下头。

“你们两个曾经分手了吧？但是你老公突然出现在了滑雪场，说重新开始然后求婚了。这样的话，不就是在之前你们分手了吗？”

“啊！是！是啊！分手了。”

“所以，那是为什么呢？吵架了吗？”

“哎……这个事啊……”美雪为难地苦笑着和旁边的广太对视了一

下。

“啊，事实上是，”广太挠了挠头，“出轨被发现了……”

“哈哈！”水城欢快地笑了，“那可太惨了！你到底干了什么？”

“这个啊……正是在这个缆车上发生的事。”

哎？莫非是想要讲那个吗？——桃实全身都冒起了鸡皮疙瘩。

“哎？缆车上？怎么回事啊？”水城咬住不放问道。

“差不多可以说是件非常难以置信的事，我和出轨的那个女孩儿坐在缆车上，然后合乘的女性组中的一个人摘了防风镜，然后竟然发现她是当时和我同居的美雪。”

“哎？”桃实以外的几个人同时叫了起来。

“然后呢？然后呢？然后怎么了？”秋菜开心地问道，如果不是当事人的话，这种事简直是太有趣了吧！

“因为我戴着防风镜和面罩，所以美雪好像没有注意到。当时已经没想着有活路了，祈祷着在下缆车之前，千万不要暴露。”

“哇哦！”麻穗用两只手捂着脸，“恐怖至极！”

“然后呢？然后呢？”秋菜更加向前倾了一点。

“接下来就不得了了。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因为不知道这种事，不断地和我讲话。但是，因为如果让美雪听到我的声音就不好了，所以我不得不用非常简短的回答应付过去。真是要劳神的事一个接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听得很认真，广太的语调听上去非常欢快。在旁边听着的美雪的表情也很明朗。也许他们两个人已经重复讲过好多多次那天的事，最终能够当成一个笑话了吧！

但是，我并不是这样的！桃实盯着正在扬扬得意地讲着的广太。

她还没有从那天的打击中走出来，直到现在，每每想起，还是会忧

郁伤感。那件事之后，她曾独自一人在返程的新干线里泪流不止。

广太的话在穿过了数个山场以后，终于逼近了高潮。那件事的经过他确实整理得相当好，可能是因为之前他已经和人讲过很多次了吧。可能已经成为这个男人常规的自诩项目了吧！一想到自己是这个项目里的出场人物，桃实就想发火，感觉很丢脸、很悲哀。

“我们下了缆车以后以后，发现美雪正看着我们这边。你们觉得她为什么看着我后面，以及她接下来说了什么？”

听到这里，桃实想：不好了！她还非常清楚地记着当时的情况，桃实从缆车上下来以后，美雪立马叫到了她的名字“桃实”。

即使广太在这里说出了她的名字，也要毫不动摇，桃实下定了决心。日田和水城他们只是会认为仅仅是名字相同吧。

“说了什么呢？”月村问。

广太装腔作势一样，稍微空了一会儿之后说：

“她大声地叫到了名字，那时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儿的名字。”

“哎？”大家又一次叫了起来。

“为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秋菜超级兴奋。

“她和美雪竟然是高中时候的同学。她们两个因许久不见后的再次相逢非常开心，我的脑袋却一片空白。那之后的事，意识朦胧记不太清楚了，但最终当场全部暴露了，被她们两个都甩了。”

“唉……”水城摇了摇头，“世界上真是有运气不好的人啊。”

“虽然这么说不太合适，但你还真是个浑蛋啊！”秋菜对广太说。

“不好意思，曾经是个浑蛋。”

“现在也是相当浑蛋吧？”美雪在旁边肯定地讲道。

“但是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你现在幸福不就好了吗？”麻穗调解

道。

“嗯，这倒也是。”美雪好像觉得也未必不行。

看样子广太的自诨项目宣讲好像结束了。总之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桃实安心了。

“但是你最好还是小心点儿啊，桥本，因为出轨的男人余热降温以后，就会再犯的。”

“你也可以说这个？”听到水城的话，秋菜从一旁插了进去。

“就是我才可以说啊！我是从各种各样的事里毕业了的。”

“真的毕业了吧？”

“先别说我了啊，现在不是在说桥本的老公吗？”

“不，已经不敢再犯了。现在是认真的，相当认真！”广太像模像样地低下头后，“是吧？”他寻求着美雪的赞同。

“嗯，看上去好像是相对老实点了。”

“不是相对吧！”广太不满地噘了噘嘴，“和那时的那个女孩儿也什么都没有发生啊！”

“打算发生的吧？因为你们原本计划过夜的。”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提议当天回去了啊！但是对方发牢骚说总之如果要去，就在那里过夜吧。”

听了广太的话，桃实在防风镜下面皱起了眉头。谁发牢骚说去的时候想在那里过夜了？我？

说什么呢？她又盯着广太看了起来。说去的时候说在那里过夜的不是你吗？

“真是个积极的女人！”麻穗当真了，她这样附和道。

“是啊是啊，虽然是在联谊的时候认识的，但最开始的时候她相当积极，不知不觉中我也被她引诱了。”

喂，等一下！桃实有了一股想要插嘴的冲动，胡说八道什么呢？明明是你拼命来追求我的！

但是，只能忍耐着，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和日田交往的。这个时候亮明真身的话，一切就全都白费了。

“我倒是觉得被诱导的那一方不对。”美雪说。

“这倒也是，但是我觉得假如对方无所畏惧地进攻到那个地步的话，大部分男人都会不坚定地跟着走的。”

“哎，她是怎么进攻的呢？”水城提起了兴趣。

“简单地说就是性感诱惑路线。那个女孩儿胸非常大，但是她宽大的短外套开着两个扣子，让我看到乳沟，在我面前特意弯腰什么的。”

性感诱惑？乳沟？桃实的脑袋马上就要喷火了！谁干这种事了？那天根本没穿什么宽大短外套。但是.....但是在这里必须忍耐。缆车马上就这么做了要到达终点了。

“如果有人这么做了，身为男人是没法逃跑的啊。”

“是吧？”听了水城的话，广太得意忘形地调高了声调。

“想着不让对方丢脸，我也就回应她了，本打算仅限一次的！但是联谊之后她老是纠缠不休地和我联系，我也就坚持不住了.....”

忍耐！忍耐！什么都不要想——桃实试图进入万事皆空的世界。

“说起来，最初联谊的时候，我应该是告诉了她我有女朋友的事的。”广太越发胡言乱语起来，说着桃实的记忆中完全不曾出现过的事。

“哎？是吗？”美雪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一样问道。

“是啊！应该是说过的，即使这样她依然发起了进攻，我觉得她是

打算横刀夺爱。”

忍耐！忍耐！听不到！听不到！

“哎？好恐怖的女人。”秋菜说。

“那么，假如被那个女人骗了的话，现在会是怎样呢？”水城问。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随便玩一下，然后就被丢了吧！真的是相当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时候发生的意外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这个缆车，是充满幸运的爱的缆车。”

哈哈！广太发笑的瞬间，什么东西在桃实的脑海里闪了一下。

很快，缆车到达终点。车门打开，大家纷纷下了车。

但是，桃实没有下去，独自一个人留在了缆车里。

大家莫名其妙地回头看她。

怎么了？日田的嘴动了一下。

对着他，“再见了！”桃实小声嘟囔道。

接着，她挺起胸膛，直直地盯着广太，慢慢地摘下了防风镜和面罩。

数秒之后，里泽温泉滑雪场上，回响起一阵声嘶力竭的喊叫声.....
【更多新书，朋友圈分享微信hansu-01】

Table of Contents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贡多拉](#)

[缆车](#)

[求婚大作战](#)

[滑雪联谊](#)

[双板滑雪之家](#)

[求婚大作战·雪耻篇](#)

[重播](#)